

少年維特之煩惱

歌德原著  
郭沫若譯

羣益出版社出版

# WORLD WAR II

1941-1945

1941-1945



# 少年維特之煩惱

•定價國幣十五元•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著者

歌德

譯者

郭沫若

發行人

劉盛亞

出版者

羣益

印刷者

建文

重慶臨江路西來街廿號

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渝二版

## 重印感言

好快！

這部書的譯出也就二十年了。

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又重讀了一遍，依然感覺着它的新鮮。

一本有價值的書，看來總是永遠年青的。

讀了這樣的書，似乎也够使人永遠地年青。

人世間，比青春更可寶貴的東西實在沒有，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逝。

最可寶貴的東西卻不為人所愛惜，最易消逝的東西卻在促進它的消逝。

誰能够保持得永遠的青春的人，便是偉大的人。

歌德，我依然感覺着他的偉大。

爲使人們大家更年青些，我決心重印這部青春頌。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重慶。

凡我所能尋得的可憐的維特之故事，我努力蒐集了來，呈獻於諸君之前，我知道諸君是會感謝我的。諸君對於他的精神和性格當不惜諸君之聲嘆和愛慕，對於他的命運當不惜諸君道之眼淚。

並且你，善良的靈魂呀，你正感受着同樣的窘迫，和他一樣的，請從他的哀苦中汲取些慰安來，把這本小書當做你的朋友罷，你如從運命或自身的錯犯中尋不出更可親近者的時

候！

第一篇

一七七年五月四日

分袂以來，我是何等快活喲！好友，人的心真是難解呢！我那麼愛你，和你是形影不離的，離開了你，而我偏會快活！我知道你會怨我。我其他的交契，不是被運命撇棄了來，專爲擾亂了我這樣個方寸的嗎？可憐那洛諾麗姑娘呀！但是我是無罪的。她妹子傾城的媚力使我生出一種快感來，而在她那可憐的心中偏會有苦情生出，這個我可能負責嗎？但是——我就全然無罪了麼？我不會助長了她的感情？我不會把她拿來取樂，她那種人性的表現，本來毫不足笑的，偏常常使我們發笑？我不會……啊，自家埋怨一陣，又有些麼？我要，好友，我和你相約，我要改善我自己了，我不再和從前一樣聽隨運命弄人；我要樂享現在了，過去的事情我讓他過去。不錯，你證得好，朋友，你說：假使人類不那麼熱心地逼思索之力去回想過往的不幸，儘好好地忍受着無苦無礙的這個目前的時候，人類：的苦痛定會減

少。——但是人類何以只造成個這樣，只有上帝知道！——

請你費心告訴我的母親，說她的事務我要盡力辦去，不久便有消息報告她。我和叔母說過了，我看她絕不是如像我們所想像的甚麼惡婦。她是位快活的，急性的人，心腸極好。

我向她說明了我母親關於久不生產的困苦；她向我說出了她的根柢，理由和條件，在這些條件之下她準備讓出一切，為我們所不會望及的——但是，我現在總還不想寫出，請向我母親說，一切都可如意罷了。並且，朋友，我在這件小小的事務中又感覺得：世界中誤解和怠惰恐怕比詐欺和作惡還要誤事。至少，後兩者總比較的少些。

再者我在此地甚好。在這樂園般的地方寥寂之於我心正是高貴的良藥，值此初春之季更十分地溫慰我時感不安的寸心。林樹，奕垣，都成花叢，我顯得化為金盞能在這香海之中游泳，而擷取一切的養料。

城市自身本無可取，但是四郊却有不可言喻的自然之美。這自然之美能使已故M伯爵心動，建其園於小丘之上。羣丘簇擁，為狀至佳，所構成之溪谷亦極秀美。園之結構單純，一入園門即可知非專門園藝家所經營，乃成贖業心人之手，欲於此以自行娛樂者。在此我園中

對於逝者我已嘗了不少的眼淚，此亭爲逝者所愛好，今則已歸我有。不久我將爲此園之主人；來此纔數日，園丁已與我相得，留此彼將不以爲苦。

五月十日

一種不可思議的愉快，支配了我全部的靈魂，就好像我所專心一意領略着的這甘美的春晨一樣。我在此獨樂我生，此地正是爲我這樣的靈魂造下的。我真幸福，我友，我全然忘機於幽居底情趣之中，我的藝術已無所致其用了。我現在不能畫，不能畫一筆，而我的畫家的生涯從來不會有這一刻的偉大。當那秀美的山谷在我周圍蒸騰，杲杲的太陽照在濃蔭沒破的森林上，只有二三光線偷入林內的聖地來時，我便睡在溪旁的深草中，地上千萬種的細草更帖近地爲我所注意；我的心上更帖切地感覺着草間小世界的喻營，那不可數，不可窮狀的種種昆蟲蚊蚋，而我便感覺着那全能者底存在，他依着他的形態造成了我們的，我便感覺着那全仁者底呼息，他支持着我們漂浮在這永恒底歡樂之中的；啊，我的朋友。眼之迷途如昏黃時，世界環擁着我，天宇全入我心，如像畫中愛寵；我便常常焦心着想道：啊！我心中這麼豐滿，這麼溫慰地生動着的，我願能把他再現出來，吹噓在紙上呀！我的心如像水靈之神底



明鏡，畫紙也願能如我的心之明鏡呀！——朋友！——但是我終不成功，我降伏在這種風物底威嚴下了。

五月十二日

我人知道是有靈惑人的精靈在這地方浮動，還是我心中這溫暖的，超凡的幻想把我週遭的一切弄成了樂園。就在這兒前面有一眼井泉，這眼井泉我被他束縛着，就如像人魚梅露心和她的姊妹們一樣了。——步下一小丘，便到一崖扁之前，下階可二十武，其處有清冷之水自大理石岩中迸出。有小垣包圍，有高木環覆，而地又清幽，——凡此皆足以引人而使人蹙蹙。我無日不在此坐一小時的。市中少女走來汲水，這種最平常最必要的家務，便是古代的王姬也曾經做過。我一坐在那兒，那古代宗祖政長的觀念便油然而生，好像古之人都來泉畔相親面活現，又好像井泉之週遭有懺悔的精靈浮動。哦，人有不能表示同感的，他必定不會在盛暑苦行之後，得飲過淅瀝的清泉的呀。

五月十三日

你問我，可不可以送我的書來嗎？——好友，我千萬央求你，別把枷擔來擔我了罷！

我不願再被人教導，鼓舞，激昂；我的心已自沸騰發了；我要的是助睡歌，這個我在我荷默Hörs詩中尋出了無數。我鎮靜我軒昂的心血不知有多少次了。因為這麼不平，這麼不安定的心你是不曾見過的。好友！你看着我從煩悶轉到奔放，從甘的幽憂轉到躁的激揚，你時常替我擔憂，我是可不用說的了。我守護我的心如像個病的孩子；隨其意所欲為。請勿為他人道！有人會誤解我。

五月十五日

此地有些人已經認識了我，愛我，尤其是小孩子們。我起初同他們交際的時候，我向他們懇摯地問這問那的，有些人以為我在嘲笑他們，並且幾乎向我動武。我殊不以為怪；我只覺得我從前見到過的更加真切：凡為稍有門第的人和一般的平民總取疎遠的態度，好像一接近時會把身分丟掉了的一樣；於是有些輕浮子弟和壞蛋，故示謙卑，使一輩平民愈見其踞傲。

我很知道我們不是平等，並且不能平等；但是凡為保持自己尊嚴，相信和所謂下流人有疎遠之必要的人，在我看來，是和罷政而臨陣脫逃者一樣可鄙。



最近我到泉水邊去，見着一位年青的仕女，她把她的水瓶放在最下的階層上而環顧，看有女伴來討她把水瓶頂在頭上的沒有。我走下去看着她：「我可以幫助你麼？姑娘！」我說了。——她的臉紅了又紅。「哦，不，先生！」她說了。——「不打緊呢！」——她把頂環放正，我便幫了她。她羞慚走上去了。

五月十七日

我認識了許多人了；有交遊的却還沒有一個。我不知道，我究竟有甚麼引人的地方；他們有許多人都喜歡我，肯和我要好，我所嘆息的是，我們彼此只能同得一截兒路程罷了。你若問我，此地的人怎樣？我必定答應你：和隨處的人一樣！人類真是一個模型的東西。許多人費了大部分的時間去謀生，所剩下的聖子餘暇，又要煩勞他們，去尋出種種方法來把他消掉。啊，人們底定運的！

但是，是一種極好的人民呢！我每每忘機，每每同他們享樂，這種樂事還保存在人間，時或開誠布公地燕聚談心，時或於佳日良辰結隊閑遊跳舞，諸如此類，於我誠有有效益；然而我不得不念及我心中尚有其他種種力量，全然無用而消磨，而我不得不細心藏之耳。啊，

這事使我全部的心肝不得開展！——但是！被人誤會，原是我們人類底運命呀！

啊，我青年時代底女友說是死了！啊，我恨不當初不識她呀！——我要說，我是蠢子呢；我在追求着，世界上所不能求得的東西。但是我却有過她來，我感着過她的心，她偉大的精神，我在她之前覺得自己更高尚了許多，因為我做到我所能到的靈境。啊，天呀！我在她的面前我全副的心力可有些兒不會用盡？我在她的面前我的心中把自然包擁着的那種極不可思議的情感可不會發展得嗎？我和她的交際不是恒由最精細的感情，最敏利的機智所交織而成，那種種機智底變形以至於戲謔不是都表現得有天才底痕印的嗎？而今呢！——啊，他的年齡，比我長些的，引她先到坟墓裏去了。我絕不會忘記她，絕不會忘記她堅確的精神和她崇高的忍耐。

幾日前我遇着一位少年V君，一位胸無城府的少年，帶個極慈祥的面孔。他是纔從廈門學校畢業的，他自己覺得不大聰明，但自以為頗有學問。就我從各方面看來，他也是勤勉過來的；簡單一句話，就是他的學殖還好。因為他聽說我很會畫畫，又懂希臘文，——這在此地是兩顆流星，——他便向着我，描比了許多智識出來，從伯安以至舞特，從都鄒勒以至溫克曼

並且說他讀過蘇澤爾的學理第一節，又有淺能古典研究的原稿。我是聽他自便了。

我還認識了一位很好的人，侯國的法官，是一位開闊誠直的紳士。人說，在他兒女中看見他的時候，是種精神的快樂，他兒女共有九人；他的長女尤為一般人所稱羨。他要我去，我不久要去訪他，他住在侯爵的獵莊裏，離此有一點半鐘的距離，他自他夫人逝世後得了許可遷來，因為在城內官邸中逗留使他悲楚。

此外還遇了些怪人，都是令人難耐的，他們那親切的表示尤為令人難耐。再會！這封信你一定喜歡；這全是歷史的。

五月二十二日

人生如夢，前人已多發此感觸，近來這種感懷也時來縈繞。我想到人之活動力和探討力終為一種限制所束縛；我想到種種力能消費了去滿足種種要求，除延長我們可憐的生存而外漫無目的，而關於某種探求之點所生的滿足不過是一種夢裏的誇辭，譬如人因居在四壁之中，壁上畫了種種形態和明媚的光景一樣——如此種種，威廉喻，使我沈默了。我回到我的本身，特出了一種世界來！不在表現與生力之中，實在想像與味嚼不明的欲求裏面。於是種種

一切在我感官之前浮動，而我更迷離地在此世界之中微笑。

小兒們不知道他們為何欲求，這是一切碩學的校長和教師所共認的；但是大人們也同小兒們一樣，在這地上四處踉蹌，同一不知由何處而來，向何處而去，同一的不向真實的目的做工，同一的為餅乾，糖果，鞭笞所驅御，這個雖沒人相信，但是我想實則淺近易明。

我要向你直說——因為你要寫甚麼回話給我，我是曉得的——每日和小兒們一樣過活的人是最幸福的，頑頑偶人兒，把他們的衣裳脫了又穿上一件，用着多大的注意悄悄在媽媽放着餅食的抽屜周圍盤旋，等他們把如欲的摸到手後，哺豐了兩頰，叫出：「還要！」——這真是幸福的人。還有一種人把他們無價值的事業乃至把他們的狂熱也加上一個徽號，自稱求於人類社會底安寧和幸福上有莫大的建設的，這種人也好。——像能設這麼自安的人，我求上帝保佑他罷！但是也有人能以謙遜的態度觀徹得一切事物究向何處消磨，觀徹得有種資產家能把自己的園地裝飾成一片樂園，也有種不幸的人不用不撓地負着重擔以喘喘焉於人生行路，更觀徹得一切的人都樂於多看得一分鐘的太陽光線的——這樣的人能靜鎮，能自行造出獨有的世界，這也是幸福，因為他是一個人呢。他雖然同是受着束縛，而他的心中却時常保

持着自由之甘感，並且覺得隨時都可以從這圍圈中逃出。

五月二十六日

我想遷居，想找一個適意的地方建築一座小屋，想來終老我的一身，我的調門你素來是聽得的，我在此處又尋出一個地方，使我愜意了。

離城不消一點鐘的路程有一個地方，叫着瓦爾海卒。地隣一小丘，最有風趣，人若踏着山路下村，立地可以望出溪壑全部。一位賢淑的女主人，年雖老而快活可親，飲我以葡萄酒，皮酒，咖啡；最妙的是有兩株菩提樹，枝葉繁茂，罩映着禮拜堂前小小的空地，空地周圍有農家，庫倉，庭場環繞。如此安適，如此愜意的地方我不會容易地遇着過，我從酒家中把桌椅移到那兒，飲我咖啡，讀我荷默，第一次，我在一個晴天的午後隨興走來菩提樹下，我見得這兒十分寂寥。人都往田野去了；只有一個年約四歲的兒童坐在地上，他的前面有個半歲光景的嬰孩立在他兩腳之間，他把兩手托着嬰孩的胸部，你自己就好像成了一個安樂椅子一般，他黑色的眼瞳四處瞻望，眼神雖是活潑，他却一動也不動地坐着。這個景象使我開心：我便坐在一隻相向的犁鋤上，十分愉快地描畫這兩弟兄的姿勢。我把旁邊的籬柵，倉門

，和幾個破了的車輪加上，通通都依着逐近露出，畫了一個鐘頭，我竟成就了一幅秩序井然，甚有趣味的畫，全莫有加上一些兒已見。這個使我的決心更加鞏固了，我今後只皈依自然，只有自然纔是無窮地豐富，只有自然能造就偉大的藝術家。有人或會多多主張執守成法，或許主張博取俗世讚賞。這種拘守成法迎合世俗的人或許不至於做出下品和劣惡的東西，猶如循規蹈矩的人不至成爲市井無賴和十惡不善者的一樣；但是，他人要說甚麼，我由他，一切的規矩準繩是足以破壞自然底實感，和其真實的表現的！你會說：那未免太過火罷！規矩只是加以限制，剪除枝蔓罷了。——好友，我可以打個比喻麼？

就譬如戀愛一樣。一個青年傾心於一個處女，一日到晚都在她旁邊過活，把一切所有的能力，財產，都消耗在她身上，希圖在她面前表示他每時每刻都在傾誠愛慕。於是有一俗物，這人是位公事場中人，來向他說：年青的好先生！戀愛是人所常有的，你當得不要出於常人以外呀！把你的時間分開一都分用以工作，休息的時間把來獻給你的愛人。計算你的財產，如有餘裕時，你要送些禮物給她，我也不反對，只是別要太頻繁了，在她生日承受洗日做做禮就夠了，——人是聽從了的時候，那他成就個有爲的青年，便是我自己也願意向侯爵說



，給他一個位置；不過他的戀愛就算完了，儼若他是位藝術家時，他的藝術也就算完了。噫，朋友！天才底潮流何故如此罕出，如此罕以達到高潮，使你們瞠目而驚的靈魂們震撼動！好朋友，居在潮流兩岸的沉靜夫子們在提防流水汎濫，淹沒了他們的亭園，花塢，菜畦，知道築堤以抵禦呢。

五月二十七日

我纔覺得，我陷入了狂歡，只說了些比喻和冗談，竟忘了把那兩個小孩的事情詳細告訴你。我全然深入於畫家三昧，這在前函已斷片地告訴了你的，我坐在犁鋤上怕有兩個鐘頭。向晚，跑來了一位年青女人，一邊肘上掛着一隻籃子，向着這兩個一動也不會動的小孩遠遠叫道：非律普司，你真是好孩子呵！她向我敘禮，我謝了她，立起來，更走近些，問她，是不是這孩子們底母親？她說是，說着給了大的半邊麥餅，把小的抱起來，用着十分的母愛去吻他，——她說，我把小的交給非律普司，同我的大兒進城去，買白麵包，和糖，和一個燒粥的土罐。——我看這些都在籃子裏面，籃蓋是揭開了的。——我今晚要給我的翰司（是這幼兒的名字）燒粥；大的一個不好的東西昨天同非律普司爭吃殘粥把土罐打壞了。——我問他

的菓子，將這菓子遞上遞下，遞不遞。他已走了來，給第二的一隻標標菓子。我再和這女人談話，我纔曉得他是前校長的女公子，她的良人因為去取堂兄弟的遺產，往瑞士去了。

她說，別人要嫁給他，不問他的信；所以佛親自去了。與不過着瑞事纔好。他許久沒有消息回來。——我記得不忍離開這位女人，我告訴小孩們每人一匹「克羅」(Crown)，(小貨幣名。)我又給他一「克羅」，等她進城時，好買些多餅打粥給那頂小的一個吃，我們便分了手。

好朋友，我的精魂混亂的時候，我一見了這類的人兒便安定起來，他們在一個小天地裏平安地過着，還有聖時，歡喜到冬天來了之外，即無何等憂慮來擾亂他們的日常生活。

從那時起我時常出去。小孩子們和我僵結了，我喝咖啡的時候，便把餅給他們，晚上我又把乳液麵包和蛋乳分給他們吃。禮拜日，我把餅給他們一個「克羅」；我是不在那兒的時候，就教女主人替我代給。

他們親熱起來，和我講種種的話，村裏的小孩子來得更多的時候，他們的熱情與欲望底單純的表現尤為欣悅。



他們的母親怕小孩子害了歌，我爲消除她這疑慮，倒很費了氣力。

五月三十日

日前我講到繪畫的話，對於詩也可以適用，只是要認得卓異的詩清而太胆說出，要會短而寡永。我今天得見一個景致，如實地寫出時，怕是世界上最美的牧歌罷；但是甚麼是詩？是景？是牧歌？我們得享自然現象的時候，定要去嗎？這作嗎？

露慶一起催你若期望我有甚麼宏論宏論時，你又白受詐弄：使我感到這步田地的，不過是一位年青的農夫呢。——我要隨常直說，我想你定會照常說我誇獎了。這件稀罕事的發生又是在瓦爾海申，時常是瓦爾海申。

菩提樹下有一團人在飲咖啡。因爲我不喜歡他們，所以我託詞迴避了。

一位農家青年從隱舍走出，在犁鋤旁，我前兩敘述過的，熱心地在修整些甚麼。我喜歡他的樣子，我便和他講話，問他的境遇。我們立地便成相識，和我平時同這類的人交際的一樣，立地便親熱起來。他告訴我，他是在一位寡婦家裏做工，被她款待得異常之好。他把她的事實說了許多，又誇讚她，所以立地便愛慕，他全身心都寄託在她身上了。她這經不年

替，他說，她被她第一版的丈夫所虐待，想不再嫁了。從他的話聽來，我們可以明白她是如何地美，對於他是如何地崇拜，他是如何地十分願意，願意她選擇他，消去她前夫底罪過底記憶，我因為要把這入純粹的傾心，愛慕，傾慕，具體地告訴你，所以我不得不一句一句地反覆寫出。唉，我若是要把他那本態底表現，聲音底和諧，目光底凝結，活現地同時向你寫出時，我定要有大詩人底天賦總行。否，沒有言詞可以說得出他那全部的內質外表中所存在的和雅呀；我所能再現出來的，只是一些糟粕罷了。並且他怕我會以為他和她的關係不正當，會疑她親切的舉動，這是尤其使我感觸的。她的姿態，她的肢體，本沒有青春的刺激，却能夠有力地吸引他，縛束他。說到那些的時候是何等動人，我只能在我靈魂的最深處反覆了。我生平不曾看見過這樣的激情和慾望能有這樣的純潔，唉，我還可以說，這樣的純潔並且還不會夢想過呢。我向你直說罷，我一起起這種的無謂和說謊，使我最深部的靈魂便羞起火來，這種的說謊與和聲底本態隨處都追隨着我，逼我自己也為之而慙，如飢如渴了，你可不要斥責我呀！

我不久也想去看看她。但是我好生想來，怕還是不去的好。我還是從她愛人底眼中看出

她的話，總在我眼中看來或許不會有我現在所想像樣的這模樣；我何苦要把這美好的影像破壞呢？

六月十六日

我爲甚麼久不和你寫信？——你要這麼問時，你也是學者之一人嗎？你當推察得我是健康的。並且——當當地說時，我得了一個知己，捉着了我的心。我——不知道怎麼說的好——我認識了（位很可愛的人兒呢，若要依着事情底程序告訴你時，是件難事呀。我滿足，我幸福，所以我不是一位好的歷史家的。

一位天使！——唱！這是無論西歷人都用以稱讚他的愛人的，可不是嗎？但是她那完美的程度呀，我實在不能向你表出；總之，她把我全部的精神都把握着了。

理性那麼充足而能那麼單純，操守那麼嚴厲而能那麼和藹，那麼真實地爲生活爲家政經營而精神能那麼平靜！

我說的這些，都是無謂的冗談，不慣入羣的抽象呀，把你自己一絲兒也不能表現得出。

下次再——唔，不曉得下次，我究竟立與否會就對面。說起不曉得的時候，會或沒有時候可說。

因此，我不識識語，我執意購這封信，我已郵遞三次催，總駕馬出去了。但是我今晨自覺，我不該再去，因此日子只得難耐，我時時想裏住官邸去看，看太陽還有好高。——

我不能再克服着我，我總不能不領她那裏去。我現在回來了，威廉斯，我想用了晚餐後，再寫信給你。在那可愛的，活潑潑的小孩們，他八個弟弟當中看見她，我的精神是何等的歡快！

我這要寫下去，恐怕你自始至終，一點也不懂得。你聽罷！我要逼着我寫個詳盡。

我前次寫信給你，說我認識得到法官S氏，說他招待我，教我快到他的小屋，實說是他的小王國裏去訪問他。我躊躇着沒有去，假使我不會把這埋藏在這幽境的寶物偶然發現了的時後，我怕永不會去得呢。

此地的青年男女在村中開了一次舞會，我也終於出席了。我要同此間一位親切的，美貌的此外別無可說的少女對舞，便決定坐馬車和她與同她的妹妹一塊兒到歡樂場去，並且在路上要邀夏綠蒂同去。——你會認得一位美貌的女公子呢，我的女律師了，在我們從一處所伐了的林中經過兩條並行的道中。你要注意，當她的一位親，你別要錯認和思！——

我說，怎麼呢？——女伴答道，她是已經許了一拉很好的人，現在出門去了，因為他的父親過了世，要去整理些事務並且尋個好的位置。這個消息於我頗如東風過耳。

我們到了莊門的時候，太陽離山還有十五分鐘的光景，很蒸熱，環天都是灰白色的稠雲，女伴們深怕天氣要變。不怕連我自己也在豫感起來，怕我們的樂事要遭打擊，我却把些杜撰的氣象拿來騙掉她們的恐怖。

我下了軍，一位女僕應門，求我們稍待，說絲蒂姑娘立刻便要出來。我從庭中通過向房裏走去，煙寒頗佳，待我走上前面的階段。一進門時，一場至可引入的劇景入我眼中，是我從不會見過的。堂中六個孩子，從十一歲以至兩歲，湊繞着一位老姿美麗的姑娘，中等身材，穿件質素的縐衣，淡紅的襪袖。——她把一塊黑麵包依着他們的年齡和食慾的大小切來每人給一片，非常親愛地——分給他們，各人也道聲：謝謝！令沒有些兒做作，麵包還沒切完，都把小小的手兒高擡起，等到把晚餐的麵包要倒，有的便跑來，有的性情沈靜，慢慢走來，來靠莊門口看新來的客和馬車，這馬車是他們的綠蒂要坐上去的。——她說：對不起得很，等先生到這兒來，還等姑娘們等我。因為換換衣裳，又整理下子家中一切，我竟忘記分麵

包給我這小姊妹們，他們除我而外別人切的贈包是不要的。——我隨便地謙遜了兩句，我全部的靈魂都安放在她那笑容。聲調，舉止上面了！等她跑到房裏去拿手套和扇子時，我從驚訝中恢復過來，小人們都在旁邊離開些望着我，我趨向最小的一個去，面帶愁容帶着相，孩子向後退。那時綠蒂剛走到戶口，說道：「路易呀，和這位哥哥握手罷！他使不生氣的和我們握手，不怕他小子的喜兒流着鼻涕，我也禁不住和他親了一吻。我又向綠蒂握手，說道：「哥哥嗎？你相信，我當得起這樣的稱分，和你做親眷嗎？」——她微微發一笑，說道：「唉，我們的親戚最廣，假使你是其中最不好的，那我可就不快活了。——臨行還囑咐她最長的一個妹子，有十一歲光景的，萊菲，教她好好看護弟妹，等爹爹散步回來時，問候。又向小的們說，要聽姐姐素雅的話，如像聽她自己的一樣，有幾個也就承應了。只是有六歲光景的，小而傲的卜喬可說：綠蒂姐姐，你可不是萊菲呀，我們可愛你。——大的兩個男孩子竟騎上馬車，等我從中調停，她纔准許他們，要他們不頑皮，好生守禮時，她便帶他們同到前子前而談。——我們剛剛坐定，女伴們便互相敬禮，互相品評衣裳，尤其是帽子，還帶着說了些今晚期待着的會集的話，綠蒂叫把馬車停了，把她的弟兒放下車去，他們還要親一回她的手，要

的一個有十五歲，與年相稱地很文雅地親了她，其他一個很率直而勇敢。她還叫那兒見了一回禮，我們纔向前進行。

意味開她，日前送來的書已經讀完沒有了沒有，綠蒂說了，不合我的意：你可以拿去。前回的書也不見得好。——等我問她是甚麼書，她答應了我的時候，我吃了一驚：——我在

她所說的一個話中，發現出她許多的品性。我看她每說一句話都有新的刺激，都有新的精神上的光輝從她臉上發出。這些都好壞在真是洞悉地漸漸地發展起來，因為她覺得我是了解她的。——

我對她說：我將每年反讀看小說比甚麼讀得還多。我二人坐在一處，我讀一個地方

有聲引動我，我也不反對。但是因為我讀書的進步，所以非符合我的口味的我不讀。有

種作家是我所愛的，我站在他作品中發現出我的世界來，如像我所聞的境地一樣，那種作品

我是非常喜歡，非常合意，就如像我自己的家鄉生活一樣，雖然不是個樂園，但是總是一個不可言說的幸福地。——

——



我聽了這話，我竭力抑制我的熱忱，但是再不能抑制了：等我聽見這非常正確地及某氏作的威克爾德之牧師的時候，我簡直忘了我，把我所知道的和盤向她說出，等一會緣帶向旁的兩位女人談話時，我纔覺得我們在談話中，她們瞠目坐著，就好像沒有坐在那兒的一樣。當一位向我笑了笑不止一次，我却毫沒留意。

這話轉到舞廳底舞味上來了。綠蒂說，狂熱假如是件不好的事，我倒並不瞞你，我是最熟悉舞廳的。我聽中一有不知樂的時候，和着歌聲的鋼琴，顯出四人合舞的舞蹈曲來，便甚麼都好了。

她在談話中，我對着她的黑色眼仁是何等留意呀！她那生動的嘴脣，鮮嫩而活潑的兩頰，是何等吸引我全部的靈魂！我是完全深入於她的談吐最高尚的精神之中，把她所藉以表現的答覆幾乎全然不曾聽見呀！——這倒你可以想像得出的，因為你知道我。我簡直地說罷，我一草草知像在做事，車停在會場的門首，我就如像包藏在夢中而迷失在暗淡的世界裏了，在舞廳的寶座上所演奏出來的音樂，我非到其時不曾聽見。

——綠蒂和綠蒂對面的奧德爾斯和某氏——聽倒他的姓名呀！——來車前迎接我們，聽



他們的對舞者占領了，我便把我的引去。

整中國處都跳起李煜舞來，我幾次和聖女人碰舞，可是太擁擠了，終不能和他們交手跳到底。綠蒂和她的對手跳起英國舞來了，等她跳到我我們的列子來的時候，我上何等管理，你請想。她的跳舞真是不可不看！你看她把全部的心腸，全部的精神都用在跳舞上，她的全身是一個諧調，那麼地無牽掛，無拘束，好像跳舞就是一切，她是別無所思，別無所感；在這一瞬間其他的一切都從眼前消去了一樣。

我求她作第二次四人合舞；她約我在第三次，並且再可愛，再快活沒有地向我說，她她是愛德國式舞。她接着說，此處的風尚，要跳德國舞的時候，每對跳舞的人總要跳到底，我的對手跳得不好，我想要謝絕他。和你對舞的女子也跳不來，也不願的，我看你跳英國舞跳得好；假如你願意和我跳德國舞的時候，請和我的對舞者要求，我願來做你的對手。——我就握了她的手，我們便決定，對舞的時候，她的舞男和我的舞女對調。

要舞了，我們彼此把手腕種種的挽了一會取樂，她舞得何等動人，何等輕快呀！大家便跳起瓦爾池舞來，如像天鵬相抱環舞，因為這舞很難，起初跳的都有些混亂。我們倆聰明，

儘他們亂跳；等頂跳得壞的跳過了，我們和奧德爾與他的舞女一對快活地跳舞起來，我已經不是人了。頂可愛的人兒在我手裏，和着她同電光一樣四處飛舞，旁若無人，而且——威廉，我却發了一番，我所愛的少女，我所要求的少女，陰和我外決不許和別人跳舞！不然我決不臨休。你請酌量我罷！

我們倆想稍稍休息，在客堂中緩步了幾遍。她便坐下，我把剩下的一些橘柑帶來，到很有効力，不過她把它一片一片地分給了一位不客氣的隣座的女人，每分一片使我心如針刺。第三次英國舞時，我們是第二對。我們在列中跳舞的時候，我是何等地快活呀！我失神地挽着她的手，望着她的眼，她的眼中充滿着極開闊，極純粹的滿足之純真的表示，我們走近一位婦人旁邊，在她那不甚年青的面貌上有種可愛的表情使我注目。她看着綠蒂微笑，舉出一個指頭來威脅，走過身時，她有意地把啊伯爾底名字叫出了兩遍來。

我向綠蒂說，假使不得罪你時，請問誰是阿伯爾？她要答應我了，但是要畫一個大的字來，我們便分開了，等我們側身穿過的時候，我覺得她的額上有些尋思的痕跡，——她要求我的手去跳香羅母那舞的時候，她說，我不瞞你，啊伯爾是位好人，我差不多是同他定

了。——這雨不是從雲裏落下的，（因為那兩個女子在路上已經向我說過，）但是我却是復新，因為我還會把這件事情想到綠蒂身上去，她在這際際間已成爲我的珍寶了。總之我慌亂了，忘乎其性了，亂竄到別的對裏去，竟使全體都亂了，只有綠蒂十分靜鎮如二引，穩把秩序快快地恢復了轉來。

跳舞還沒完，我們先前看見在天際閃着的電光，始終疑是要下雨的電光，漸漸更強烈起來了，雷聲也把音樂破亂了。女人們跑出列子來，男的也跟隨着；秩序全盤破了，樂也停了，在歡喜之中有種不幸或驚異來襲人時，所加與我們的印象比平常更強，這是不消說的，一來因爲相反底緣故，使我他如此痛切地感受，二來尤其是因爲我們的感官已經到了容易感覺的地位，所以收受外來的印象更快。我看許多女人表現出些奇異的變態來，一定是這個緣故。頂聰明的便坐在岸邊，背窗爲耳。有的便跪在她面前，把頭腦放在她的膝間。更有的闖入這兩人中，拉着她們痛哭。有些說要回去；有些更不曉得要怎麼纔好。我們年青的男子驟然去調笑她們，努力想從這些美人的唇間弄去她們向着天所發出的一些憂慮的囁告，她們也無心力抵禦。男的有幾個便去偷閑吸烟；等聰明的女主人提出，叫我們入堂中去，把窗戶嚴

幕幕止，其餘的人都沒有反對。我們剛入室中，綠蒂便把椅子擺成一個圓形，要做兩個遊戲來，大家就順她的意思下了。

我看見有些人帶着好吃的零物進來，手也伸過來了。……猜謎，我們遊戲幾手。我們留心聽了，我從左邊聽到右邊，你們也輪流數去，換我自己時便說出數來，要同點文一種地位，那個停滯了或說錯了，我們便打他的耳光，我們數到一千為止。——看來真是有趣。她便伸出手來在圓中間轉。第一的數一，其次的數二，數三，換次下去。她便愈走愈快起來，有一個撒的一個耳光，換來一個笑了又換的一個。愈走愈快。我自己也捱了兩下，覺得比她打別人還重些，我內心中自滿足。還不會數到一千，通同笑得亦樂乎，這個遊戲也停止了。預備帶的人便互相依傍。雷雨過了，我隨綠蒂到客堂去。途中她說：捱了耳光他們把雷雨和甚麼都忘了！——我沒有話答應她——她又接着說，我也是最害怕的一人。我提起心來想計別人底組，我也就胆壯起來了。——我們走到窗畔。雷聲只在遠處響，雷雨打在牆上，極清爽的香味瀝瀝在暖烘烘的空氣中撲鼻而來。她立着，敲着手拐，她的眼光凝視窗外，雷聲天又打着地，我看見她發抖顫着淚痕，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說了一聲——

竟釋懷徐愛克！我立地轉體，浮在她心中的那首壯麗的頌歌，我沈入於感情底奔流中，是把她解放向我灌注的。我禁不住曲身在她手上，流出極甘美的眼淚親了她。又看着她的眼睛——啊，崇高的詩人喻！你在這眼光之中如果看出了你的尊榮來呀，我現在永不願更聽別人覆稱你的名號了！

六月十九日

前回的信是寫到甚麼地方截止的，我已經不記得了；我記得我就床的時候，已經是兩點鐘，我假如是在你面前說話，不是寫時，我怕要一直留你到天亮。

從舞蹈會歸來後的事情，我還不會說，今天也沒有時候。

那天的日出真壯麗呀！周圍是滴漸漸的森林，鮮豔的田野！我們的女友們都在打盹了，顧問我不想和她們一樣？叫我別要爲她拘執——我看看你這眼睛閃爍的時候，我不會睡去，我說了，又緊緊圍着她。——我們倆便惶惶地一直到她的門首，女僕輕輕地開了門，回管她的發問道：父親和小人們都好，都還在睡，我在離別時求她許我在那天之內再見一次，她答應了，我也就去了。自從那時起，日月星辰盡管對悄悄走地他們的遺兒，我也不知道變











孩是我們的同類，我們應得以他們為師，而我們現在纔把他們當着下人看待。他們不許有意志！——我們是沒有的嗎？這種特權定在那裏？——因為我們老些聰明些！——天上的上帝

！你看見老孩子，和小孩子，不看見別的；你是喜歡那一個，你的兒子是曾經久已說過的了。但——教人信仰他，而不聽他的話——這也是因為年齡底原故——竟把自己來編律他們的

七月一日

絲蒂不得不是一位病人家裏去，我自己可憐的心兒真苦，我的心兒陪許多滾倒床席的人還毫不開眼。她被別人請去要在城內某端淑的女人家裏住幾天，據醫生說這人是不久人世了，在這最後的俄頃間想要絲蒂去的。我前禮拜和她去訪問過一位牧師聖徒，在山中一座小村裏有一點鐘的路程。我們是四點鐘到的。絲蒂帶着他第二個妹子同行，我們到了牧師家裏，庭中有一株高的胡桃樹蔭着，老牧師坐在門前凳上，他看見絲蒂好生快活，竟忘了他的病狀，就迎起來迎她，她跑去強他坐下，便坐在他的旁邊，說了許多父親致意的話，又去抱他剛而穢的幼子，是這老人底公兒了。她如何地去殷勤這老人，如何提高她的聲音使他半響

白蘇白茶

的耳朵能聽，如何，那些不馴而天逝了的，手背而強壯的人們，說到卡爾司溫泉底効驗，如何地穩固他的決心，夏天要到那兒去就浴，如何地見得他比前同相見的時候，顏色更好，精神更爽快，這真應對的愈使我真想你親眼得見呀。——我在那時是和師母敘着禮的。老牧師非常快活，因為胡桃樹十分可愛地蔭着我們，我禁不住稱羨了一回，他便向我們說起這樹子底故事來，不過他的話是有些雜費的。——他說老的一株我們不知道是誰個種的了，有整人說是這位牧師，有些人說是那位。那後面立着的嫩的一株和我的拙荆是同年，今年十月滿五十了。他的父親最早栽這株樹，她晚上便生下地。他是我的前任，這樹子在他是如何地可愛，這是說不出來的；我愛這樹子也是不弱。二十七年前我在個貧學生初次到這區裏來的時候，我的女人坐在那樹下一塊木材上哭。——綠蒂問他的女兒：他說是跟着徐米德同牧場上監工去了，老人又接着他的話，說出他的前任和他的女兒如何地愛他，他起初只是做個助手，後來便接了他的任了。以前尋邊沒有落腳，少牧師娘子和所謂徐米德君通盪園子走來；她十分親愛地向綠蒂說，我記得她也不惡：是一位敏捷的，體格好的，棕黑色面孔的女人，好像在何睡中愉快地在鄉村生活過來的一樣；她的愛人（徐米德君）表示出這樣的身



所經驗得的：凡我有些不快的事不願談的時候，我便癡癡花鐘中上上下下地亂舞起來，便甚麼事情都沒有了。——我說，這正是我所想說的呢，我想脾氣不好完全同懶惰是一樣的；因為他就是懶惰的一種。我們的性質容易偏起去，但是，我們若有力量只消制服得一下時，事情便會容易做起，我們在勤勞之中尋得出真的滿足。——弗利德里克是非常注意的，青年却向我發言，說人是不能克服自己，至少是不能駕馭自己的感情。——我回答道：我們此刻所論的是一切人所當避的惡事情，並且不去試手看看時，自己有多大的力量，究竟沒有人知道。譬如人若病了，是要四處求醫的，最大的決心，至苦的苦劑，為恢復他所希望的健康起見，他是不避易的。我覺得那可敬的老人在傾身語時，要加入我們的談話；在我的發聲轉向他的時候，我便把聲音提高起來。我說：我們聽過對於許多罪過的說教，但是對於脾氣不好的說教我們却不曾聽過。——他說：那是該城裏的牧師說的，鄉裏人並沒的壞脾氣，但是有時候說教也不妨，是種對於他的女人和絲蒂底父親的教訓。——聽的人都笑了，他開心的同笑，笑得發出咳嗽來，把我們的談話間斷了好一會；隨後那青年又帶出新話來了：你說脾氣不好是罪過，我想未嘗有些過火。——我答道：並不過火，凡事情及自己並動他人的，便

值得這個命名，我們不能使彼此幸福，還不够嗎？我們還定要把各人心中還能自行護庇的滿足，互相剝奪了去嗎？脾氣不好的人，能够深藏不露，自行忍耐，不發洩出來，這亂四圍的零辭的，世間上有這種好人，請你指教！况且脾氣不好不是一種對於我們自己沒有價值的內心的不快，不是一種對自己的不滿意嗎？這種不滿意常常和一種由於無謂的虛榮心所激發的嫉妒心相聯接的。我們遇着幸福的人，我們要使他幸福，這是令人難耐的。——絲著微微笑我，因為她看見我說話時的舉動，弗刺得里克眼中湧出淚珠來，更使我得勢了。——我說：這種人真可憐，把自己本心中所生出的單純的愉快用暴力或者想用暴力去剝奪的！一切人世間的禮賜和好意不能補救一瞬間的滿足之犧牲，被我們暴君底殘酷的不快意所破滅了的。

在這一瞬間我全部的心胸都充滿了；許多從心底回響給我的靈魂，眼淚到我眼裏來了。

大凡的人天天都在懣呀，我叫了出來；對於朋友，除了誘害他的快意，增進他的幸福，自己同時享受之外，不應當做別的事。假使他為憂懼的激情所苦，為苦悶所蹂躪，你能給他一點緩和底淚滴麼？——假使至危險的病症侵襲了你在青春時期把她埋沒了的人兒，如今全無氣力地橫陳着，眼睛死盯着天，藍藍的汗點在蒼白的額上迸出，你立在床前如像受了诅咒

人，深心中覺得你便把全部家產用盡，也無能爲功。愁苦攪亂了你的心思，對於這將死的人，你願犧牲一切，灌輸一點力量，一舉精熱的時候呀！不願再見小兒于時，其悲勝一

我在當時所表現的，這般光景，底面該委實用全部感力來攪迫了我，我腦手中來障目，纏繞衆人，只有幾聲底聲在叫我：我們走了罷！我纔回復了我家。在牆上牆實我對於一切的大家同情，說我因此會運失敗，說我應當自盡。哦！天使呀！我爲你之故，不得不生存在世上！

七月六日，十時，在……

她時常在她將死的女友身旁，時常是同一的態度，時常是殷勤可愛的人兒，她眼光所看到的所在，便減少痛苦而發生幸福。她昨晚同瑪亮尼和小瑪爾心兩人散步，我知道了，我便走去遇見她，我們便一塊兒走。走了一點半鐘，底路我們纔回城市，到了那井泉旁邊，這是我很可貴的井泉，於今更一千倍地可貴了。綠蒂坐在那小牆上，我們立在她的面前。我周圍環視。啊！往日我心境孤寂的時候的那些星光又活現在我眼前了。可愛的井泉呀，我說，自從那時以來，我久不再在你清涼處休息，每每匆匆走過，沒有注視到你了。我埋頭下



，看見瑪爾心倒了一杯水很靈敏地走上來。——我看著她，感嘆我對於綠蒂所懷抱的一切。那時瑪爾心捧杯上來了。瑪亮尼想接受她的，小姑娘用着很甘美的聲音說道：「不，不，綠蒂姐姐，你該先喝一杯！」——我爲她這真誠和禮儀，她用叫出的，非常感爲了，以致無法表現，便抱起這小孩來，猛可地接了她的吻，她更立刻啼哭了起來。綠蒂說，你太自弄了！——瑪爾心倒不好意思起來。——「來，瑪爾心！她接着又說，便握過她的手，走上右階去了。把這乾淨水來澆乾淨器。快，快！不要緊呀。我立在上面；看那小孩子用她關照了的手兒好熱心地擦自己的臉，十分相信那靈藥可以洗淨一切的不潔，去掉恥辱，免得生民醫藥的醫手來；等綠蒂說：「够了！那女孩兒却愈加熱心的洗擦，好像擦多一點總要好得一些的一樣！」——

「威廉斯，我告訴你，我從不會比這回更受教訓地落過一回課！」——再等綠蒂走上來了的時候，我很想跪在她的面前，如像跪在一個眷國民贖了罪的預言者民面前一樣呀。

那晚上因爲我太快心了，禁不住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一位人，這人我相信是了解人情的，因爲他有理解；但是我種了一個釘子！他說，綠蒂真不好，不應該使小孩子知趣，爲什麼要裝與迷信底動機，這些觀念當使小孩子們早不聽她，——那時我一下想起來，他這人真



八天前接受了洗禮的；所以我就算了，我的心中却深信着這種真理：我們對待小孩子，當如上帝對待我們一般，他沉醉我們在那種親切迷妄之中，使我們最爲幸福。——

七月八日

人真是個小孩子；怎樣地想家得一番青眼呀！人真是個小孩子嘞！——我們是往瓦爾漸那  
車去來。女人們是坐馬車去的。我們散步的途次，我相信在綠蒂黑色的眼中——我是個蠢人  
，你想我罷；我教你去看她，她這雙眼睛嘞！——我寫得簡單，（因爲我想睡，眼睛睜不開  
了。）你看，女人們上了車了；車旁站着青年裴塞爾斯多德和奧爾蘭和我。她們從窗外伸出  
頭來和拆白們傾談，真是輕佻，真是快活得很，我在尋找蒼底眼睛啊！她的眼睛在——看注  
他們！但是看到我罷！我罷！我一人簡直斷念着在等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總不看我！——我  
的心向她說：「千遍的告別！而她却不看我！馬車走過了，眼淚停在我眼裏，我已越看她，  
看見她的頭顱從窗口垂出，她在回顧——對！是看我麼？好友！我在這曖昧中浮泛；那是我  
的慰藉；或者她是在回顧我！或者！——請睡！哦，我真是小孩子嘞！——

七月十日

在會場中，我被她招呼着的時候，我所呈的是何種癡態，你當然曉得的了！有人硬問我，你怎樣合我的心意？——合心意！這句話我恨得比死還利害。綠蒂只能合他心意，不能充滿他全部的感覺，全部的感覺的，這是種凌虐人類的合心意；最近又有八間我，我獨合不會我的心意的？

七月十一日

朋友處法見她，今天她對我說了件可驚駭的事情。——M老人是一位吝嗇的離疑的守財奴，——在昨晚他的夫人苦了不少，藉了不少；但是這夫天總是曉得自辨的。幾天前，醫生斷定她的生命危險時，她把她的良人叫來（綠蒂是在房間裏的），便對他說：我是要告訴你一件事情，我死後會鬧出亂子和煩雜來的。我經理家政一直到如今，盡力整理了，盡力妥約了，但是你要容恕我，我這三十年來背了你所做的事情。結婚當初你規定了一點點兒錢作為伙食費和上層的零用，家務漸漸汰起來，家業也漸漸大起來，你却是不動，每禮拜底用費却不照加上去年六個月的說，你是曉得的，不曉家務最繁的時候，你每禮拜把七塊古幣（真鈔名）一古幣約合

中幣半元）來叫人纏過去。我也沒有和你爭論，每禮拜底不取我便在收入中租出幾塊地，因為誰也不想出：一家主婦會向金庫裏偷錢的呢。我沒有浪費過甚麼，我便不承認這件事情，他可以安心地死去，不過怕的儘我經營家政的人，弄得無法可施，你替我寫信常常說你的前妻是用的那點家數。

我同綠蒂說及人心底不可思議的蒙昧處，外觀上定要兩倍纔能夠用的，只消把七塊古登的，竟能安心，不想在暗地裏還隱伏有別的原故。但是我還親自認得許多人，把預言者紙永久的油瓶不加尋異地便拿回他自己家中的呢。

七月十三日

否，我沒有錯！我在她那無眼中讀出了她對於我和我冠命的真的同情。是，我覺得，並且我滿心相信她那眼中，她——哦，我敢，我可以把這句話來向天明言嗎？——她在愛我！愛我！——並且我何等自重了起來，我何等——我可以向你說，因為你有這種理解力！——我何等自尊了起來呢，自從她愛了我！

到底我是自負，還是實情呢？——我不認識那人，我在綠蒂心中不十分的怕他，但是一等

她一說到她未婚夫的時候，說得十分親密，十分鍾愛。一切榮名和職位都被人剝奪，劍也插入擱去了的一樣。

七月十六日

啊！我的指頭無意之間觸着她的指頭的時候，我們的腳互相在棒下遇着的時候，我全身底血液要沸騰起來了！我縮轉來，如像避火一樣，一種活力又把我引轉去——我的感官簡直一切都昏涼了呀！——哦！這種細微的和親使我如何地十分痛苦，而她的無痛，她的不偏的精神全不覺得啊！當她暢談時把她的手放在我的上面，談得高興處更靠近我的身旁，她口中的天香可以達到我嘴唇上的時候——我會倒地，如像着了電的一樣。——並且感嘆呀！我此刻置身於這種天幸，這種靈賦之中——你是了不得我的。否，我的心沒有那靈賦！只是痛苦呀！痛苦呀！然而這不就是靈賦麼？

她是我所神聖視的。一切慾望在她的面前都沈默了。我在她旁邊的時候，我總不知道我是怎麼樣，就好像我的精神在我全部的神經中顛倒了的一樣。——她有一種音調，是她那天使般的力量在鋼琴上彈出來的，十分單純，十分靈韻豐濃！那是她的歌聲，當她能把開首的

曲譜彈着的時候，使我腦脫乎一響香痛，清風，和韻。

古代關於音樂魔力之議論我覺得沒一句不是真的。那單純的聲響是怎樣地搖蕩了我呢！我不知道她唱出來時，怎麼常常恰在我腦海中彈的時候！——我精神中一切混亂和黑暗都散了，我又自由自在的呼吸起來。

七月十八日

威嚴，沒有愛情的世界於我們的心有何用呢！何所取乎沒有光亮的神靈呢！只怕你們把那小盤點來，立地在我白壁上便有種種雜圖現出，那雖然不過是些一時的幻影，我們如能像個年少的青年立於其前，樂享這移動的現象時，總可使我們幸福。今天我不能到祿蒂那兒去；有種不可避免的會集阻止了我。怎麼繼續好呢？我發遣我的下人出去，爲我找尋一位人，這人今天同她接近過的。我等他的時候何等煩燥，我見他的時候何等快活呢！我很想梅着他的頭，和他接吻，假如我不害羞的話。

人說有電光石這樣東西，把他晒在陽光裏，他便吸收光線，到晚來發亮一會。我尋的這個人就譬如這電光石。我覺得他的眼光看過他的臉，他的頰，他的衣扣和衣領，這種感覺使

我把他的一切都看得極其重要，十分地尊重他；在這種那中我把一千金來我也不肯把這筆錢放  
放手。我在他的面前非常得意。請你千萬別要笑！感極，假使是使我倒快活的，便是切切  
極麼？

七月十日  
人後天同勝日  
我

我要去看他！今早我神氣發揚，懷着無限的愉快對望着那笑的太陽，我叫了出來：我要  
去看她！我除此而外給一天沒有甚麼別的希望。一切的一切的都消蝕於此慾望之中了。

七月二十日  
無小雞來，立於空巷白野

你叫我同公使一併往以法，和我的意見不合。我不太喜歡做隨員，並且我們很知道，

男子是尤其不宜於做隨員的人。你說我的母親很願意我活動；使我好笑。我此刻不是在活動

嗎！不管我數的豌豆或是蠶豆，根本上不是一樣的嗎？世間一切的事情都是無聊的，一個人

不是為自己的情熱，為自己的要求，因為金錢或是不受教別的在替他人工作甚苦的，永遠是個

蠢子。

七月二十四日  
古詩  
我



你是常常肯注意到的，叫我別把續靈念錯了，我倒想對你說，自從那時取來與其說是靈，實可說是把那全部的事情都拋棄了。

我不會如許幸福。我的感覺對於自然，乃至對於一小石，一細草，也不會如許豐富，與許密切過；但是——我不曉得要怎麼表現才好——我的想像力很弱，一切都在我眼前泛泛動搖，我竟不能把持得一些輪廓；但是我想，假使我能得到粘土或磁鐵時，我或許能够繼續的。這種想法如能持久時，我會取了粘土——只好供人笑話罷了！

絲蒂底肯憐我動手畫了三次，三次都沒有成功，弄得我真不耐與，因為前些時是畫得很好的。後來我只好畫了一張影像。

七月二十五日

唉，可愛的絲蒂，我甚麼都肯出力做，你只必多地將我做罷，並且常常地！我只求你，一件事，別要在你寫給我的信等上面再畫粉！今日把信箋忙接到嘴上的時候，牙齒咬嚼嚼味麻地，起來了呢。

七月二十六日



我曾經幾次下定決心，想不那麼頻繁地去看她。啊，誰能堅持得着嗎！每日我都降伏在誘惑之下，而且自審：明朝你可不去了；等到明朝一來，我却又尋出一種不可抵抗的原因來，等我還在躊躇，已經在她身旁了。有時她在晚上向我說：你明天要請來罷？——誰能不來呢？有時她託我些事體，我覺得非親自去回答她不可；有時天氣很好，我走往瓦爾海亭去，待我走到那兒時，羅她只有半點鐘的壽限了！——我是太接近了她的寡圍氣了！——所以我祇定到她那兒去。我的祖母說過一段破夜山底故事：船隻們太來近了，鐵骨立地鼓山吸引了去，鐵骨向山上飛，可憐的船隻老便在重疊積壓的巖板間沈沒。

七月三十日

調伯爾而來了，我要走了；假如他是頂好頂高尚的人，我無論如何是甘拜下風的時候，那在我的面前看見他的所有是那麽多的完美，會是我難受的。——所有！——啊，够了，屢屢歸，佳婿已在那兒！一位善良可愛的人，人對於他無論如何不得不親切的。幸好他來時時候我遠不在！不然會使我心碎。他也是很正直的，在我面前還不會和綠蒂接吻過一次。真可佩服！我爲他對於這姑娘所表示的敬意，不得不愛他。他能和我要好，我揣想這怕不是他

自己的感情，真是綠蒂底手腕；因為這是女人們所在行而且當然的；假使她們能支持兩個愛人彼此相愛，是時常有益於她們的，但也是難能的事呢。

但是我不能不敬仰阿伯爾。他沈靜的外貌和我赤裸裸地不安的性格區別得十分鮮明。他很有情，並且知道綠蒂對於他的愛。他不見得有甚麼不好的脾味，是曉得的，那是種罪過，是我對於人所最厭惡不過的。

他以為我是個有心的人；我對於綠蒂的關係，對於她的行爲所表現的溫暖的樂意，增進了他的勝利，他愈見愛她。他因為小小的嫉妬有時苦惱過她沒有，那我只好付之不問，不過我如掉到他的地位時，至少總難保不爲這魔神所侵犯。

他的事情，我由他罷！我住在綠蒂身邊的喜悅已經過去了。我不知道是當名爲癡愚，還是迷惑呢，名號有甚麼用處呢！我把事實告你罷。在阿伯爾未來之先，我現在所曉得的一切，我早已知道！我知道我對於她不能要求甚麼，也不會要求甚麼——即是在可能的範圍以內，不敢去多食她的愛情——而今別人真正來了，把這姑娘給他奪去了，這位傻子纔睜着兩隻大眼。

我咬定牙關，嚼弄我的不幸，並且有人說我已經是無法可施，只好是斷念的，我更加兩倍三倍地嘲弄他——別把這種稻草人來苦我罷！——我跑向森林中去盤桓，等我到了綠蒂那兒，阿伯爾在小園中涼傘下坐在她的旁邊，我不能再前進了，我似覺得失了定針，做起許多滑稽，許多糊塗的事來。——綠蒂今天向我說：我千萬夾緊你，別要再做出昨晚那樣的過場了！你那麼高興的時候，令人可怕呢。——我們談句私話，阿伯爾有事做的時候，我是曉得的，碎！我就走去，我看她是一個人的時候，我心裏總快活。

八月八日

我求你原諒，親愛的威廉，我把那教我們去服從不可說的運命的人罵得不堪耐，並不是在指你。我自然曉得你的意見和我的不同。你的話根本不錯的。我——至友呀，你只讓我說一句罷。在這世界中——非此即彼——這選擇是似難的，感情與行爲，可以顯出種種虛影，如隱鼻與四鼻之不同呢。

我把你全部談論承認之後，又想在「非此即彼」之間逃去，你別要怪我。

你說：我非有希望於綠蒂是全無希望。好！從前說使當激風去逼我，求我把捉你願望

底成就，依後說便當鼓你勇氣，求超脫能侵蝕你一切力量的那種不幸的感情！——好友！你聽得好，而且——說得容易呀。

你能向這種不幸的人要求，他的生命漸漸為一種浸潤的疾癆所侵蝕以幾於死的，你能向他要求，教他用隻短劍來立刻把苦痛告個終結嗎？侵蝕了他種種力量的災禍，不也同時把他救從災禍而解脫的勇氣也劫掠了去嗎？

雖然你能用一種相彷彿的比譬來答道：與其一任躊躇長慮以弄其生，誰有不願意撒手而去的？——我不曉得！——我們不能儘把醫喻來糾纏。——唉，威廉，我在這一種際間我每有超逸揚脫的勇氣，但是在那時——我只是不知道往那兒走？曉得的時候我便走去。

八月八日夜

我一些時拋棄了的日記，今天又展開來看，我驚駭着我如何地意識着一切，然却一步一歩地深陷了下去，我如何對於我自己的狀態常常十分明目地注視着，然我的行為却同小兒一樣，如今也還如此明目注視，但是毫無有點改善的樣子！

八月十日

我定能過活着頂好頂幸福的生涯的。假使我不是個愚人。如像我現在所處的這麼美好的境遇們，可以慰人靈魂的，是不容易聚合。啊！只有我們的心能謀他自己的幸福，這是十分真確的話。——爲可愛的家族中之一員；爲老者所愛如其子，爲少者所愛如其父；又爲綠蒂所！——其次是可敬的阿伯爾！他不用煩燥的無禮來擾亂我的幸福，他把誠心的友誼來維護我，除綠蒂外我是他在世界上最愛好的！——威廉，當我們散步時，聽我們談話，真是件有趣事呵。我們彼此談及綠蒂：世間上比這關係再可笑的怕沒有，但是爲此也常常有眼淚進我眼裏。

他向我談到她耿直的母親，她母親臨終時，把家政和兒女交給綠蒂，把綠蒂交給他；從那時起綠蒂完全變成了別人：她當心她的家政，作古正今就成了一位真的母親；沒有一刻時候不鞠育，不驅使，但是也不失她快活和聰慧的性質！——我帶着他走到摘着路旁野花，十分當心地湊成一個花園，又——投向流過去的小河裏，看着花園，輕輕的浮去。——我不知道會經向你寫過沒有，阿伯爾留在這兒，要在喜歡他的某領主處就事，薪水頗好。做起事來像他那麼有秩序，又熱心的人，我罕會見過。

八月十二日

阿伯爾確是天下第一個好人。我昨天同他演了一場奇劇。我到他那裏去告別；因為我想騎馬去跑山，關於這件事情我此刻正要寫給你。等我進了他的房門走來走去的時候，他有些手鎗落在我眼中。把手鎗借給我罷，我說了，把去旅行。他說，那就請你費心，自行裝藥；他們掛在我這裏只是擺樣子的。我取了一隻下來，他接着說：自從我用心出個一次笨，這宗傢伙我再不弄了。我很想聽他這段故事。——他說：在我鄉下的友人處住過三個月，我們有幾隻手鎗不會上藥。安安穩穩地睡着。有一次落雨的午後，我坐着無聊，我不曉得我怎麼想起：我們怕會被人掩襲，我們怕有把手鎗裝好的必要——你會曉得我當時的心境。——我把手鎗交給使用人，教他上藥裝彈，他把來同女僕作耍，想驚她，一驚不小！鎗一發。因為通條是還裝在裏面的，通條射入女僕右手裏，指與次指之間，把骨節射爛了。我因為那種慘事，又賠了藥費。我的火器便統不裝彈了。好友，小心有何用處？危險是不會先知的！雖然——你須曉得，我頂喜歡他這人，甚至喜歡到他這「雖然」，因為一切原則都不須有例外，那不是自明的道理嗎？但是他這人太周到，他若想到他說的有些粗略，平庸，欠確的地方。



他便要形容，改變，推蕩，不一直說到再不與題相干時不止。在這種機會他的說明來得恨深，我後來早不在聽他了，我陷在怪想之中，用一種令人注目的姿勢，把鎗口當着我額次的右眼。嘩！阿伯爾說了，把手鎗奪了去，你要做甚？——那是沒有裝彈的，我說了。——雖是那樣，你爲甚麼要做出？他不能忍耐地說了。我不能想像得，何以人會那麼愚肯至於自殺；單是想到，都令我不高興。

你們人，我叫了出來，一論到一種事情，立地便要說，那是愚啦，那是聰明啦，那是善啦，那是惡啦！究竟這些是甚麼意思？你們對於這件事底內的關係追求過嗎？這事爲甚麼起的，爲甚麼不得不起的，你們能確切知道他的原因嗎？果其你們是知道了，我恐怕你們不會那麼輕於下判斷罷。

你是會贊成我的，阿伯爾說了，某某種行爲，無論是由何種動機起的，總得是罪惡。

我聳起眉頭，實是贊成了他。但是，好友，我接着說了，這兒也有些例外存在。盜竊是一種罪惡，這是真的；但是有人想把他和他家眷從餓死中救出，因而偷盜，這人該受憐憫，還該受懲罰；對於在正當的怒氣中把他不貞節的女人和她可鄙的姦夫犧牲了的男子，對於在歡



會的時間中因為愛情底不可遏抑的喜悅而失身的女人，誰能先舉石頭去打她們？就是法律也要原情，冰血的道學家也要感動了。

那全然又是另外一回事，阿伯爾答應了，因為那種人，狂熱衝了心的，把一切思索力都失掉了，應當被人作爲一個醉人，作爲一個瘋子看待。

啊，你們道學先生們喲！我微笑着叫了出來。狂熱！醉！瘋癲！你們能那麼冷視，全沒有些兒同情，你們有德行的人們喲！罵醉漢，恨癡呆，漠然走過，你僕祭司，你們該感謝上帝，加像巴爾賽人一樣，謝他不會把你們造成這其中的一人。我是不只醉過一次，我的熱情同狂氣差不多，兩者我都不失悔；因為我早自曉得，凡爲創建夫事業，創建好像不可能的事業的非常之人，當其未成功以前，人是定要叫他醉漢，是瘋子的。——而且就一般人而論也是不堪聽的，凡爲一種自由高貴的事業在半途的時候，幾乎要聽見甚麼人都要說：這人是醉了，是傻子！害羞罷，你們清醒的人！害羞罷，你們聰明的人！

阿伯爾說：這又是你的妄想了。你橫順愛慕，至少這回是錯了的，你把我們所談的自殺竟比到大事業上去，自殺不過是懦弱罷了。因爲尋死確是比着聲聲地忍耐痛苦充盈的人

生是容易些。

我是想要中止了；因為我傾瀉全部的胸臆說話，別人竟好像聽作一種無謂之談的時候，是再沒有甚麼言論可以使我更冒火的。但是我自強持着，因為我是每每因此而感過他的，我便稍稍帶些激烈語氣答道：你說那是懦弱嗎？我求教你，別使外感把你壞了！一國的國民常息在暴君底不可忍耐的專制之下，一旦奮怒而破壞其桎梏，你能說他是懦弱麼？有一人焉，火將燒其房屋，大驚之下，努其全力，輕易能擊其心平氣和時所不能動彈的重担；又有一人焉，因為盛怒之下竟能抵敵六人而勝服之，是可命名為懦弱的麼？好友，「努力」可以說是剛強，為甚麼「緊張」却是懦弱呢？——阿伯爾看着我，說道：別誤解，你的例完全不切題。——或許是罷，我說了；我是常常被別人非難，說我的思路每每陷於詭辯。待我們想想看，我們到底能够作別的理想不，人能把當然可以享樂的人生苦，竟決心拋棄了去，他那心境究竟是怎麼樣？因為我們總要能同情時，然後纔配去談論一件事理罷。

我接着說道：人的天性是有限制的；他只能記快樂，苦痛，忍受到某種程度，假使一過過了，那就完了。此處的問題不是懦弱或剛強，此處的問題是他苦痛處竟忍受過度了沒

有！不管那苦痛是道德上的或肉體上的；我覺得：說自殺者是懦怯的話是很奇怪的，猶如平常說因惡性的熱病而死的人是懦怯的一樣。

怪論，真是怪論！阿伯爾叫了出來。——不見得如你所想的那麼怪罷，我答了。譬如人的本質受損，竟把全部的力量都消耗了。又無法可以補救，無論如何合宜的改革都再不能恢復到生活區常態時，這樣我們叫作「死症」，你是贊成的了。嗚，好友，我們請應用到精神方面來。請把這種人想想看，為自己的「執見」所困，外來的印象如何作用他，他的觀念固定了，馴致殘酷的激情奪去了他全部的靜思力，使至於死。沈著的，有理性的人見這不幸者底狀態，便如何去忠告他，終是無用的！就如像一個健康的人，立在病人床次，終不能把自己的力氣灌注一星兒給他。

阿伯爾以為這句話太寬泛了。我又向他提起前幾天不久投水死了的少女，把她的哀史向他反覆。——一位好的年青的姑娘，因為在家務區狹隘的範圍中長成的，每遇所做的事情有定，所以她除在過禮拜日漸漸打扮起來和些同伴出郊外去散步，每遇有盛會的時候或許跳舞，更或者十分表示同情而熱心地費許多時間同鄰女談說某種爭鬥底原因，某種不好的謠傳底

原因之外，再不曉得有快樂的事情。——可她火樣的人性終竟感覺着內心的要求了，這要求由男子之媚而增長；她往日的快樂漸漸沒趣味起來了，到她遇着了一個人，對於這人有種不會經驗過的情緒把她強拉了去，在這入身上她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放着，把周圍的世界忘了，除了他一人之外，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感，只是渴慕着他一個人。由靈種不定的虛榮底空的滿足不會受傷，她的要求便堅立的趨向目的；她想成爲他的，她想在水恒的結合之中膺享一切的幸福，是她所不會遇過的，更領略一切的快樂，是她所渴念着的。靈靈的盟誓，是她對希望底保證所加的封號，大膽的愛撫，是把她的慾望增進了，完全把捉着了她的靈魂；她在一種朦朧的意識中浮泛，在一切的快樂底像感中浮泛，她是奮與到了最高度，她終竟伸出了她的雙腕，想把一切的願望把捉——而她的情大穩棄了她——瞠目地，忘神地，她立在這破滅之前；她的周圍一切都是黑暗，沒有希望，沒有慰安，沒有預想！因爲她的所天，她只在他身中纔感覺着她的存在的。棄了她，她也看不見在她面前的這大的世界了，也看不見可以補苴她的損失的許多東西了，她自己只感覺着，爲世所遺棄——遂盲目地，爲她深心中的劇痛所迫抑，跳下水裏去，把她一切的苦悶都死在環抱一切的一死裏。——喂

，阿伯爾，這就是許多人底衷衷呀！說呵，這不是與病患相同的嗎？在混亂的，矛盾的羣力之中，人性苟尋不得出路的時候，人是不得不死。能够這樣觀察發言的人真可嘆息喟：蠶女子！假如能等一等，等時日一過，失望總可消去，早有別的一位男子來，安慰她了。——這猶如有人說，這爲熱病而死的蠶子！假使能等一等，等自己的力量回復，把體液改善，血液底混亂澄清，一切都會好，可以一直活到今日。

我這譬喻對於阿伯爾還是不明瞭，他這的還辯了一些，說我只論的是單純的女兒。但是有理解的人，既不如是窄狹，又能參透較多的關係，她或許可以免罪而不至於死。——我的朋友！我叫了出來，入縛是人，不怕就有些微點子的理智，到熱情橫溢，衝破人性底界限時，沒有甚麼價值或至全無價值可言。再者——我還說了一些話，我纔取帽而別。哦，我的心曠那時真是塞滿了喟！——並且我們彼此意見不侔而散。在這世間上要了解旁的人實在不容易呀。

。八月十五日

——究竟不錯，世間上比戀愛還切要於人的東西沒有。我覺得絲蒂也嫌不願意離開我，小孩



子們我不說明日再來，不讓我走。我今天出來，想和着綠蒂底鋼琴而唱歌；但是我沒有達到。因爲小孩子們要我講童話，綠蒂也叫我講，我便不能不從他們的意。晚餐的麵包是我切給他們的，他們的喜歡就好像從綠蒂得來的一樣，又把公主底棋盤講了，這是很現存的。我在此倒見識了許多，我不講謊話，童話所加於他們的印象，我真驚訝，因爲第二次講時，忘記了的，我每每加些花樣進去，他們立地便要說，前回的是不同，所以現在練習着，把它連成可唱的韻文一絲不變地循着朗誦起去。我從此學得的，是一個作家在他的小說第二次改正出版的時，不怕改得有詩意，比初版更好，總是要傷及他的書的，我們是喜歡第一印象，人是造來被最冒險的言論所說伏的；並且最冒險的言詞印人之深極其堅牢，凡想扶殺或刪出改作者，不幸呵！

八月十八日

人說凡與人以幸福的，亦可爲不幸之源，究竟真個如是麼？

我心中對於活鮮鮮的「自然」，所生出的豐富溫暖的感情，在童會以充分的喜悅灌注過我，把我周圍的世界變成過樂園，而今竟成了個不可忍耐的暴君，成了個苦人的鬼魅，隨處都

追隨我。我從前從岸上望過河，望過那溪山任那些豐沃的山谷，一切草木在我周圍甲遊弄；我看見那翠山，從那蒼翠茂的灌木衣被，那些山從蜿蜒地進退，爲極優美的林一所蔭籠，那悠然的河流在風帆作響的簷岸中流過，美麗的雲彩倒映水中，在空中爲駢動的晚風所搖弄；我又聽見許多鳥雀在周圍的林子上歌啼，無數的蚊蚋在最後夕陽底紅光中歡舞，夕陽將沉的回響把鶯鶯而鳴的甲虫從草上放出；周圍的滑亂和振動使我又注意到地面上來，苔蘚從這堅岩吮取他的養料，小小的叢林在瘠瘠的砂丘上生起，把自然底內部的，燃燒着的，神聖的生命啓示了給我；我在溫暖的心中是如何地把他一切捉着，覺得我自己已在橫溢的豐滿之中好像神化了的一般，而無窮世界底種種莊嚴相是怎樣地在我靈台中十分生動着在呢！偉大的山脈環繞我，險峻在我前，山溪奔騰而下，河流在下面流瀉，林木山陵都生聲響；我看見他們在大地底深部相互作用相互造作，那種種一切不可磨滅的生力；又看見在地面上，天宇下，種種千差萬別的生物浮遊，一切的都以千差萬別的形象增殖；而人則聚息於小屋之中，自營巢窟，而心中偏以爲在支配着這廣漠的世界！可憐的靈物！因爲你是那麼小渺，所以你把一切都看得這麼細微！——從那人不可到的遠山，橫過未經人跡的溪畔的，以迄於人



所不識的重洋底盡頭，永恒創造的精神瀰漫，一切微塵受他而生的，都欣欣然自樂。——啊，那時候，我是如何地常常顯得我頭上飛過的大鶴底健翮，焦渴着趕飛到那不可測度的海洋底岸上，想從那一無窮一底湧泡浮沫的杯中飲取那迅漲着的生命之甘醇，想在我胸裏受了制限的生力之中，只消一剎那也好，要感覺得一滴的幸福，那在他自身，把一切萬變發生出的本體底幸福。

兄弟呀，只消回想到那個時候，我心裏就好了。就是這種努力，想把那不可言說的感情呼轉來，重說一遍的，把我的精神已提高起來，使我覺得現在圍繞着我的現狀兩倍地不安。我的靈魂底面前如像掛下了一張帷幕，無窮生命底舞台在我面前變成了永恒開張着是墳墓之基底。一切都是過去着，一切都是同電光石火一樣轉徙着，能够維持他存在底全力的極少，啊！隨潮流而帶去，而沉沒，而燭岩石以碎，你能說；「那是存在！」嗎？沒有一「剎那」不覺蝕你和你周圍的家族的，沒有一剎時候你不是，不得不是，一個沙風者：極無害的散步也要費整千百可憐的昆蟲之生命，一舉步便把螻蛄們苦心經營的建築踏破了，把一個小世界踏成一座難看的坟墓。嚇！世間上大的稀罕的災難，如像大水帶去了你們的村莊，地震

吞沒了你們的城市，不能觸動我了：侵蝕的力量，隱藏在自然界底一切當中，陰形成擾人自擾的物象而外並無他長，他把我的心都埋沒了。所以我十分焦心，我看天與地與在他們周圍生戲着的力，除是一個永遠宣贊，永遠反芻的怪物而外，不見有別的。

八月二十一日

清晨我從苦夢醒來，伸我兩臂去尋她時，她自不在，晚上幸福而無辜的罪過欺我，我好像在牧場上坐在她的旁邊，握着她的手，在她手上接了一千個吻，我在她——她時也是徒然。啊，當我還是半醒半夢的時候，我在找她，待我一醒來——一泓眼淚從她——她時也是徒然。我望着個黑漆漆的未來憤然而流涕。

八月二十二日

這是一種不幸的毒，屈辱！我的活動方面定成一種不安的怠惰了。我是不能——又不能工作。沒有想像力，對於自然也沒有感覺，書籍們都使我作嘔。我們自身有一——時候，萬事萬物都生了缺憾。我要對你發誓：我是時常願意成個傭工，每早晨醒來，只知對於來日的期待，渴仰，和希望。我常常嫉妬阿伯爾，我看見他沒頭在工作裏的時候，我便

私自思緒，假使能易地而處，我定是快活的了！往日我已想了好幾次，想給部長和部長寫一要求，在公使處得個位置，你說對他是會原諒我的呢。我自己也在這思想，部長，在，我，我，好久在替我計劃，想爲我找尋一個相當的位置，這個我與海一藍露工夫便可的。隨後我想到這事上來的時候，我便想起一段馬良故事來，這馬良爲他自己不遇的，自願把鞍轡加上，被人騎壞——我不知道，要怎樣才好！——我天助！我心中變化的焦灼該不是那隨處這隨我的一種內部的，不愉快的剌煩罷？

八月二十八日

真的，假使我病可豈好的時候，他們是定會治療的。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早應接受了阿伯爾送來的一個小包。打開的時候立地有一條淡紅色的絲帶落到我手裏，這是我初見面的時候，絲帶所繫過的，我以前早就要過幾次的了。還有兩冊六十四開的小冊，是成池坦出版的芬歐許樂，我是早想買的，因爲我所有的芬爾涅爾特版散書時不便攜帶。你看，他們倆如此體貼我的心願，如此想在一切小事上表示出友誼來，雖是探密底虛榮心，這那一些瑣瑣的贈品壓制得我更有一千倍的重疊。我接吻了絲帶有一千遍，我每一呼吸都在考慮着那件小事的幸福。

的，不可再來的時期所經驗過的幸福度回憶。健康，本是福祿，我不吐不平了，人生之花只是一些虛像！有好多人長逝了之後，全沒有些兒痕跡留在後面！結了果的何其少！果能結的又何其少喲！但是熟了的果實那兒正多得呢；但是——哦，我的哥！我們能把那熟了的果實委棄，不取，不食，使他腐爛了去嗎？

請了！一語音的一天，我常常坐在綠蒂底果樹園中的果樹上，拿着有長柄的採果器在樹頂上採梨子。當我把梨子投給她的時候，她立在樹下受取。

八月三十日

下中嗎？你不是個愚人嗎？你沒有自己欺騙你自己嗎？這操縱的舞臺所底止的激情到底是什麼意思？我現在除向她而外，更沒有新歸；除她的姿態而外，沒有別的現於我的想像力中，附着我周遭的一切我只看得和她有關係的。這倒倒使我覺得許多幸福的時刻——一直到我不能不離開她的時候！呵，威廉弟！我的心常常因此吃苦！——我若是坐在她旁邊，把她的容姿，她的態度，她言談底天使般的表示樂享了三兩點鐘之後，我的一切感官漸漸緊張起來，眼前愈見模糊，我也不覺聽，最好像有位刺空胞蓋着了我的咽喉，我的心便狂跳起來想

這般這般這般這般的感官，而他們的感覺愈見增大——威廉，我是常常不知道，我到底遺生在世上不是！假使悲憤不能常常解此過激，絲毫不許我以哀矜的慰藉，在她手上哭出我抑鬱的時候，——我便走，走出去！還遠到田野間去整桓！去登艱險的山便是我的快樂，通過鐵路  
的森林去取拓路徑，通過羨瓊牆，使他可以傷我，通過荆棘，使他可以刺我！我便稍稍好得一點！稍稍！有時我爲了疲勞飢渴之故半途倒臥，有時在深夜之中，高高的半輪明月當頭，我坐在寥寂的森林裏彎曲的樹上，藉以稍稍懸解我受傷的脚底，於是在這疲息的安靜之中睡到破曉時分。嘿，威廉，岩穴底幽棲。毛織衣，頸帶，是我的靈魂所渴慕着的慰安的。讀了！  
！我看我這不幸的生涯除了墳墓之外沒的結局

九月三日

我定要走！我謝你，威廉，你決定了我彷徨的不定。我抱着想離開她的心事已經十四天了。我定要走。她是又進城去了，在她女友處。面阿伯爾——而——我定要走！

九月十日

那是一天晚上！威廉！我現在竟制着一切了。我不會再見她打眼，我的至友。我恨

不能飛來吊着你的頸子，流一千行熱淚，發一千倍驚喜，向你表示出攪亂我心曲的感情。我坐在此地嘆息，想靜攝我自己，等待天明，我的馬便同日之東昇而首途了。嗚呼！再會！再會！她睡得安穩地，想不到她會不能再見我了。我把她離開了她；硬定心腸謔了兩點鐘底話，都沒有捫我的計劃洩漏。而且，上帝嗚呼！那是何等的一種對話呢！

阿伯爾約了我，在晚飯後同綠蒂在園中坐坐。我立在草坪上，在幾株栗樹之下，並且看着太陽，對於我是最後一次的超過了優美的山谷，平坦的河流而沒去，我是每常肯同她立在這兒的，並且同樣地眺望着這莊嚴的劇景——而今——我在樹列中走來走去，這是十分可暗好的樹列；在我未識綠蒂以前，一種暗地的，同情的引力常常扣留我在這兒到我們初相識時發見得對於此地彼此都有同情，我是何等地愉快！真是一處極浪漫的所在，是我從藝術上是世界中絕見過的。

最初你從栗樹之間可以看出一派遠景——啊！我回想起，我怕已經為你寫過好多次了。那高的樹列成樹牆，圍着這個草坪，旁邊密接着的森林使這樹列更加幽，一切景象最後都圍入這小小的所在來，孤冷底陰森之氣在此中浮動。我第一次在正午時到此地來的時候



，所感受着的神祕，於今這感受着：我會極幽約的想道，此地當成何等的一種幸福和苦痛的舞台。

我沈沒在別維和哥會底焦灼而甘美的思索裏約莫有半點鐘，我聽見他們走上草坪來了。

我跑去迎接他們，我戰慄着握着她的手，接吻。我們是正待上去，月輪從鬱鬱的淺山昇上；

我們談了許多話，不覺之間便走近了這處階所。絲蒂走進去，坐下，阿伯爾傍着她，我也是

；但是我的不安使我不能久坐；我立起來在她面前走來走去，我又坐下，是種心焦的狀態。

她使我們注意及月光底美的作用，月光從橡樹梢頭照遍我們前面的草坪；一種莊嚴的眺望，

使人愈起幽異之思，因為一種深的幽暗圍繞着我們。我們無言，她稱了一會開首說道：我在

月光中散步，沒一次不念到已經過了世的人們，沒一次「死」和未來底感覺不來襲我，我們

是會死的！她的聲音表現出一種極嚴肅的感情接着說道，但是，維持呀，我們可能再會麼

？再相識麼？你作怎麼想？你的意見怎麼樣呢？

絲蒂，我說了，那時我把手遞給她，並且我的眼睛充滿了眼淚，我們要再見！再在此處

或彼處相見呢！我不能再往下說，阿伯爾，我有種焦灼的別意在心潮，她纔定要那麼

並且死了的親人究竟曉不曉得我們？她接着又說了。他們究竟覺不覺得我們幸福的時候，抱着溫暖的愛慕在追念他們呢？啊！我母親底樣子時常在我周圍浮動，當我在靜悄悄的夜裏，在她的小孩子們當中，在我的姊妹們當中坐着的時候，他們圍繞着我，就好像從前圍繞着過她的一樣，我那時便含着熱灼的眼淚向着天，但願我母親能够在這一瞬間照臨，看我如何地等着了我的誓言，我在她臨終時發出的，誓做個她的小孩子底母親！——我要用何等的激越叫出道：恕我罷，我最尊愛的母親，假如我是沒有像你從前一樣的時候！啊！我是盡我所能的做了一切；照付他們穿衣，吃飯，啊！並且我是超過一切的看護了他們，愛撫了他們。你能看見我們的和睦，我敬愛的亡母！你會用最熱誠的感謝去尊禮上帝，你用臨終的，極酸苦的眼淚為你孩子們高臨此向他祈禱過的。

，她這麼說了！——哦，威廉！誰個能够再重述她所說過的話呢！冷的死文字何能表現得出精神底天花！阿伯爾緩緩地插入她的話中：你太激越了，可愛的綠蒂！我知道，你的精神太過於執着了這種觀念，但是我求你！——哦！阿伯爾！她說了，我知道你是忘不了那

天際上的，那兒上我們裏在國小閣棹上，那時戰的竟覺出去旅行去了，我們送了小孩們去睡  
的。你不必去讀，這是一本好書，但是至少要去讀。——同我母親長壽的精神相別處不是超  
過一國的。——和，快活，而常是她的母親！上帝知道我的淚，我常常跪在床上向  
她哭的：上帝請上帝使我立地能代替母親撫養弟妹。

——上帝！我走了出來，那時我跪在她的面前，執着她的手，滴落一千行眼淚在她手上，綠  
蒂！上帝！我跪和你在母親前談，都寫照着你！——你是得手認得她的時候呀！她說了，說  
時緊緊握着我的手；她是很可以值得你談的！——我想死去得很了。永不會有這樣尊貴的  
書則有人向我說過的，——並且，她接着說：並且我的母親，在她最小的一個兒纔六個月大  
點，便不經不在他壯年中逝世！她的病經過得不久，她是安然長逝的；只有她的孩子們使她  
心痛，尤其是小的一個。在她臨終的時候，她向我說：把他們引來罷！等我引了他們去，小  
的不知世相，頂大的失掉了感覺，等他們立在床床底周圍，她把手舉起來，為他們祈禱，她  
幾次接吻了他們，把他們分開，又向我說：做個他們的母親罷！我把手伸了給她。她說：我  
的女兒，你堅著，你有慈母真心，和慈母底眼。我在你可感謝的眼淚中，始終看出你對於凡

事的深情。你對於你的姊妹要如是，對於你的父親要忠實，要孝順！你是要安慰他。她又說父親；父親爲要替我們贖却他心中不可忍受的苦悶之故，出去了；他是肝腸寸斷了的。阿伯爾，你是在那房中的。她聽見有人走走便問，要你進前，等她看着你和我時候，眼光欣慰而不語，她說我們幸福，——我們要同惜幸福！阿伯爾跪下去挽着她的頸子，接吻了她，再道：我們是！我們要長久是！沈靜的阿伯爾完全把持不看，我自己也失掉了知覺。

維特，她開口說了，我的母親終竟死了！上帝嘯！我常常怨，凡人生涯中所最愛戀被搬運了去，沒有比小孩們所感受得的更痛切的，他們好久好久還常常訴說，穿黑衣的人把媽媽拿去了！

她立起來了，我回過我來，渾身發抖，依然坐着，握着她的手。我們走了罷！她說了：已經夜深了。她要縮轉她的手，我握得更緊。我們要再見呵，我叫，我們要彼此再見，無論變成甚麼樣。我們彼此都要認得呵。我走了，我接着又說，我甘心甘愿地走了，但是，假如我是不能不說「永遠地！」的時候，我怕是不能說行的。再見，維特！再見，阿伯爾！——她帶着笑臉地說道：我怕的是明天再見罷。——我就怕的是明天！啊，她不能不說，她把手掩着哭。

少年維特之煩惱

我的呼吸縮轉去了。他們走了樹列，我立着，看着他們在月光裏，我倒伏在地上，號哭起來，又跳起，跑到草坪上去，再向那兒高的菩提樹蔭中看見她的白衣向園內閃動，我伸出兩臂，她竟溜走了。

拿走了！

我立着，看着他們在月光裏，我倒伏在地上，號哭起來，又跳起，跑到草坪上去，再向那兒高的菩提樹蔭中看見她的白衣向園內閃動，我伸出兩臂，她竟溜走了。

第二篇

一七七一年十月十日

昨天我們到了此地。公使心上不好，所以我們要控留幾天。萬事都可如意的，偏偏他又不好了。我見得，我見得，運命對於我施了種種艱難的試驗。但是我的興趣却好，辦事都有輕爽的精神。輕爽的精神？這句話落在我筆下時，使我自己發笑了。噯，這一點點子輕爽的血液怕會使我成日光之下的第一幸福者啦。說甚麼話！別人把他點點子力量和才能在我面前自鳴得意，我難道便懷疑起我自己的力量和天賦了嗎？仁惠的上帝，你賦與我一切，何故不扣留一半，把自信和滿足都給了我呢！

你教我忍耐！忍耐！總會好起來的；我真的對你說，好友，你的話不錯。自我從每日價在這人叢中周旋，看見他們所行所為，我覺得我自己好得多。不錯，因為我們總是這麼造就下的，把自己的一切同旁人比，把旁人的一切同自己比，所以或幸，或不幸，都在我們所關



候的對象中存在，並且比孤獨更危險的東西沒有。我們的構想力，為其本性所激迫而發揚，爲着那底幻象所培養，極造出一列子的人物來，把我們自身做其中之最亮者，自身之外一切都更覺高華，一切別的都更覺完美。這簡直是很自然的。我們常常覺得自己有許多缺陷，並且，我們所沒有的，旁的人好像都有，我們更把所有的一切都賦與其人，又加以一種理想的愉快，於是乎幸福者完全告成，而造之者實是我們自己。

反之，我們如抱定一切弱點，一切勢力，只筆直前進時，我們便可覺得，不怕我們在東倒西歪，比旁的用帆用舵的人還要走得穩點——而且這是那向旁的人并進或更前驅的人，他自己全不虛謬的感覺。

十一月二十六日

總之，我在此地公然能够忍耐住下了。最好的是滿有我可做的事情；並且有許多，形形色色的在我精神之前演別五花八門的戲劇。我認識得伯爵C某，我尊敬他的念頭與時俱進，他是思慮深遠的人，他是因爲他見識宏富，所以頭腦也不冷酷；我同他的交際喚發了許多對於之稍和愛慕的感情。我受他囑託做完一件事務之時，他把同情於我，我們初次交談，他

就覺得我們互相了解，他能同我講話，不像和別人一樣。他對於我的那副誠布公的態度我也說不勝說。在世間上得見一位對於人生全無隔閡的偉大紳商，是再真實，再溫暖沒有的。其樂也。

拜廿不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公使稱我個不要好，這是我預先知道的。他簡直是個極不過方圓的絕頂蠢手；一步一步地真麻煩得同老妻子一樣；他這人對於凡事決沒有滿足的，因而也決不能使人感謝。我做事很認真，要那樣我個那樣子；因為愛他把我寫的稿件撤還，說道：好是好，但是請你過關一遍，總覺得還有更好的字句，更簡潔的的冠詞。——我真想冒鬼火了。沒有一個「與」字，沒有一個連接詞是許省略的，我慣用的倒裝句法，是他的不共戴天之仇；標點若不照或法點去，每次動筆時一點兒也看不慣。我定要用這樣的一種人共事，要算一件苦惱了。

公使與公使信任，倒是件唯一無二的慰藉物。最近他向我說得很明白，說他是不高興與公使底迂腐和多疑的。他說：這種人妨礙自己，又妨礙他人，但是，我們也不得不顧念公使譬如一個旅行者，不得不經過一個山脈的一線；該有山脈在前，路程自然會更好走更接近些；但

是既有了山脈，那我們也就不能不攀登了！——

我的長官也很注意到伯爵對於我的眷愛，他在他面前所表示出的，這個使他不快活，一有了機會，他總要向我說出伯爵不好處；我自然是反對他的，但是事情只好愈弄愈壞了。昨天他硬把我潑潑了起來；因為他對我說：伯爵是很長於事務的人，他做事很靈敏，筆下也好；不過他同一般文人一樣，缺少根本的學問。他這加上一種臉色，好像是在說你懂得這一個麼？但是於我總沒有效力；我藐視那能够這麼存心這麼動作的一個人。我反對他，同他爭論得頗算激烈。我說，伯爵這位人，說到他的性格和他的學問，我們都是當得尊敬的。我說，我不會見過一個人，能够像他一樣幸福，把精神快活起來，發展到無數的對象去，而却能保持對於日常生活的營爲。——這話對於他的頭腦好像是一「西班牙的村落」，所以我也就甯肯不再嘮叨，再去討些香味吃了。

◎一切事情都是你們的過，你們要叫我肩担，要盡力地鼓吹我活動。活動！種好馬鈴薯，騎馬進城，去賣五穀的農人，若是比不上我的活動時，那我便在這牢船上，囚鎖着再做十年也可以。

金玉其外的可憐虫，國民之中的流痞，此地隨處皆是！他們的位置最旺盛，好像只是在互相儆戒提防，防別人相踰一步的一樣；這最可憐，最可憐的熱情，簡直沒有些兒文飾，譬如有一位女人在此，向着旁人談她的門第和田產，那明不相識的人便會想道：這是位愚婦，些微點子門第和田產便自誇得了不得——但是更不幸的是：這位女人纔是此處鄰近的文牘科長的女公子呢。——所以我不了解人這樣東西，何以總不能心平氣和，表現出自家的真相。

好友，但是凡爲以身作則以衡論他人，我日益覺其爲愚呆了。因爲我自顧不暇，我的心非常動亂。唉！假使人能聽我自由，我也不願干涉別人行徑。

這最使我惡心的，是這該死的市民關係。階級差別底必要，並且於我自己亦有許多利益之處，我雖是明明知道；我總不許它阻礙我的路，使我不得享受世上還有的輕微的快樂和一瞬的福祉。日前散步途中我認識得了一位姑娘B某，是位在硬化了的生活之中還能多多保持其天性的可愛的人兒，我們談話投機，分手時，我求她許可我去拜訪她。她極快爽地允許了我，我簡直迫不及待，早就去拜訪了她。她不是本地人，她是寄居在叔母家裏。老婦人底面相

我不喜歡。我對於她很注意，我的話多半是向她談的，沒半點鑑光景我早就把她看透了，後來姑娘向我說：她叔母那幾年紀了還是一無所有，沒有固定的財產，沒有知識，除先入底門閥以外沒有別的支持，除她所保持着的地位以外沒有別的護符，除從她的後頭俯視着市民底頭頂之外，沒有別的快樂。在她年青的時候說是好看過來，並且把自己的一生誤了，起初嫁了好幾次，苦了幾多可憐的青年，後來年華已進，纔屈服在一位老兵官底溫柔之下，這位老兵官因為善於服從，生計也不算窘促，所以纔和她借共了殘年而死。近來她自己覺得非常孤勇，假使她的姪女不那麼可愛，會沒理她的人了。

一千七百七十二年正月八日

人類這樣東西真是種甚麼物件！全部的靈魂只寄放在形式上面，一年之中的心思和行爲這些瑣碎的麻煩把要緊的業務妨礙着。前廳拜禮之遊，也因小有先後的爭執，把全部的娛樂都破壞了。

位置底高下有什麼關係呢？古語一的人，不必便有出羣的本領，在這點也不知道的，真是

響人喘！許多君主不是倚賴其大臣？許多大臣不是倚賴其僚屬嗎？請則最高者是何等人呢！  
我以爲最能用人的人，有十分威嚴和誠懇，能盡人之力量和熱情以完成自己的計劃的人。

正月二十日

親愛的絲蒂，我在這兒一座卑陋的農家一室之中躲避風雨，我不得不給你寫信了。我在  
隱隱的D家寄居，和些不相識的，心脈不能相通的人周旋的時候，我沒有閒暇，沒有使與  
筆中的閑暇來寫信給你；而今在這茅舍之中，在這波濤之中，在這狹隘之中，響與我在小  
小的窗外敲打，我在此最初念到的人就是你了。我纔進這兒來的時候，你的丰姿，你的神態  
，驟我而來，哦，絲蒂！好聖潔，好溫暖的！天上的神明！那第一次幸福的際遇又現出了  
！

我最親愛的，我現在陷沒在混亂的狀態之中了！我的精神完全鬆弛了！心中沒有一個刻  
的滿足，沒有一個鐘的寧靜時間！甚麼也沒有！甚麼也沒有！我就好像永遠一個兩洋鏡之前  
，看見一些兒鬼影在我眼前飄移，我常常問我自己。是不是看花了眼而。我必設法儘量  
，再這就如他老木偶一樣在被人玩弄，我次次學觸着時人底去手，急迫縮轉手來。聽來想玩



其端而睡在床中。白日裏玩月光而睡在窗裏，我真不知道，我何故更起來，何故要我醒呢。使我生命發亮的時分沒有，使我在深夜之中元氣嚴存的刺激已經消滅了，使我在清晨從睡眼醒來的也沒有了。

此處只有一個女人，是一位姓B的姑娘；她像你，親愛的綠蒂，假如我敢把來比你的時候，唉！你怕會說，你這人只會說話！那倒不見得全錯。我近來很會交際起來了，因為我除弄些小巧，沒有他法。一些女人們也說：沒有比我更會談率承話的人。你要加上一句，沒有比我更會談白話的人呢；因為你不這麼說好像下不去，是不是呢？我要把B姑娘的事情說一說。她的精神很好，活潑潑地在她潤色的兩眼中現出，她的境遇却是累了她，使她很不能如意。她很想離開波市的，她同我幻想着純潔無染的鄉村風景，也要談好些時間；啊！並且談到你呢！她真是不得不敷衍你！不是不得不，是出於她的自由意念，她十分喜歡聽說你的事跡，費你。

啊，我若在那那幽雅的和寬的小房中坐在你的膝下，我們的那些小愛人兒們會使我們周圍打滾，假使他們太喧嘩了的時候，我要談些可怕的故事去鎮靜他們呢。

太陽羞慚地沉到雲霧的腳下那去了，暴風雨已經過了，我——不得不又要去陷在雨籠中，——了，阿伯爾在不在你身邊？好嗎？——千萬恕我此問！

二月八日

不好的天氣接連七八天，倒運合我的意，因為我自到這兒來，天氣好的時候，沒有一天不被人糟踏或者殘害。下雨，落雪，降霜，起霧的時候，哈！我想，住在家里總比在外邊的好點，不然的時候，結果就相反了，所以這是與天氣不好的好。清早太陽出來，表示出好天氣的時候，我是要決不驕傲地叫道：人們又得了一種可以互相對毒的天惠了！人間沒有一樣東西不互相對毒；健康也！名譽也！喜悅也！慰安也！並且多半是由於無知，無理僻，嫉妒，人若問他們，他們還有絕好的意見答覆。我有好幾次要跪在他們的面前，求他們不要只管奔私心中狂開了。

二月十七日

我怕公使不能同我再共事了。他這人簡直受不下去。他辦公理事的章法真好笑人，我不能不反對他，照我自己的意見自己的章法去做，不消說我做的他沒有一次以為然過，他為這

事纔不久向政府方面告過我，部長給了我個和婉的申斥，雖是和婉，但是是種申斥，我硬決意辭去，我接到他一封私信，這封信，我跪着，拜服了他那高貴聰穎的精神。他教我感情不要太激烈，他教我凡我所有的活動精神，想對於他人的感化心，想對於專業的貫徹熱，是青年的氣概，可以尊重而不可消磨，只是須得柔和一下，要導誘到真能有用的地步纔好！所以我也臥毀了一個多禮拜，心內專一起來了。精神之安定就是高貴之物，真是愉愉自身。好朋友，我只望珍巧物品如像牠美而可貴的一樣，也不容易破壞纔好！

二月二十日

我望上帝保佑你們，我的兩個愛友，給你們一切的佳日，天從我奪了去的！

我感謝你，阿伯爾，感謝你欺了我；我盼望你們兩人結婚的消息，我想就在你們的婚日裏嬌羞盡敬地把綠蒂底影像從壁上取下來，埋在別個紙帙底下。現在你們是一對了，她的像還是這兒！就儘她在這兒罷！有甚麼不可呢？我曉得，我也是在你們那兒，在綠蒂心裏明顯地占領着第二的位置，我要，我一定要保守着這個位置。哦，假如她會忘記，我會發狂呀——阿伯爾，請了，請了！天使！請了！請了！綠蒂！

三月十五日

我遇到一件不快的事，要牽起我走。我切齒！闖了鬼！我沒有洩憤處，通是你們不是，你們要鞭笞我，鼓舞我，苦我，使我陷於一個不願意的地位。現在我有了今日，你們也有了今日！你們會又說：這是我過激的觀念把一切事情破壞了的，那麼，你們聽着，好朋友，我要平易流麗地如像史家的筆調一樣把這事底頭末敘述出來。

伯爵C氏愛我，器重我，你是曉得的，我已經向你說過一百遍。我昨天在他家裏同席。就在那天晚上，高貴的官紳淑女來在他家裏聚會，我不曉得有這件事，也莫有注意到，我們下級人員是不能參預的。好，我在伯爵家中吃飯，食後我往大客廳中去走來走去，我同他談話，同B大佐談話，大佐纔來，夜會底時間已經逼近了。我甚麼也沒有顧慮到。誰個曉得呢？親切得了不得的S夫人同她的丈夫，同她肥胖如鵝的小姐，胸是平的，腰是纏得好好的，擦身過的時候，他們做着先祖傳來的傲慢的眼睛和鼻洞，這種人我好不高興，我早想告退了，因為伯爵底話掛着，只想等他說完，一直等我的上姑娘走來了。我一看見她，我心中舒服了一些，便留着，坐在她的邊後，隔了一會，我看見她比平時拘謹，和我說話也有些難聽

，我注意到了。我想，她也和其餘的人一樣！我不高興，想走了；但是我還是留着，因為我想原諒她，不願遠處想，想從她的口中得到好話，並且——啊，不待說了。不一會會衆都散了。F男爵穿着佛朗西一世戴冠時底大禮服，宮庭顧問官R，此間幕重官階稱為R大人的，帶着他的妻夫人和其他的人，不修邊幅的J氏他沒有忘記，他的古式大禮服底破綻是用新色布片補綴的；千破萬補。我和些相熟的人交談，他們都很簡慢。我想——我只注意到我的姑娘身上。我不覺得，座末的幾位婦人在交頭接耳，也不覺得男客方面也傳到了，S夫人竟向伯爵說了。（這些都是，姑娘隨後對我說的）到後來伯爵竟走到我身邊來，把我引到窗畔。

——他說：我們這兒奇怪的關係，你是曉得的；我覺得在會的人通不願在此見你。我不願聽到話終——閣下，請千萬恕我；我應當早注意到的，這樣失格，我知道你能想我。我早就想告辭的，一種不好的習性把我留着了，我會笑着回答了，向他鞠躬。——伯爵緊緊地和我擺別，盡在不言中了。我悄悄地從高貴的集會逃出，走去坐上一乘單馬車，坐到M地方去，在那兒山上去看日落，並且在我荷默集中讀那莊嚴的詩，讀烏里司（Ullis）被殊勝的牧猪者歌特約一節。一切都使我滿意。

晚上我回來吃晚餐，還有兩三人在客廳中；在壁隅擲骰，桌帷已經放下了。可敬的A氏進來，脫帽，看着我，向我走來，輕輕地說：你剛纔怕不高興吧？——我嗎？我說了。

——伯爵把你從會中叫了出去。——我說：會有甚麼。我在外面的自由空氣裏面，倒樂得快心些。——他說：你全不介意，倒是好的！他們四處都在講說，倒使我有點不高興。——我心裏纔覺得熱灼起來。來就食的人都在注意我，我想，這些都是爲着這件事情注目我的。我大不高興。

所以我今天無論走到甚麼地方都是倒霉，我聽見恨我在裏面的人，在裏面，我看見一些小才有而自負的人，帶種高貴的態度，以爲無論如何都是出人一頭地，張起狗嘴亂吹——我想要拿把刀來鑿穿心坎了；卑劣的人占了別人的上風，說他的壞話；並且說的壞話還是莫須有的，而被他們誣毀的人還能忍耐，那我願意見他，誣毀人的卑劣者流我們也能够輕輕容易容恕他們了，因爲人是儘可以隨所悅而說的。

三月十六

一切都使我沸騰，我今天在樹列下遇見了姑娘，我不能禁止我不去和她講話，我只待稍



稍離開了衆人，總要向着她語責她近來對於我的態度。——哦，維特！她用一種縝密的聲調說，你是知道我的心的人，你纔不知道我的難過嗎？我一進客堂，看見你在那兒的時候，爲了你不知道難過了多少！我甚麼都看穿了，我早想向你說，話到我舌尖上又吞下去了的怕有百打百回。我曉得那S夫人呵，T夫人呵，和他們的丈夫們呵，有你在場的時候，他們要回去的；我曉得伯爵是不想得罪他們——現在可終竟鬧開話來了！——甚麼說？姑娘！我說了，藏着了我的驚駭；因爲前天那貴婦人所說的話，一時如滾沸湯一樣在我血管中奔騰起來，——那時我真是好難過嚙！那好人兒說了，說時她的眼中含着眼淚。——我再也不能自主，幾乎要在她的面前跪下了。——我問道，請告訴我罷！——眼淚從她的髮額落了下來。我是失了神。她擦去了眼淚，全沒有一點。——她開首說，我的叔母認得你，她是在場的，並且，啊！她用愛着你的眼色真是說不出來嚙！維特，昨天晚上我忍了一晚，今朝一早起來就受了一陣教訓，關於我和你交際的，她輕視你，鄙屑你，我不得不忍耐着聽，就這半分也不能替你辯護，也不敢替你辯護呢。

她說的一詞一句，都像利劍一樣刺穿我的心。她不能得。她如肯不向我說穿時，

個莫大的功德；而且她還接着說出，後來又鬧到怎樣樣，甚麼人又怎麼洋洋得意，我的高傲和輕慢，甚麼人是久已在非難我的，此次受了挫折，他們又怎樣樣嗤笑，怎樣樣歡喜，威廉斯，從她所聽來的一切話，帶着極純真的同情之聲說出的——我簡直心碎了，就是現在也還不露聲。我想，我願意有人在我面前說歹話，我提起短劍去刺他；我若見了血的時候，或許可以舒服一點。啊！我拿起我的小刀怕有百打百回，想鑿穿我這緊蹙着的寸心通氣息。我聽見人說過有一隻賽馬，他如奮激脫走的時候，他要出乎本能自己咬破自己的血管，去調和牠的呼吸。我也時常是這樣：我願意割開我一枝血管，使我得永遠的自由。

三月二十四日

我已經上了辭職的呈文，我希望可以得着許可，並且要求你原諒，恕我不會先徵你的同意，我無論如何是要走的。前你說時，你定會教我留任，我是曉得的，所以沒有先商量你。

——母親面前請你替我婉告罷！我連自己也沒法。不能使你親親意，她也不會生心。她聽見我辭職，一定是要悲觀的。看見她兒子底榮達，立刻便可達到祕書公使的地位，纔一朝貽贈了，退而與廳中的牛馬同列！你們的意見，我聽憑你們了，我假如不能走不準走的時候，

請您想看看：總之我要走；我要走的地方，可以先告訴您，此間有位僕僮，和我的交情頗好；他聽見我要走，他邀我到他的莊上去，去過那極廣的春天。他向我約，說我可以完全地自由自主，並且我們因為彼此頗能互相了解，所以我就趁此機緣想同他一路去。

——消息——

四月十九日

多謝你的兩封信，我沒有答覆，因為我還不會離去職守時，我把這封信留着沒有寫；怕母親會到部長方面去阻礙我的計劃。現在，我已經離了職了。不消說，他們是不願意我辭職，部長寫給我的信，也無庸說了；說時會又使你嘆息。世子臨別餽我二十五個「都克登」（古幣名）說了一句話，使我流出了眼淚來；不消說我前函向母親請求的款項，我不要了。

五月五日

明朝由此啓程，因為我的故鄉離此只六英里遠，所以我也要往道歸省，去追憶我如夢如幻的幸福之往日。父親死後，母親離棄了那可親可愛的住家，還去陷在那不堪忍耐的街上的時候，帶領着我出來的那道門口，我想進去看看。請了，成隊！途中再寫。

五月十九日

我向我故鄉的旅行以鄙禮聖地般的虔敬而到達，種種意外的感觸捉攆着我。離城市有五分鐘的路程，向S立着的那株大菩提樹旁，我停止着，下車，把馬車先遣發去了，想徒步而行，使一切回憶重新鮮，極生動地，得以隨心玩賞。我便立在這菩提樹下，童年時分，這株樹子是我散步底終點和界限。變換得真個利害喲！往時我夢夢無知量仰着未知的世界，想去尋我精神的養料和娛樂，以滿足安慰我努力着的焦着的心胸。現在我却從遙遠的世界回來——哦，我的朋友！帶着好多蹉跎了的希望，好多失敗了的計劃喲！——我看見連山我面前，那在當年有好幾千回是我願望底對象的。我能在這兒坐幾點鐘之久，悠然展望，忘倦於在我跟前十分和麗地擊微着現出的，山林澗谷之中，我測一定的時刻不能不回去時，我是怎麼不願意，不肯離去我這雅愛的地點喲！——離我愈近了；一切舊時的國庭受我欣悅，新建的不懼於我心，所有一切更換，爲人所不會預料的，都不懼於我心。我走進城門了，我立刻又回到我的幼年，我友，我不能細述：因爲那經非常動人，說出來恐怕會非常單調。我決定了心歸，想在我們舊家鄰近的市上投宿。行路中聞我看見從前我們輩子的時候一位可敬的若女

先生教管過我們的那座私塾，已經變成了一區雜貨店了。我回想起當年在那些陷坑中所受過的不安，哭泣，神志底昏朦，心氣底衝動來。——我每行一步，沒有不受感觸的。就是位參拜聖地的巡禮者也不會過着這麼多的聖蹟，他的精神也不會感觸着這麼豐贍的靈動。——響筆難書，再說一事以代表一物罷。我下河走到那塊空地去；這是我們從前常走的路，我們小孩子們用平扁的石片在水面上學撒鬼飄的地方。我十分活潑地回想起來的是我常常立在這兒望水，我馳騁着一些奇異的揣想跟着水流，水所流向的地方，我想出許多冒險的虛談，到我構想力窮乏了的時候，我總還是追求，到我頹然喪屬於不可見的遠方之眺望。——朋友，你請看我們的先民不是在這麼小天地中幸福地生活着的嗎？他們的感情，他們的思想不正同小孩子一般地單純的嗎？烏里司說到深不可測的海洋，廣不可極的大地時，那是又真切，又宜人，又切身，又愜意，而且又非常神祕。現在我能够跟着一些小孩子說，說地球是圓的，這又何補於我呢？人在地面上所須以樂生的土塊本無幾何，人在地面下所須以長眠的更不過一坯之土罷了。

現在我在這兒侯爵的獵館裏，與侯爵同居倒很隨意；他爲人真實而樸素。他周圍有些怪

人，我是全然不明其妙。他們好像不是真人，但是也不帶高貴的氣象，他們有時倒像可以尊敬，但是我總不能相信他們，還有使我不快的，是侯爵愛道聽途說，照本宣科，並且照著別人向他所陳述的說詞，全沒有他一個人底見地。

並且他又重視我的理智與材能而忽視我的心情。我這心情是我唯一的至寶，只有它纔是一切底泉源，一切力量底，一切福祿底，一切災難底。啊！我智所能知的，甚麼人都可以知道——我的心纔是我自己所獨有。

五月二十五日

我腦中有過一種計劃，不會實現時，我不想向你說：現在已經失敗了，就向你說也不妨事了，我想去從軍；這種念頭藏在我心中許久了。專為這個緣故我纔跟着侯爵來此，侯爵是有軍事上的職務的。有一次散步的時候我把我的計劃對他說：他反對我，我假如是沒有聽從他的主張時，我的激情必然比妄想還要強烈。

六月十一日

無論你左說也好，右說也好，我是不想在此地久住了。我要住在這兒做甚麼呢？太無聊



了。侯爵待過我倒好無可加，但是此處終非我久住之地。我和他沒有在根本上相同之點。他是勤智底人，但是是普通的尋常理智；他和我的交際，倒不如我尙友良書之爲愈。我只再住八天，隨後我又要去放浪了。我在這兒所做的最稱心的事，就是我的繪畫。侯爵對於藝術頗能領悟，假使他不曾爲那使人作嘔的科學智識和尋常的術語名彙所束縛時，他的領悟必會更深的了。我想像蘇羅，和他暢談到自然和藝術的時候他要引用一句死板的術語來，突然把我的思路堵塞，我不知道切齒了多少次。

六月十六日

不錯，我倒只是一個放浪者，只是地球上的一個過客！但是你們難道不是過客嗎？

六月十八日

你問我要往那兒去嗎？我只向你告白了罷。我在此處但只還要逗留十四日，隨後我就要打算去訪某處的礦山，其實根本上倒全不是爲的這事；我只是要再去接近綠蒂，再沒有別的。我自己左笑我自己的心兒——我鄙視他的意志。

七月二十九日

呀，正好！再好沒有！——我才——她的良人！阿，上帝呀，你保護下我，假如會纏掛我，預備下這種福分，我要將身向你頂禮了。我是不想和你爭論，想我這眼淚罷，想我這徒勞的願望罷！——她？假如是我的內助！我，假如得擁抱着那太陽之下最可愛的人兒在我的兩臂中呀！——我全身都在發抖，厥厥嘯，我一想到阿伯爾擁抱着她那纖細的身體的時候。

我不應該如此說嗎？厥厥，爲甚麼不應該？你嫁給我時怕比嫁給阿伯爾還要幸福些呢！唉！他不是可以滿足她一切心願的人。他在感受性上確是有些缺乏，缺乏——或者你不以爲然，也聽便你罷！——譬如，啊！譬如，有本可愛的書，我的心和編蒂底心談時同相契合的，他的心總是不表同情，又有許多機會，我們兩人的感受性對於第三者底行爲有共鳴到高度的時候，他的心總是不表同情。親愛的厥厥——但是他在真心愛他，而且這種的愛，有甚麼不應該成功的呢？……

有位不堪耐的人來攪擾了我。我的眼淚乾了。我紛亂了。請了，好友！

八月四日

天地間不啻我一個人如此不幸。一切的人都在希望盛著，把微期待發了。我未拜訪者

提下的那位賢德婦人。最長的一個少年奔來迎我；他歡呼的聲音把他母親引了出來，帶着很消沈的樣子。她第一句話是：好先生，啊！我的翰司已經死了！翰司是她最小的一個兒子。我說不出話來。——並且我的丈夫，她說，從瑞士回來了，空着手回來的，要是不遇着好人，他倒定會討過口了；他在路上又害了熱症。——我沒有一句話能夠向她說，送了她兒子些東西；她要我受她些萍果，我領受了，我離開了這喚人哀慟的地點。

八月二十一日

一反掌間，我的心中是一種變化。人生愉悅的光輝會又時時閃放着微光；啊，可惜只有一瞬時候！——我就在睡夢中，也不能忘却這種想念；假使阿伯爾死時，又怎麼樣呢？我會呀，她會……我追隨着這種幻想，一直達到盡頭，我又長縮起來。

走到最初我憑藉着去赴舞踏會時走過的路，我一進門，光景完全不同了！一切，一切都已消逝了，一瞬的舊觀也沒有，一脈的前情也沒有，我好像一個有名的諸侯，他的靈魂回到了座燒燬了的，殘敗了的舊城，這城也是他建築下，裝飾得極其華美，臨終時希望瀾漫地傳給了他的愛子的。

九月三日

我愛她愛得這麼專一，這麼誠懇，這麼飽滿，除她而外，一個人也不認識。一個人也沒有，竟有他人能够愛他，敢於愛她，我每每不明其故。

九月四日

不錯，正如你之所說！天時已轉入秋季，我的心中，我的周圍也呈了秋景了。我的葉子黃了，隣木底葉子已經脫落了，我有一回不是向你說過：我初到此地時，遇着過一位年青的農夫嗎？此次我又往瓦爾海峽去訪問他；聽說他已經解雇被逐，不知去向了。昨天我往別村去，突然在路上遇着；我招呼他，他把他的事訴給了我，使我加倍地三倍地受了感動，我把這事情再告訴你，你立地便會明白。但是還又何謂呢？使我憂心，使我悲苦的事情，我爲甚麼不自藏於心？我爲甚麼要再以貽人呢？我爲甚麼要常常給了些機會，使你憐憫我，斥責我呢？沒有法子！這也是關乎運命了。

我問他，他起初帶着一種沈潛的憂態，我覺得有幾分是害羞的樣子，答應我；但是到後來他再記起了他，又記起了我。他立刻就明白無隱地向我告白了他的錯犯，向我訴述了他的

不幸。朋友，他所說的每句話我恨不能活現出來請你裁度嗎！他承認，不，他是帶着一種還真底樂意陳述，說他對於主婦的愛情一天一天地激增，說他後來弄到不知道怎樣做纔好。他想到事情也不曉得怎樣去說。他也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睡；好像要斷氣的一樣；不應該做的事情，他做了；應該做的事情，他忘了；他好像是被鬼怪迷着了的一樣；一直到了有一天，他曉得她在樓上，他跟了她去，啊，賽肯說是被她牽引了去。她纔不聽從他的所求，似乎想要動起武來；他不知道會成個甚麼亂子，他只曉得他對於她的愛慕是很真率的，他的熱望，除了和她結婚，他可終身仕奉她之外沒有別的，這都可以指天爲證的。他說了好一會，停滯着了，好像還有想說的話，不好說出口的一樣；但是他終竟帶着幾分羞澀向我說出了，他說她稍稍緩了頰，許他去接近她。他還停頓了兩三次，熱心地辯護，說他說這些話，不是存心要毀謗她，說他愛她敬她的心還是同從前一樣，說他再不會向着別人說過。說他向我說的緣故，只是爲求我了解，他不是狂人也並不是癡子。——好友，我寫到這兒又要用我常用的老調了：他這人那天立在我面前的樣子，今天也還像立在我面前的樣子，我真想活現出來給你看看！我真想把他說的話活現出來，使你也可以感觸着，好像我自己一樣；替他的運命

裏同情，硬要裝不表同情而不能已嘯！但也够了！我的運命你也是曉得的，你也曉得我，那麼我對於一切不幸的人，尤其是對於這樣不幸的人特表同情的緣故，你當然是很明白的了。

我把這信從頭讀了一遍，我總曉得我把這段事跡底結局忘記了說，這倒是一立地可以明瞭的。女主人防備他，他的兄弟也來了，是久已懷恨這位男子，久已想趕出去的，因為怕他同他姐姐結了婚會把遺產奪了去使他的兒子不得享受，因為她沒兒女，他們正有絕好的希望，這位兄弟不久把這男子逐了出去，竟逼到這廢一步田地，不怕他姐姐就想再把他弄轉來，這事是不准。現在她另外雇了一位雇工：聽得為着這位雇工地和她的兄弟文不和幾起來，說着難聽的話，她的兄弟死心地不許可。一會兒又說起來，帶着兩聲息事，與否與工價。

我向你講的沒有一點誇張，沒有一點粉飾；唉，我硬可以說，我說得太不起勁了，唉！不

瞭解，因為我是在用我們慣用的道學的文字來敘述的。

這種戀愛，這種真誠，這種情熱，這不是文字可以虛構得出的，他們是活現在我們眼前，是相與不文的下級人們底極純粹的心胸中。我已受了教育的人——是被人教育到止燕斯清的廢物！我請你注意地讀我這段敘實。我今天寫這信的時候，心境頗平靜；你可以看出我的整



致不十分零亂，不似往日一樣地零亂。好友，曠罷，讀時你邊頭想，這同時也是你的朋友。底事實！唉，我也是過來人，也會要成爲過來人的，我和這可憐的不幸者，我幾幾乎不敢同他比較，要連他半分的勇氣，半分的決心也沒有。

九月五日

阿伯爾因事往鄉下去了，她寫了一張短簡給他。開首寫的是：『最好的人，最親愛的人，你趕快回來！我滿懷着樂意在等你。』——一位朋友走進來，帶來的消息是，他在鄉下因爲有要事一刻不能回家。這張短簡便沒有寄去，今晚落在了我的手裏。我讀了微微發笑：她問我何故？——我問道：『想像力真是極可感謝的天賦呀！我在一瞬間以爲是寫給我的。』——她扯頭了，好像不高興，我就沒有再說。

九月六日

我最初同維蒂既難時所穿的青色無袖的短衫，我到決心脫棄了它，真覺得不覺覺地由舊的得來像猴子呵，我又做了一套，領襟，袖口，完全同舊的一樣，並且將心和褲子也是黃色。

的。歸來後不見到維蒂而不知已歸。——

羅道伯終沒有寫的一件靜心。我不曉得……我想，再隔些時候或許更能滿意一點。

九月十二日，我人……

她因為去接她丈夫，旅行了幾天回來，我今天走進她的房間去，她出來迎接我，我手放裏中

裏她接吻了我的手。急道：『新來！』

『二葉金絲鳥從鏡台飛來立在她的肩上。』

『這是送給我小弟弟們的。真是可愛呢！你看他罷！我一拿他包給他，他就拍着翅子，

輕輕巧巧地飛去。他曾同我接吻呢！你看！』

妙伊嚙着那鳥兒的時候，那鳥兒就乖乖地接觸她的芳唇，就好像它所玩味的福澤，它

能知道的。『

她說：『它也會給你接吻呢！』把鳥兒送過我來。『小鳥底喙兒就成了她的嘴和我的

的通路，一啄的感覺就好像愛情洋溢時，一縷嬌柔的心香，一脈溫存的氣息。』

我說：『它的接吻好像不是全無所求，它好像在尋吃食，沒有吃食給它，空縮回去好像

不滿意呢。』

她說：「它是從我嘴中啄食吃的喲。」她用嘴脣送了麵包殘塊給它，天真的愛憐之喜悅從她的唇中洋溢而笑出。

我便回過臉來。她不應該出此一舉！她不應該拿這種幸福底光景來激發我的想像力，我的心境已經安眠，對於人生底幸福已是無可無不可了，她不應該又把我的心兒喚醒了！  
 何故不應該呢？——她在這麼信賴我！她曉得我也在愛她！

九月十五日 禮拜一 威廉斯，我倒會猜錯了，世上還有點價值的東西已經不多了，偏有這種人對於這些東西毫不顧惜。那兩株胡桃樹你是曉得的，我同綠蒂往某聖院去拜訪某牧師的時候在那樹下坐過，那兩株神聖的胡桃樹，要天緣知道！那真常常充實我以至大的性靈底滿足！那是怎樣地使聖院和黨可親，怎樣地清爽！那枝幹是怎樣地崇高！在多少年辰以前種下它們的那位可敬的牧師，我們見樹便可以想見其為人呀！牧師時常向我稱讚那牧師的名號，是我從父口中聽來的，他必定是位賢人，我在這樹子底下回想起他來，總要生出一種神聖之感。我給你說罷，牧師昨天向我談及，說這兩株樹兒亦伐了的時候，他的眼中浮起了眼淚來了呢——

了！我會發狂了，我怎把那隻狗子處死，那最頑強個它們的人。我，我定然會哭，假使我的  
 庭中也有這樣的兩株樹木，萬一有一株我看見它老死了的時候。好朋友，倒還有件東西！正  
 我們人類底感情呢！一村的人都在埋怨，我希望那牧師裏看到乳油，雞卵，和其他的功果不  
 之，<sup>以</sup>少上，曉得她在她的地方中賠下了好大的一個創痕來。因為拆倒樹子的正是她，新牧師  
 底太太（我們的舊師母也是死了，）是位瘦削多病的女人，因此之故，她對於世上不表同情  
 ；世上的人也不表同情於她。這位靈婦人，她還想當個學者，在昏天黑暗地研究聖經，在大  
 吹特吹地主張耶教新式道德批評的改革，對於拉瓦特爾底熱狂也在左袒，把身子攪衰弱了，  
 因此在這地上的樂園中一點樂意也沒有。正要這樣的一種東西，纔能把我們的胡桃樹砸倒呢  
 。你說，我怎麼能够平得下氣！你想，說是落葉污穢了她的庭園，樹幹遮着了她的光線，胡  
 桃葉的，童子們要投石去打，便觸動了她的神經，攪亂了她對於肯尼可德，仁牟勒爾，米克  
 立爾諸人比較批評時的深沈的思索。我看見村上的人，尤其是老人們，都是非常不平，我問  
 他們：「何故要聽聽你代？」——他們說：「我請這兒，只要是村長作主時，我們怎能奈何  
 得呢？」——但這是倒還有一件快事，牧師是位樞內的傢伙，他像受了他女人底一些就驕氣

，和村長兩人想把材木賣來均分。稅局聽見了叫他們拿去充公，因為稅局對於牧師所住的公產，那兩棵樹所在的部分，早有拍賣的心事，便一併起來拍賣了。樹子還橫在那兒。啊！可惜我不是侯爵！我倒要把那數師婆，村長，和稅局……唉！侯爵！我若是侯爵時，倒不要我這擔心着領內的樹木了！

……十月十日……  
 我一看見了她的黑眼仁，我心裏立地就好了！你聽我說罷，我關心的事，阿伯爾好像不像他……所希望的那麼幸福，也不像我……自信會……，假使……我不是愛用這些虛想，但是我除此而外，沒有別的表演法，我這道也就很明瞭了。

……十月十二日……  
 我相的詩在我心中把衝賦位置奪去了。這最高的詩引我到的，是何等的一個世界啊！在醉野之中盤旋，四圍有暴風咆哮，霧影朦朧，月光暗淡，古代之精靈隨風飄引，四由林木間跳夾着一片陶怨的鬼聲，從峯巒而來，墓頭四石，苔已覆而草已生，有痛不欲生的少女在哀哭她戰死了的情人，我看見了他，那放浪的白髮詩翁，他來茫茫的曠野追尋他先人底足跡





嚴重的。有位女友到綠蒂家裏來了，我走進個鐘去，想拿本書來讀，沒帶書，又去拿校簿來寫。我聽見她們在低聲談話；談些沒意思的事情，談些城中的近狀；甚麼人已結婚了，甚麼人又病了，病得沉重；筋骨痠痛，骨瘦如柴，神氣已失，說着對於她的生命不敢保險。一位說了，綠蒂又說：「某某人也是病得利害呢。」——那綠蒂說了，那位女人又說：「他是得的浮腫病呢。」——我聽見她們說這些話，我活潑的想像力立地想到了那些病人底病床上去；我看見她們兩位談及的時候，就好像死了的人毫不關己的一樣。——我便四下一看，看見室中周圍拱着綠蒂底衣裳，放着阿伯爾底書籍，放着這些我所常見的家具，更還有這隻銀水瓶，我便想道，唉，你到底在這家裏的甚麼人？和我說來，你的友人們在尊敬你，你也合他們的意，你沒有他們，心裏也好像不能快活，但可是——假如你現在走了，你離開了這個圈子的時候呢？他們因為失掉了你，到底能够長久思念你嗎？能够思念你好久？啊，人之一生真如蝴蝶朝菌！人自信在世人底記憶中，在他愛人底靈魂中，確有自己的二段生存，有自己在當前底唯一的印象，而他這段生存，這個印象也同在人底記憶中，愛人底靈魂中，湮滅，並且消逝得非常迅速。

十月二十七號 蘇菲亞勸我回德累斯登，我帶著王后所不帶的兩封信回德累斯登了。蘇菲亞到前

入行。人與人總是這麼不相關照，我真想把我的心胸鑿破，把我的頭腦打壞了。啊，我想要的

愛情太喜悅，太隱微，太幸福，別人都不給我，我也不想傾倒我滿心底個忱去祝福別人了。別人

只冷淡地拍着無力地，立在我腳前。

一 蘇菲亞將十月二十七日傍晚的詳細經過說來——神！我這由自來成別派下內帶着一卷成此詩重

！我算到了這麼個田地，我對於她的感情把一切都吞蝕了。我竟到了這麼個田地，我沒有

她所希望都是等於零了。對了我親以亦問而臉張一蘇菲亞的臉張去讀空口；其代日蘇菲亞了

了；蘇菲亞十月十三日蘇菲亞的親我合圖，我親我蘇菲亞亦其臉張。蘇菲亞的臉張

會全。我想去擁抱着她的頸子，我不知道想過了看手手回回伸手拿物是我們人類極自然的本能

極有極心愛的物在眼前往來，我總不敢伸手去捉拿，這是甚麼道理呀！小孩們不是見物就舉

嗎？蘇菲亞但是親我呢？蘇菲亞的臉張亦其臉張。蘇菲亞的臉張亦其臉張。蘇菲亞的臉張亦其臉張。

蘇菲亞十一月三日蘇菲亞的臉張亦其臉張。蘇菲亞的臉張亦其臉張。蘇菲亞的臉張亦其臉張。

蘇菲亞十一月三日蘇菲亞的臉張亦其臉張。蘇菲亞的臉張亦其臉張。蘇菲亞的臉張亦其臉張。



將我的心裏甚麼都，我從前何以能够那樣幸福，忍耐着時候神童，全心感澈地領受他所注與我

用歡樂呢？天淵竟查出這許多苦痛，這痛苦要尋甚麼？那苦痛上天破曉一經

十一月八日 她戒斥我不守節度再喚，她的態度是對我十分愛我，我不守節度，我每每做一盞酒精酒，

就癡癡一瓶。她說：「你不要那樣罷！你想到你絲帶身往呀！」周畫內高聲說：「甘果

最大說：「想到你？這又何稍說呢？我是在想你呀！不然，我現在想！因為你是時常在

我心裏。你前幾天從馬車下掉的地點，我今天又去坐了一陣來。」

全藉的。她怕我再說深了些，又談到別的事情去了，好友啊！我是已經死了！聽她把我怎樣

來，便能把我怎樣。她這心內的本是苦樂即與前意思甚異而！她開示給增增，並要建

十一月十五日 威康，我感謝你替我關心，感謝你好意的忠告，我更求你放心，願我認耐到盡頭處

去，我雖是疲勞到了十二萬分，我還有力量足以貫徹到底呢。我厚蒙宗教，你是曉得的，宗

教是些更泛者，既滿秋正是些焦心者，既清涼。但更是宗教對於一切的人，這些都能變，

都必定是這樣的嗎？你把我拋棄在火里，你甯願得世界五多歲來後宗教對他們是不會這樣  
的。若有路沙人，我願對於他，是不會這樣，不但是教徒；然則宗教對於我，定會是  
杖杖和道，那部海油已不憂他；他是在他周圍的社會都是天父交給他的，假使我不是  
交給他的，又怎樣呢？假使天父要留我在他身旁不交給別人時，我又怎麼說呢？——我

求你不要眼睜睜看我這些無存心的話，本是有甚麼嘲笑的意思在裏面！我開示給你的，正是我  
全部的靈魂，不然我寧肯不說。因為我們彼此都不十分知道的一切事情，我不想多說一句話  
話。人底命運只是受這危險？飲露若林罷了，又還有甚麼呢？——天帝底酒杯在我們嘴唇上  
是太為苦了！——我何為要將我以為高，假裝作玩味着甘醇一樣呢？我全部的一存在，在實有  
與靈魂之間，如過狂一，如像電光一樣閃入一未來一，底淵谷之中，周遭的高臺消沉；世界

與我同時，我在此這個可怖的瞬間之間，我何處定要我縮呢？——我的上帝啊！我的上  
帝啊！你何處棄了我？——這不是耶穌底聲音嗎？他交盡苦迫，自甘痛苦，而時遭傾沛，力已  
用盡而棄我？死時竟要出這種微弱的悲聲！我難道還要苦著嗎？他極好上天如像一張布帕一

樣的東西，且不從因此，此幅詩境，意魂飄蕩，每當讀到，全心的靈，即受其動，則我與

十一月二十一日

她釀就了一碗毒酒，要把我和他都請於滅亡，她不敢得，她也不覺得；可是只要是她送給我的酒杯，就是清心白飯地一飲而盡。他常常……常常？——不，不是常常，只是有多少回數，她把我我的那種好意的膠液，我真心地表現出的感情她毫不推托的那種誠意，她總上所表現出的對於我的「忍耐」的那種同情，那些是怎麼意思呢？

昨天我走的時候，她給我握手，說道：「再見，可愛的維特！」——呵，可愛的維特！這真她叫我「可愛」的第一次，我骨體都酥了呀。我把她的話反覆了百打百回，昨晚我夢醒的時候，我自言自語了二陣，忽然說道：「請睡了罷，可愛的維特！」——這我自己都聽不住發笑。

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不能向天祈禱；請上帝把線將許給我！但是我常常覺得她好像是我的一樣。我不敢向天祈禱；請上帝把她送給我！因為他是別人底人。我在想我的若高遊戲，假使苦痛戰勝了，完全會有一種反對的辯解。



十一月二十四日

我在堅耐著，他是覺得的。今天她的眼光透射進了我的心坎。我看見她的時候，她是一個人，我沒有說話，她只是靜靜的。我在她身上看不出從前的那種可愛的可愛。她不再從前的那種株林的精神民族來：因為一切都從我眼前消滅了，但是她那更絢約的眼光打動了我。完全表現出了她極懇切的，極甘美的同情。我為甚麼不應該跪在她的腳上？我為甚麼不應該抱着她的頸子接吻她一千次去報答她呢？她逃去彈鋼琴去了，她唱出柔媚幽婉的麗聲和着蕭和的琴調。我不會看見過她的嘴唇有如此動人。好像是她的嘴唇含着湯管由她張着把那琴中流出來的一切甘美的聲音都吸飲了，只有天界的回音從她醇潔的口中反響出來。『啊！可能你沒有當場聽聽！』我沒有反抗的意思了，我聽着，我聽着：『我永不敢接吻她了，她那嬌媚上，天界底仙靈正在浮泛！』——但可是——我終想要——啊！你看，這好壞一層障壁立在我的靈魂之前——這種天福——然後死以贖此罪過！——這是否過嗎？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每每自己向自己說：你的命運只有一件：祝禱別人幸福罷！——世界上真有像我這

變遷這善美的天國。自從我讀了十首五代底詩，這首詩好像是我自己心事的反映。我讀了這首詩，古人總已有這變受過苦的人麼？

一對洋漆十一月三十日 五時：「半時」

我眞想，我眞想喪心病狂了！我無論走到甚麼地方，總要過着一種現象使我失去主宰。今天也是！啊！這命命。啊！人類啊！

這雨中微時候我走向河邊去，我因爲不想吃甚麼東西。萬象蕭涼，冷薄的晚風從山上吹來，欲雨的陰雲封了山谷。還處我看見一位穿綠色破衣的人，在岩間低首徘徊，好像在找花草，

待我走到他身旁，他聽着我腳步聲，回頭過來，我看見了一個有趣的面孔，帶着一種憂愁的悲愁，但他那悲愁中明明有種率直和瀟灑的氣象；他的頭髮是亂幾個散亂成兩個鬚髻，其餘

的纏成一組過重的髮辮，垂在他的背後。我看見他的衣袋好像沒有身分的人，他做的事情我像攪了他。想他也不會見怪，所以我就問他：「你在找甚麼？」

他本意。我回答道：「我在找花，——但是一朵也找不到。」我笑着說：「不是有花的時候了。」他一面走到我面前來，說道：「花多得很呢。我的花園中有兩種薔薇花，有兩種甜冬花。」

「給我父親，這錢是過回……」我發覺她面裏又顯出不耐。這外邊常常都在開花，黃的，白的，紅的，黃的，草開了一朵好看的。我這種也找不到。……我覺得有點怪，我趕避着問他道：「你跟我找花來做甚麼用呢？」……他臉上現出一種莫名其妙的怪笑。……他把我指點着說：「你不要洩漏給別人聽，我同我的寶貝約了。要送她一個花環。」……我舉我手裏的那個花環。……他說：「哦！我有覺得，這有一頂花冠。」……我問：「這頂花冠是甚麼名字呢？」……他答道：「這假裝政府選了我的錢，我不會再為這頂花冠了！……以前有……會着在我這很好過的日子現在是落落了。我現在真真……前下邊噴湧地向着天……說出……心裏無限的恨恨。……我問道：「你自然是幸福過來的了？」……他說：「啊！我想我能再舞從前一樣到那時候我真好，真快活，真健康，如像水裏一條游魚。」……我問：「一位老婦人從牆上走來，在叫：『李利！你在那兒呀？四處都把你找交了！回來吃飯了罷！』」……他問道：「那兒你的兒子？」……他答道：「是，是我可憐的兒子！」……我問：「她成了這個樣子已經好久了嗎？」……他答道：「他現在還活着，翻轉着已經半年了。……」

之福，他竟能好到這步田地！先前他簡直狂了一年，因在那瘋人院裏。他現在不惹動別人了，只是常常關心着各國底國王和皇帝。他本是很馴善的人，扶助過我生活，他也能寫，後來突然沉鬱起來，過了一次利害的驚症，竟重瘋了，他現在就是你眼前的這個樣子。先生，假如我還得向你訴疑時，——我聽斷了她的話道問道：「他說他從前有一陣子是很乖謬過來的，很好過過來的，那是甚麼意思呢？」——她帶種哀憐的微笑而叫道：「真是蠢人呵！他是在說他瘋了的那個時候呢，他常常在誇講呢。那是他囚在瘋人院裏的時候，他那時是完全失了知覺。」——這句話打中我的心坎，就好像一閃雷；我送了一些錢在她手中，慇懃地離開了他們。

我悄悄地向着坡市走，我問道：「那時你是幸福過來，那時你是好過過來，就好像水裏的一隻魚兒！」——天上的神明呵！你造下的人底運命，只是有理智未開以前，或者理智既失以後，總能諒顧的嗎？——可憐的人，你在傷心與精神錯亂中困苦着，我却是怎樣地羨慕你！你希望擺脫地出來替你女王採花——並且在這多天呀！——你悲傷着你尋不出一朵花來，你不願得你何故不能尋出。我呢！——我已全無希望地，全無目的地走了出來，又走回圖

去，同我來的時候一樣。——你誠懇，假使軍政府還了你的錢，你會成爲開機的一種人。好幸福的人兒，你是把你幸福底缺陷歸罪於地上的障礙！你不覺得！你不覺得你的不幸是在你迷亂了的心中，是在你破壞了的腦中，世間上一切的帝王都是替你無能爲力的。

病人向極遠的溫泉地方去旅行，顛轉把他的病症增添了，顛轉把他的餘生意見弄苦了，竟有能嘲笑這種病人的無情漢，我詛咒他死了罷！心境不安的人向聖地去巡禮，想藉以免除良心上的奇寶，解脫靈魂底煩惱，竟有能侮弄這種人的無情漢，我詛咒他死了罷！脚所踐踏的無徑之路，酸澀一步正是不安的靈魂之一滴醞釀，忍耐着旅行得一天，心中的困苦也就可以減輕得一點。——你們信口雌黃的鴉舌者喏！你們敢說這是一種迷妄嗎？——唉，迷妄！——上天的神明！你請看我的眼淚罷！你把我們人類造就得十分可憐，我們靠着你一些兒所符，一些兒補賴，你還要造出些同胞來替我們剝奪了去嗎？你兼而愛之的神明喏，我們信賴靈藥底草根，我們信賴葡萄底眼淚，在是信仰你；因爲你在包圍我們的萬彙之中，寄放有我們一刻不可缺少的辨教的靈力呀！天父！你認識我！天父！你從前豈獨過我全部的靈魂，你如今不眷顧我了！我同你喊叫！你別再不眷不顧了罷！你的沉默，我這搖搖着的靈魂實在不

能得辭。——失了望的兒子跑回家來，抱着他父親底頸子叫道：『父親！我又回來了！』會有這樣的人，這樣的父親還能够發怒的嗎？別發怒罷！你已苦我以羈旅，我要中輟我人生的行程！世間上四處都是一般，勞工之後必有報償和娛樂；但是於我有何用呢？只有你所在的地方，我纔能感受幸福，我在你面前，我甘苦均不辭。——你仁慈的天父，你要拒絕你這  
個兒子嗎？

十一月一日

威廉！我前函寫給你的那個人，那個幸福的不幸者，他是綠蒂父親底書記，他對於她有種愛情，全著着，隱覆着沒有表現，因為她父親解了他的職，他便瘋了。阿伯爾平平淡淡地把這段事實告訴我的時候，我的心中不知道昏亂到了那步田地，你在這些毫無眼淚的文詞上去洞察罷，或者你也會平平淡淡地讀過。

十二月四日

我央求你呀！——你聽罷，我再不能支持下去了！今天我坐在她旁邊——坐時，她在彈鋼琴，彈出種種的哀調，彈出一切的心事！一切！——一切！——不知道你以為是怎麼樣。



——她的眸子們在膝上弄個人兒、眼淚來到我眼裏來了。我底頭低下去，她的結婚戒指印入我眼底來。——我的眼淚流下來了。她突然彈出高雅的古調來，彈得太突如其來，於是有一種慰安的情緒，一種已往底回憶徹透我的魂髓，已往的那個時候。那時我聽過這種歌謠。我回憶到兩人間的幽昧的間隔，回憶到心中的憤懣，回憶到破滅了的希望，回憶到……我在房中走來走去：我的心胸壓得不能呼吸了。——我倉卒地向她走去，說道：「千萬，千萬請你停止了罷！」——她停止了，凝視着。——她帶着一種微笑，徹入我魂髓的微笑，說道：「維特，維特，你是病得太深沈了：連你喜歡聽的也不合你的意了。我請你回去！你回去安睡些兒罷！」——我離開她走了——神明呀，你在照顧我的悲哀，我的悲哀也要結局了呢。

十二月六日

她的姿態時常追隨着我！醒時睡時她都充滿着我的靈魂！此時我把眼睛閉了。在我這前額中，我的心眼之力凝集着，有她的一隻黑眼儼然存在。在此處存在！我不能表示給你。我又睜開眼睛，她也在這兒；好像一圓海洋，好像一個深淵，她在我的面前，我的身中，充滿了我額部的感官。

我已經回來了！——



## 編者致告讀者

我的朋友（維特）臨死前可注意的日期中，我本還想多得他親手的筆蹟以饋讀者，可惜我在此處不能把他的遺書用敘述體來間斷。

我利用了許多機會，去訪問深能知道他的事蹟的人，從他們的口中採集了種種詳細的消息；他的事蹟並不複雜，一般的傳說只不過稍稍有點出入罷了；所出入處只是關於當事者之心理狀態，因此各人底判斷也就不同。我們現在只好把我們苦心慘淡往復探訪所得的，如實地寫出；把逝者底遺書間插在這裏面，就是隻字片紙我們也要留心注意；並且只在一種單純的行爲之內，而這行爲底主人翁又是迥異尋常的人，我們要尋出他極枯蘗而真確的動機來，尤

為選擇難事，這書題雖曰遺書，名聲固已響遍來了。漸漸竟有了他全部的性靈。漸漸憤懣與不快的感觸在維特之心中植根愈深，又紛繁愈密，漸漸竟有了他全部的性靈。他精神虛弱和完全破產。一種內熱和急躁，把他所賦有的全部的力盡都消耗了；只生出極不

滿意的效果，除倦怠之外別無所貽，他更想從這種倦怠之中超脫出來。比他前此和種種的惡孽交戰時還要焦灼。他的焦心滅盡了他所殘餘的精神之力，滅盡了他活潑的精神，滅盡了他那利己的慾望，他成了一個憂鬱的人，愈加不幸，愈見肆情，他便愈見不幸了。就照阿伯爾底友人所說：他們以為維特是一個純潔穩慎的男兒，他分受着了人所懸念的一種幸福，而他想把這種幸福維持到底的行為，欠了檢點，他這好像每日把所有的財產蕩盡了的一樣，晚景來時，若受厄。他們說，阿伯爾也不會變過一刻兒性情，他從認識維特以來，愛他敬他的心永也不會變改。他愛綠蒂比甚麼還要愛，他以有她為榮，他想一切的人都尊敬她是極貞淑的女子。縱使他就想逃避這種嫌疑，縱使他在俄傾之中，別人就令無毫沾染，他也不想和他共享此可寶的所有時，我們也不能因此怪他。她們說，阿伯爾見維特在他女人房中時，他每每避開。但可不是因的嫌厭他的朋友，也不是出於嫉妒，只因爲他覺得，他在當前維特總有些不適。

綠蒂底父親病了，不能出房門，他遣他的馬車去迎接綠蒂。是一天晴朗的冬日，初雪霽霏，落滿了原野。維特第二晨早來訪綠蒂，想在阿伯爾來接之前，送她回家。澄明的天氣也

不能慰籍他的鬱積：一種沈悶的壓迫壓着他的精神，許多憂鬱的情緒纏繞着他。他的心懷，只除轉瞬憂思，沒有辨道的餘地。他常此呼息於不安之中，他人底行動也就愈使他猜疑，使他誤解。他以為他是把阿伯爾與綠蒂底伉儷之情破壞了，他因此自行苛責，其中也隱含有一種不滿意阿伯爾的心事；這次他的念頭也落到這種矛盾上來。「唉，唉！」他在向他自己說，「微微在含恨切齒，『我們的交情是親密和諧，萬事互相關照的，這麼一種說來綿延的志誠，但已久而生厭，無可無不可了。他對於一些無聊的事業不是比關心他可寶貴的夫人還要心切嗎？他覺得尊重他的幸福嗎？他曉得如分地尊重他的夫人嗎？他是她的丈夫，總而言之，他是她的丈夫。——這是我曉得的，就給我也得於他的甚麼一樣，我總覺得這樣作想，他還要叫我發瘋，他還要把我弄死。——他對於我的交情難道竟有些兒芥蒂嗎？我愛着綠蒂，他不以為有侵他的權利嗎？我關心着綠蒂，他不在隱隱非難嗎？我明白得很，我覺得他不喜歡見我，他願意我走；我不走他是不快活的。』」

他時時停住他匆忙的腳步，時時屹立着，好像要掉頭回去的樣子；但是他仍然不住地往前走，他想着這些事情又自言自語，腳不隱心地終久走到獵莊門首了。

他走進門，開開老人底狀態，又開開綠蒂；他覺得莊中稍稍有點變動。最長的一個男孩向他說，說是瓦爾海卒起了一種不幸的事件；一個農夫被人刺殺了。——這話對於他也沒有甚麼感應。——他走進房間去，看見綠蒂在極力勸阻她的父親，她父親要冒病出門，去檢查出這事件的原地，犯人還未查出；死者底屍首是今晨在一家門前發見的，說是：死者是一位寡婦底雇工，這位寡婦從前雇用過一個人，對於她家有些懷恨。

維特聽了這話，立地激昂起來。——他叫道：「有這樣的事情嗎？我要去，我一刻不能躊躇。」——他跑向瓦爾海卒去，他心中一切的記憶都是活鮮鮮的，他一點也不憂慮，他曉得做出這件事的人，這人他時常說過，這人是他所器重的。

屍首放在酒店前面，他要到那地點時，定要走菩提樹下經過，他到了他從前所愛遊的地點，他吃了一驚。從前隣近的孩子們常在那兒遊戲的門限，塗滿了一片鮮血。愛與忠誠是最美的人情，變成了暴力與所殺。昂藏的禿木，屹立而被霜，禮拜堂周圍的墳上日前蔥蘢着的蒨藥，業已脫落。雪覆了的墓碑，從樹縫裏現了出來。

他走近酒店的時候，全村底人都聚在那兒，突然起了一陣喊聲。遠遠望去時，看見一羣



武裝的漢子，其中有一人叫道：「兇手擒來了。維特向前一看，他立地就明白了。不錯！是那偉夫愛慕那寡婦的魔王，維特不久還遇着過他，見他默默懷恨，隱隱失望地在四處飄蕩的。」

維特跑到犯人跟前，叫道：「不幸的朋友！你怎做出這樣的事體來！」犯人默默地看看他，不做聲，隨後維特自若地答道：「我不許有人娶她，也不許她去嫁人。」——人衆把犯人攙進酒房裏，維特慍慍地走開了。

他受了這錫可驚可怖的感觸，一切的心事，完全受了動搖，他的悲傷，鬱抑，自暴自棄的情懷，一時碎亂了；一種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生出一種不可言喻的慾望，想去解救那位寡婦。他覺得他非常不幸，他覺得他雖然成了犯人，究竟是沒有罪過，他深信他這種主張，可以堂堂的說服他人。他只一心想替那漢子辯護，他强有力的辯詞已經要衝口而出了；她跑兩灘莊去，他在途中早禁不住吐出了他要在綠蒂父親面前所說的一席話。

他走進房裏時，看見阿伯爾已在那兒；他心裏不快了一下，立地又回復轉來，熱心地同法官（綠蒂之父）陳述出他的意見，法官搖了幾回頭，不怕維特縱說得非常熱心，非常激烈

非常真確。盡了替人辯護的能事，而法官終竟不爲所動，這倒是我們容易想到的事。法官禁止我們的朋友不許開腔，猛烈的反對他，斥責他，說他庇護殺人的罪犯，說他這樣的章法，是破壞了法律。國家既治安會全歸於漸滅；並且說明他自己處理這樣的事情，要負極其重大的責任；他只能照法律事情辦，絲毫不能苟且，不偏不倚，不爲非非，不爲惡惡，不爲不義，不爲不仁。

這裏維特還不肯罷休，只要法官開恩，假如有人把那漢子放走時，望他不要究理。法官也拒絕了他，連阿伯爾也插起嘴來，左袒於老人；維特不再開口了，法官向他說了好幾遍，說：『不能聽你的話！這位男子罪無可赦！』他聽了之後，抱着一種沒大的苦悶辭去。

這句語怎樣地傷了維特底心，我們在一張短箋上可以看出，這張短箋是在他的紙屑中尋得，確是在那一天所寫的。寫的是：『你是罪無可赦，你不幸的朋友喲！我曉得，我們終是罪無可赦。』

阿伯爾在法官面前關於犯人身上的話，尤爲傷害了維特底感情；他以爲其中有多少話機是向他自已發的，隨後他也思索再三，他犀利的心中也明知道他們兩人所說的話在理，但是要叫他承認，要叫他心服時，他覺得，他好像不能不排棄他自己內心中極深入的存

我們在牠的紙堆中也尋出一張紙箋，上面所寫的恐怕把他對於阿伯爾的關係表示得毫無遺逸：「不怕說了又說，說他（指阿伯爾）是好人，說他是親切，說了又有何補呢？我的五腑六臟都已攪亂了；我也不懂甚麼是道理了。」

暮景清和，夜露將降的時候，綠蒂與阿伯爾徒步回家。途中她屢屢左顧右盼，好像在深惜沒有維特同伴的光景。阿伯爾說到維特上來，他措斥他的不在理處；他可惜他那不幸的熱情，他願意把他疎遠了的好——「就是爲我們自己起見也當如是的。」他說了，「我求你，他又接着說下去，『我望你留心，把他對於你的行爲掉到別的一個方向去，使他不到我們家裏來走。世上的人在注目了，我聽着四處都在講閑話呢。』」綠蒂沒有做聲，阿伯爾好像洞察了她的心事：隨後閃着綠蒂時再也不說維特底短長，就是綠蒂說到他，他也不多言語，或者把話頭掉過別的事情上去。

維特想解救那位不幸人，終竟未能成功，他這場努力，要算是燈光將熄時最後一次的努力了；他因此意見沈入於悲痛，意見沈入於無爲；後來聽得犯人不自承招，有召他去坐證其

事的消息，他倒幾乎發瘋了狂來。

他一生中所遭逢的一切的不滿意，他在公使館時的尷尬，此外所有一切的失策，一切病痛，都來在他的心裏往來，他覺得他是因為有此種種關係他纔至於無爲，他覺得他一切的希望都已斷絕了，世上所有的一些日常生活的經紀，他也不能從事，到頭他感情也變了，思想也怪了，心性日激一日，他擾亂了他愛人底平和，他和她淒涼的交際又想永遠繼續；他漫無目的，漫無宗旨地濫用他的心力，只漸漸地達到一個悲哀的結果。

他如何情感，如何激昂，如何不息地驅馳努力，如何爲生活所困弊之處，有幾通遺書足以證明，我們要把來插在這裏。

十一月十二日

可愛的威廉，我現在的狀態，是一切不幸的人所必經歷的，就好像着了魔的一樣。每種有種東西苦我；不是憂慮，也不是慾望——是一種內部的不明其妙的狂亂，好像要碎裂我的心腦，窒扎我的喉頸！難過！難過！我竟跑向這冬季底可怖的夜景中去徘徊。

昨天晚上我不得不跑了出去。突然冰雪解凍；我聽見河水在泛濫，一切的溪流都在激漲。

，瓦爾梅半以下的可愛的山谷都被淹沒了！十一點過後我纔跑了出去。一片凄淒的奇景，從岩上流下來的湍流在月光之中旋洄，流過田地，牧場，牆垣和其他的一切，寬廣的山谷上下下成爲一片狂海，激湧在暴風狂嘯之中！月亮又現了出來，停在黑雲上面的時候，流水呈着慘淡森嚴的反光，滾滾地向我吼來；我戰慄了一回，我又熱中了一回。啊！我舉起兩手對着深淵屹立，我深深地向下呼吸，向下一呼吸，我沉沒在快與之中，要把我的痛苦，我的煩惱吹脫了下去！如橡那波濤一樣吹滾了下去！啊！——我的兩腳纔不能離起地面來，終結第二身的苦惱！——我的時針還是沒有停，我自己覺得，哦！威廉喲！我假如有暴風在手，并以衝破帽雲，把持洪水時，我誠願把我的生命拋去！唉！這種快樂，難道還能同那親熱中人共享一次嗎？

我傷心的朝下一看，看見了一個地點，暮天散步的時候，我和綠蒂在那兒的一株柳樹之下休息過的——那兒被水泛濫了，幾幾乎看不出柳樹來。威廉喲！我想道：她的牧場，那獵雞馬圍的地面，那兒的庭園現在是怎樣地遭着了水害喲！往日底陽光又照耀起來，如像一個病人夢見了六畜，牧場，和爵祿一樣。我立着，——我不贊毀我自己：因爲我有死的勇氣，

——我已經是死了也不曉得。——我現在坐在這兒就好像一位老女人，從牆上採集些木材。

挨門挨戶地討求麵包，想把她將死的，全無樂意的「存在」再延長一瞬時，再輕快一瞬時的

一樣。

十二月十四日

我的朋友，還成甚麼話！我連我自己都吃了一驚！我對於她的愛情，不是最神聖，最深，最如骨肉一般的愛情嗎？我的心中曾經存過一次有味天良的願望嗎？——我也不想賭咒！當前便有夢境存在！如此相矛盾的作用能夠歸之於不可知的神力的人，又會如何地信以為真的呢！昨天晚上，我說着也在發戰，我把她抱住在我的手中，緊緊地壓在我的腳上，我把無限的接吻覆着她切切私語的嘴唇：我的眼睛陷沒在陶然如醉的兩眼中！神明嘯！我現在滿心堅切地回想起這般的快樂來，我的心中還感覺着一種至高的幸福，我真正是該遭天罰麼？絲蒂！絲蒂！——我是萬事休了！我的感官錯亂；我失了思索力已經有八日了，我的眼中滿含着眼淚，我無論到甚麼地方都是不快活，我便無論在甚麼地方都是一樣了。我也不想寫甚麼，便也不奢求甚麼；假使那條路是好得些兒，我便走罷。



謝世的決心，就在這個時辰，這些狀態之下，在維特心中愈加堅決起來。這種觀念從他回到絲蒂亞前早是他最後的目的，最後的希望了；可是他內心自語，以為無謂乎着急，無謂乎速成，他願以最著的確信，至沉着的心決以踐此最終的一步。

他的懷疑，他的內心爭鬥可以從一張短箋上看出，這張短箋好像是寫給威廉的信，不會寫公，紙上沒有記明時日：

「她的面貌，她的運命，她對於我的同情，猶能從我燒盡了的腦髓中壓出最後的幾行眼淚。」

揭開帷幕，跨過去罷！除此而外別無他路！還在躊躇甚麼呢？因為沒人曉得那帷幕後的光景嗎？因為是一去不回嗎？我們的精神總愛懸揣我們不能確解的東西，以為那兒是渾沌和黑暗。」

十一月十四日

然後他愈同悲觀的想愈相即不離，他的決心也堅確而不移了，下面有封雙關兩意的信，是他寫給他朋友的，正是一個疑難。

十二月二十日

此不願書。

此不願書。

「我感謝你的厚愛，威廉，你竟把我的話作那麼解釋了。是，你說得不錯：那條路是好的時候，我就走罷。你叫我回到你那兒來，我倒不能完全同意：我至少總還想走條枉路，不過我望寒霜連降，得條好走的路來走。你要來帶我回去，我倒非常歡喜：不過只請你展期十四日，等我再寫一封信給你時你纔來罷。沒有成熟以前，總不宜收獲：這十個天的光陰是很要緊的。請你向我母親說：請她爲她的兒子祈禱，說我在求她恕罪，恕我貽了她種種的毀譽。我應該使她快樂的人，我纔使她悲傷，我真是命由前定了！請了，我至誠摯的好友！上天的恩波全在你頭上注瀉罷！請了！」

在這時候綠蒂底心事如何，她對於她的良人，對於她不幸的友人的意向又是怎樣，我們雖然知道她的性格，能够十分了解她，但是我們幾乎不能用言語來表示。這個，要有優美的女性的心腸纔能洞察她的心胸，纔能够和他共感。

不過關於這件事情倒是千真萬確的，她已決定心腸，想費盡種種方法來離開維特，但她又在躊躇的緣故，是出於她真誠的，親切的愛憐，因爲她知道那樣做維特所受的影響是如何深劇，甚至要想使他離開，在她幾幾乎不能辦到。但是她到這時候意見迫得不能不表示廢

肅的態度了；她的丈夫關於他們的事情完全不開口，她也是始終不和他說及，所以她愈覺不能離開維特來表現她對於她良人的心意。

就在十二月二十日維特把前面所插入的一封信寫了給他友人的那一天，——那天是聖誕節前的禮拜日——他到綠蒂家裏去，看見綠蒂是一個人。她在熱心地整飭一些玩具，是要送給她小姊妹們的聖誕禮物。他向她說，小孩子們必然是頂高興的了，那時候一把房門打開，看見點着蠟燭的，裝飾着糖食和蘋果的樹兒大家都會吃驚着，好像到了樂園一樣，綠蒂心中正在着難，只微微地帶着笑說道：「假如你是聽話時，我也要送些玩意兒給你呢：送些蠟燭，還要送些別的東西。」——他叫道：「你要叫我聽話」是甚麼意思呢？我要怎樣纔算聽話呢？我能够怎麼樣呢？綠蒂姑娘！」她說：「禮拜四便是聖誕節，那天晚上孩子們會來，我的父親也會來，各人都拿各人底禮物，那晚上請你也來罷。——但是在那天晚上以前你不要來！」——維特不做聲。——她又接着說：「維特，我們終久是要離別的；我央請你使我安心罷；我們終久不能夠，不能夠長久如是！」——維特把眼睛避開，在房中走來走去，從他的齒縫中漏出一句隱隱的不平嗚呼：「終久不能夠長久如是！」——綠蒂覺得他說的幾

句話有些忤撞了他，故意用些別的事情想轉迴他的心意，但是終竟沒有效果。——他叫道：

『綠蒂姑娘！我不，我不會再見你一面了！』——她答道：『維特！那有這樣的事呢？你會，你定會再見我呀；只是我們少見些罷！噯！你爲甚麼生成這樣的脾氣，立地就這般性急，

無論一遇着甚麼事情，你就立地生起氣來呢？』她去握着他的手，又接着說道：『我請你節制些兒罷呀，維特！以你的精神，你的學識，你的才能，你有甚麼不能如意的事情呢？你請

做個糾糾的丈夫！我這樣只使你傷心，不能使你滿意的人兒，你便棄絕了她罷！』——維特咬着牙關，悲切地望着她。她握着他的手。她說：『維特，你請把心氣放平靜些兒！你自己欺罔了你自己，甘心情願朝着破滅一方面走，你自己不覺得嗎？維特，你爲甚麼要我，

我的身子已經是屬了人的，你爲甚麼要我這樣的人呢？我怕，我怕，那終久是辦不到的事情罷，我這樣地惹得你喜歡我，我又不能爲你所有。』——他把手抽轉去了，不高興地，隱隱地望着她。——他叫道：『高明！高明極了！這怕是阿伯爾底意見罷？巧妙！真是巧妙！』

她答道：『這種意見是甚麼人都會有的呀。在這麼大的世界上，難道便沒有一個姑娘能夠誘你的心志的麼？你請忍耐着去找罷，我相信你是決定找得到的。我爲你設想，爲我們自

已設想，我好久便在担憂，你自己近來只是陷在這個陷院裏面呢，你請克服着自己罷！你請去旅行去，散淡一會心來！你請去找她，找一個能够值得受你的愛情的人，找着回來，我們大家再來享受真正的友誼底幸福罷！」——他冷笑了一下，說道：「這些話可以印成印版，廣佈給一切的家庭教師呢。親愛的綠蒂！你只讓我略停一會兒，便一切都可解決！」——

「維特，只是你在聖誕節以前總不要來呢！」——他想要答應，阿伯爾走進房來了。彼此道個冷淡的晚安，兩來不安地品着在房中走來走去。維特開首交談了幾句不要不緊的話，又不做聲了。阿伯爾也是一樣。阿伯爾問他女人替他做的某件事情，聽說是還沒有做好，他就說了她幾句。維特底耳中聽來覺得是冷酷。他想去，又不能夠走；躊躇到八點鐘，他的憤懣和

不快只是愈見加甚，直到要吃晚餐時，他纔拿起帽子和手杖來要走。阿伯爾留他再過一會，但是他聽來覺得只是隨便的套詞，冷冷淡淡地謝了一聲，走了。

他走回他的住所，從僕人手中把隻尙未點燃的燈火取過來，一人走進房裏痛哭，激昂地自己罵自己，匆匆地在房中走來走去，最後和着衣裳倒在床上，到十一點鐘的時候，他的僕人走進房來，問他脫不脫靴子，他把靴子脫了，教他的僕人第二早晨沒有呼喊時，不要進他



第二早晨，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寫了一封信給綠蒂，這封信在他死後還沒開封，我們在他抽屜裏找出，給綠蒂帶了去：這封信我要割裂地插在遺兒。要這樣他信中所寫的才能明白。

「綠蒂，我已決定心腸去死了。我寫這封信給你，沒有浪漫的誇張，平心靜氣地在我最後見你的第二早晨。你讀這封信的時候，冷冰冰的墳墓已經掩定了我這不安者，不幸者底墮硬了的屍骸，我一生中直到最後的一瞬間，除與你共談而外，不會領略過更大的甘樂。我過了一個可怕的穿夜啊！但是也是一個稱心的穿夜。這一夜堅固了我的決心，決定了我的死路！昨天同你分別了之後，我的精神非常奮張。好像一切的東西都來逼迫我的心坎，我在你身旁希望也沒有，快樂也沒有，有的存在冷淅淅地束縛着我——我剛能走進我的房門，我早不顧一切跪在地下。哦，天上的神明！你把最苦的眼淚，最後的飲料給我了！一千種的計劃，一千種的打算在我心中紛爭。我最後立起來，堅確地，完全地，得了這個最後的想念，便是：我去死了罷！——我睡了，今晨醒來還在夜氣清明的時候，這個念頭還是依然堅決，依然十



份激烈的在我心裏：我去死了罷！——這不是出於失望，這是出於我的自信，我要徹行到底，我要爲你犧牲。啊，綠蒂！我有甚麼隱藏的必要呢！我們三人中總有一人該死，死的就算是我罷！哦，我最親愛的人！在我這破碎了的心中有種來往着的念頭時常過動不住——我總想殺死你的良人！——殺死你！——殺死我自己！——就算殺死我自己罷！——假使你在晴夏底日暮登上山頂時，你請追憶起我來，追憶起我在生時是怎樣地常在那山谷中來往，更請望過禮拜堂底庭園看到我的坟墓來罷！我坟頭的深草在斜陽光中隨風搖擺呢！——我聞首寫這封信時，我的心境異常平穩：我寫到這兒來的時候，一切的景象活潑地現在我的周圍，我哭，我哭，我哭得來就像個小兒一樣。」

到十點鐘的時候，維特叫他的下人，他一面穿衣裳一面向他說，他要去旅行幾天，叫他  
把衣服清理好，把一切的東西包裹停當。他又叫他的下人，把四處的賬項還清，有些借出去  
的書籍教他去拿回，有些貧人，他平時給慣了些東西給他們的，教他預先把兩個月的月份給  
與他們。

他叫把祭事搬在房裏來，最後他騎馬到法官家裏去，法官不在家沒有遇着。他沈思默想

地在園中走去走來，已往的無數的傷心，在這最後的一次都好像一齊回憶起來，擁塞在他的心坎。

孩子們再不能使他安定了，他們追隨着他，在他身旁跳躍，向他說，明天，明後天，只隔得一天了，他們要往綠蒂姐姐家去拿聖誕禮物，又向他說些稀奇的事情，他們小小的想像力中所能想像得出的。——他大聲說道：『明天！明後天！只隔一天了！』——他十分誠懇地和他們接了吻，在他們身邊說了些悄悄話時，他想把他們離開。但是他們纔不肯輕易離開他，大的哥哥們說是寫了些好看的賀年帖，寫得非常之大！一封是寫給父親的，一封是寫給阿伯爾和綠蒂姐姐的，還有一封是寫給維特哥哥的；說是新年一老早便會寄到。這些話使維特感動了，他把些東西給了他們，跨上馬背，說等父親回來時替他致意，他滿含着眼淚騎起馬兒走了。

五點鐘的時候，他回到住所，命女僕在爐中生火，須得保到夜深不熄。他教下人把書箱和換洗衣服裝在行篋中，把衣服縫好。他隨後好像就寫出下面他給綠蒂最後的一封信底一節。『你等不到我！你以為我會聽你的話，要到聖誕節晚上纔能見你。哦，綠蒂！今天不見你

一面時，我便永不見面了！聖誕節晚上你會得到這封信在你的手裏；這封信必然會和着你的清淚戰顫。我想死，我決定要死！啊！我的心中真好過，我公然能够決心！」

綠蒂在那時候也陷到一種奇妙的狀況。她和維特最近交談了那一次之後，她覺得她若是離開了他，她心裏會如何地難過，他若是不能不離了她時，他也會如何的苦惱。

綠蒂無心之間向阿伯爾說出，維特在聖誕節之前不會再來，阿伯爾因為有公事要往鄰村底公署中去住宿一夜，便騎馬去了。

她現在一人孤坐，沒有弟妹們在她周圍；她便沈沈地想去，想到她種種的關係。她想她和她的良人永遠的結合，他的愛情和他的誠心她都知道，她要盡心竭力地服事他，一個穩健的女人把她一生的幸福建築在他平穩的性情，沈着的風度之上，好像是天所訂定的一樣，她覺得他會永遠是她的和弟妹們底扶持者。但是從別方面着想，維特是她極所寶重的人，自從第一次見面以來，他們兩人便十分美滿地情投意合，和他的交際既已久持，有許多相關的事實在她心中生出了個永難消滅的印象。但凡她所感覺，她所認為有趣的事情，她總是慎和維特傾談，他若一去時，覺得在她全部的心靈中會生出一個永世不能填滅的空隙，啊，假如

在一瞬間之內他能把他變成一位兄弟時，她會如何地幸福呢！——假如她能在她的女友中替他尋得出一位夫人，那他對於阿伯爾的關係，也可以完全恢復了！

她把她的女友挨次地想了一遍，覺得她們各人都有些缺點，沒有一個人可以配得上維特。

她把這些觀察想了又想之後，她在無心無意之間總深深覺得，把維特配她自己，纔是她深心中隱微的要求，但是她又向她自己說：她說是已經不能配他，已經不該配他了；她清醇的，窈窕的，平時是十分幽閑，易於排解的心情感受着一種悲傷底壓迫，她心中幸福底期望也頓然閉鎖了。她中心抑鬱，一層愁促的暗雲橫在的的眼上。

坐到六點半鐘時，她聽見維特上樓，立地辨出他的腳步，辨出他的問她的聲音。她的心兒跳躍，我們可以說這怕是在他來時纔激動的第一次。是在平時她或者拒絕了維特也在所不知，待她看見維特進來，她稍稍激亂着向他叫道「你破了約了！」——維特底答語是：「我不會約過甚麼。」——他說「你應得也要聽我要求纔是啦，我要求你的是爲我們兩人底平安的呢。」



響！滑溜！黃昏的夜亦靜寂：神！非的斯神爾派向誰去了！世界精神去了，世界去了！  
我相之詩  
馬耳他安東尼奧坐在蘇黎世新街的山上。雲霧與風亦如，雲霧不亦奔變入道運。

「傍晚的明星哟，你美麗地在西空閃光，你燦爛的頭兒從雲中舉起，莊嚴地從小山逍遙而上。你在這曠野之上看着何方？狂風住了；涓涓的溪聲自遠方而來；激浪在遠處的岩頭嬉戲；蚊蚋之聲嗡嗡遍野。美麗的光哟，你在看着何方？你只在微笑而逍遙；流波欣欣地環擁着你，浴沐你的雲鬢。靜謐的光輝哟，請去罷！我相之精神，你崇峻的靈輝哟，顯現來罷！

我相底靈光熊熊地顯現了。我看見我已故的友朋，他們聚會在羅拉平原上，如像生前！

「芬戈（我相之父）來了，如像一株潤濕的煙柱；部下的男士在他周圍，看哟！那些歌唱的歌者！白髮的烏爾林哟！糾糾的利諾哟！阿爾品，可親愛的歌者哟！和你幽怨的迷諾娜哟！我的朋友們哟，春風吹上山來，颯颯作聲的柔草成波，我們在惹爾馬山上，爭博過歌嘯感榮者，自從那盛會以還，你們怎這般變了！

迷諾娜天嬈而起，目波俯視，眼淚滿睛；濃重的髮絲在從山上吹來的風中流盪。——她



舉起了她優麗的歌聲時，勇士們底心中愈加淒楚；沙格爾底坟墓又現出，白衣的可爾瑪之幽宮又到他們眼中來了。可爾瑪一人在山上發出清音；沙格爾約定要來；但是夜已深了。聽可爾瑪底聲音罷，她一人在山上獨坐。

## 可爾瑪

已是夜深了！——我一人獨自，遺失在這暴風狂嘯的山上。風在連山中號咷。溪流從岩頭叫下。無茅屋替我遮雨，替我這遺失在暴風狂嘯的山上的人。

哦，月兒呀，你從雲頭出來罷！夜裏的明星，你顯現罷！把點光來照我，引我到那兒去罷！到我愛人打獵倦了睡着的地方，他的獵弓解放在他的身旁，他的獵犬們在他周圍嗅着。但是我定要獨坐在這溪流激漲的岩上。溪流與暴風在叫，我聽不着我愛人底聲音。

我的沙格爾在爲什麼躊躇呀？他忘了約麼？——他那兒是岩頭，是大樹，我這兒是暴流麼？你約了黃昏時定在這兒：啊！我的沙格爾迷向那兒去了！我要同你逃走，棄了父親！棄

了兄弟！棄了他們驕傲的！我們代代是舊仇，但是我與你不是讎仇，哦，沙格爾啲！

啊，風啲！你停一會兒罷！啊，溪流啲！你靜一會兒罷！使我的聲音響透山谷，使我的行人聽見！沙格爾叫你的是我呀！這兒是樹木，是岩頭！沙格爾啲！我的愛人啲！我在這兒；你爲甚麼躊躇着不來啲！

哦，月兒現了，流泉在谷中反射，岩頭暗淡地立在山上：但是我不見他在岩上，他的獵犬不先跑來報告他來。我一定要在這兒獨坐。

哦，那是誰？睡在那下面的野地上的。——我的愛人嗎？我的兄弟嗎？——哦，朋友，你們告訴我罷！他們不應。我是怎樣地心懸懸啲！——啊，他們是死了的！他們的寶劍染着了鮮血！哦，我的兄弟啲，我的兄弟啲！你爲甚麼把我的沙格爾刺了？哦，我的沙格爾啲！你爲甚麼把我的兄弟刺了？你們兩人都是我所深愛的！啊，你是山呼的一千人中之最美的；他是在戰陣上有名的，答應我罷！聽我的聲音罷，我的愛人們啲！啊——啊！他們沒有聲息！永遠沒有聲息！他們的胸膛如像地面一樣冰冷！

啊，從小山上的岩頭，從荒山上的峯頂，死者底精魂！向我對語罷，我是不怕的！——

你們是向那兒去了？我在那座連山底石穴纔能尋着你們？——我在風中聽不見一點兒微弱的聲音，我在山上的暴風中聽不見一點兒哀切的回應！

我坐在我悲痛之中，我流淚到天明。死者底友人們喲，請掘墓坑罷，但可要不忙掩閉，等到我來，我的生涯要如一夢消去；我怎肯留在世上喲！我要在這兒和我的友人同居，在這巖石的流畔。——一夜一到山上來時，風從野上來時，我的精魂要在風中起來，哀痛我友人之死。打獵的從他的獵房中聽見，怕聽我的聲音，又愛聽我的聲音；我哭我友人的聲音定然會甘美；他們都是我所深愛的。

哦，安爾曼底女兒，柔媚的紅顏，迷諾娜喲，那是你自己的哀歌。我們的眼淚爲可爾瑪流，我們的心中愈加凄楚。

烏爾林彈琴而起，調協了阿爾品底歌聲。——阿爾品底聲音可親愛，利諾的心靈像條火光。但是兩人都已睡在了幽宮之中，他們的聲音在惹爾瑪山中消了。在從先勇士們還未死前，烏爾林打獵回來。他聽見小山上有了歌聲競唱。歌之詞哀而婉，訴的是勇士中的領袖，木拉兒之戰死。他的精神如像芬戈底精神，他的劍如像阿時卡兒底劍。——但是他戰死了，他的

父親傷心。他妹子底眼睛充滿了眼淚，堂堂的木拉兒底妹妹，她在烏爾林歌之前退去了，如像西空的月兒，早知道風雨要來，把她美好的頭兒藏在雲裏。——我同烏爾林彈琴，和着傷心者底歌聲。

### 利諾

風雨過了，正午在此光明，雲彩分了，不定的太陽飛光照着小山。山中的流泉在谷中泛紅。流泉哟，你的幽吟美哉，可我所聽的聲音，比你更美。那是阿爾品底聲音，他在哀哭死人。他的白頭灼着，他的淚眼紅了。阿爾品，卓犖的歌者哟！爲甚麼一人獨自在那默默的山上？你爲甚麼傷心，如像林中的風號，如像還岸的波浪？

### 阿爾品

我的眼淚呀，利諾哟，是爲死人，我的聲音呀是爲墳中的居者。你纖纖地立在上，你

在這野上的兒子中最美！但是你要同木拉兒一樣戰死，悲哀者要在你墳上坐著。小山會把你忘了，你的弓要掛在堂中不張。

哦，木拉兒喲，你快比山上的野鹿，你猛如晚空的夜火，你怒如暴風，你的戰劍如像曠野上的流電，你的聲音可比雨後的林濤，可比遠山的雷叫。人多被你刺了，你的怒火把他們吞了。但是你從陣上回來，你的額部又那麼和藹！你的相貌可比暴風後的太陽，可比靜夜裏的月光，你的心平氣和，如像風收了後的大海。

如今你的住家隘窄！你的居處幽暗！你的墓長不過三步，哦，你喲！你從前是何等偉大！四個峇頂的墓碑是你唯一的紀念；一株脫葉樹，深草，在風中蕭颯，向獵者眼中指示英雄木拉兒之墓。你沒有哭你的母親，你沒有洒雪情淚的少女；生你的已經死了，莫格蘭底女兒已經逝了。

倚杖的人是誰喲？年老頭已白，淚盡眼成紅的是誰喲？那是你的父親，哦，木拉兒喲！你的父親除你而外沒有他兒！他聽過你在戰陣上的功勞，他聽過敵人底慘敗，他聽過木拉兒底榮名！啊！毫沒聽見他的傷信！哭罷，木拉兒底父親！哭罷！但是你的兒子聽不見你。死

者底睡眠已深，他的枕頭埋沒在了灰塵。他永不聽見人聲，也不聽候呼喚而醒。哦！何時能醒！有一早晨，來臨了，向長眠者呼喚。快醒！快醒！

安眠罷！入中的英雄啊；疆場上的開拓者啊！但是疆場永不會再見你了！暗鬱的森林永不會受你的「光明」輝耀了！你沒留一個兒子，但是詩歌中要永留你的姓名；木拉兒的英名要傳到千秋不壞！這果樹樹木下，阿明去歌聲夢境裏：從來，來！把逝世的英名，小部勇士們之悲聲高了，阿明之號能最高。他回記起他是逝了的死兒，木拉兒上響噓噓的格馬爾底侯爵，他坐在阿明之傍。他說：阿明啊！何故如此悲傷？有何可哭的原因在此！可以慰安人魂的唱歌不起了嗎？歌聲猶如海濤，從海止昇騰，更近上山澗，濕潤適合笑的筆花；但到太陽又高了時，海霧散了。朝剛，朝剛馬島上的領主啊！你為甚麼那樣傷心！

傷心！不錯呀！我是傷心！我傷心的緣故不淺。由木克木兒啊，你沒有死過兒子，也沒有死過如花的女兒；哥爾戈勇士在生，少女中的第一美人阿米拉他在。你家庭枝葉開花。哦，克木兒啊，但可是我阿明是本族中的孤兒一個。啊！島拉爾！你的寢床幽暗，你在墓中的睡眠正酣。——你幾時能唱起你的歌，唱起你幽婉的聲調，醒來嗎？收斂！收斂！歌啊，歌





沒人來救他的烏拉兒！中國軍隊安葬，他已毫無動靜……

她的聲音傳過了海來。阿林達，我的兒，跳下了山去，他很想地去找捕獲；他的箭在他腰側作聲，他手裏拿着他的弓，五隻灰黑色的獵犬圍繞着他。他在岸上看見了胆大的奔拉德，把他捉着，縛在樹之上；緊緊地拴着他的臂膀，被束縛着底嘆聲把海風充滿。

阿林達漕着小船，要去把烏拉渡回。阿馬兒憤怒而來，放了一隻灰色的雕翎羽箭，箭鏃了，箭穿進了你的心，啊，阿林達兒騎上騙子奔拉德不死，你代他死了，船到岩下，他倒下去死了，你哥哥底血液流在你的腳下；你是怎樣地傷心騎，啊，烏拉女兒，即是竟此時而海浪把小舟打破了。阿馬兒跳下了海中去，去救他的烏拉或是去死。一陣疾風從山上吹入浪濤；他沉了，不再起來了。

我只在被風吹海打的岩上聽着我女兒底哀號。她的聲音高，她叫了多少；可但是她的父親不能救她。我在海上立了通夜，我看見她在朦朧的月光裏，我聽見他叫了通夜；風聲高，尖雨向山邊亂打。她的聲音微了，在天還未明以前；她死去了，如像夜來風雨死在草與岩間。她抱着傷心死了，留下我阿明孤人獨自！我戰陣上的健兒死了，我女兒中的天驕死了。

山上的暴風來時，北海底濤濤翻騰時，我坐在瀟瀟的岸上，望着那可怕的岩頭。在月兒西沉時，我常時看見我地安底精靈，半明半昧地，哀切而和隱地，同路而昇落。風聲高，雨不消幾歇。我常時立了面衣，我常時披了披風，我常時戴了頭巾，我常時戴了風帽。

雲子淚痕是從綠帶眼中透出，把她壓縮着的心胸應解，維持底歌聲停頓了。他拋去詩稿，感動非常深闊。他們在這古人的運命之中感覺着他們自身的不幸。他們共同感覺着，眼淚流滿了一。難得底唱聲和韻聲在隱隱底腕上撲撲，她不禁戰慄起來。她想離開，但是哀痛和同情如像雲帶一樣纏得她如迷如醉。她吸了一次，回復起心神來，撥动着讀他再讀下去，她的語聲完全是出自大自然的這樣。難得底撥動她的心兒好像要破裂的一瞬間。她把詩稿拿起來，又斷斷續續地讀着。深潭底聲音，深潭底聲音，深潭底聲音，深潭底聲音。春風吹，你為甚麼把我叫醒？你在睡人，你在說道：「我用天淚潤人！」但是我的哀時已近，狂風將到，吹打我的枝葉飄零！明朝有位行人，他是見過我當年時分，他會來，會來；他的眼兒會在這野原中四處把我找尋，我可已是無蹤無影……」

這詩辭底魄力完全壓倒了不幸的維特。他失望到了極點，投身跪在綠蒂面前，緊握着她的兩手，把來壓着自己的眼睛，抵觸自己的頭額，她的中心好像突然預感着他將有自殺的行動一樣。她的官感混亂了。她緊緊壓着他的手，把身子靠近他的胸部，傷心着俯身就他，兩人灼熱的頰部互相挨接。世界已消滅了。他伸手挽着她，把她緊擁在胸上，把無數狂烈的優人吻掩覆她顫顫着，吃格着，的嘴唇。——「維特！」她用一種窒息着的聲音叫出，一面把身子攔開，一面又叫：「維特！」——無力的手兒把維特底胸部格開了她的胸部；——「維特！」她莊重地又叫了一聲，極令人肅然生感。——維特沒有抵抗，讓她離開了懷抱，失神地伏在她的面前。她凜然離脫，心中淆亂得異常不安，淚額在愛與怒之間，說道：「這算是最後一次了，維特！你永不要再見我了。」——「我——誓愛憐橫溢的眼光在不幸者身上穆穆地垂落，室裏去，隨手把門掩了。維特伸手去挽她，但是沒有挽留得着。他倒在地上，把頭靠着壁，就在這種姿勢之下，他昏迷了三十分鐘。一直聽到有種響響他纔回復了元神。女僕走來，想準備晚餐底桌面了。他在房中走來走去，女僕去後，他走到院家門前，低聲叫道：「綠蒂！」

「綠蒂！你只再說一句話！說句請了罷！」——她沒有做聲。他等着，又央求，又等着；她終不做聲，他纔撇開了身子，叫道：「訣別了！綠蒂！永遠訣別了！」

他走到市門。守夜的早認識得他，沒有盤詰讓他過去了。那夜雨雪交加，他到十一點鐘纔走回去扣門。維特進門的時候，他的下人看見他已經把帽子遺失了。他甚麼話也不肯說，聽下人把衣裳給他脫了；衣裳全部都已透。後來人在一座懸岩上尋得他的帽子，人都解不了他那套黑暗的雨衣，倒以不遭頭跌，竟能爬上岩頭。

第二晨早他的下人應命把咖啡送去的時候，看見他在寫信。他躺臥在牀上，睡了好久。第二晨早他的下人應命把咖啡送去的時候，看見他在寫信。他

被寫着下面給綠蒂的一封信：

「綠蒂！——你原一封信見着兩週音頻出、一面說真字、

「在這最後一次，真的在這最後一次我睜開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們，啊！不會再見太陽了；一個昏聩的白晝掩蔽着他們。」自然！啊！你在可憐你的兒子，你的友朋，你的愛人，他的死期已近了。綠蒂啊！我的心中殊覺無言可喻，最相近的就像是朦朧的夢寐，我已向我自己說：「這是最後的早晨了。」最後！綠蒂啊！我不曉得「最後！」這句話是甚麼意義。我今天不是還有全身底力量立在這兒？我明朝却是直挺橫陳，長在土中安寢了，啊

，死！死是甚麼呢？我們說到死，總覺得是在做夢。看見過許多人死；但是我們人類終是受了限制，不知自己的生前，亦不知自身的死後。現在是該我死，該你死了！該你死，哦，愛人哪！只是一瞬間底分離，暫別！——庸或是永遠罷？——不是，綠蒂！不是！——我怎能絕滅？你也能夠絕滅嗎？不錯，我們兩人都不會絕滅？——絕滅！——這是甚麼意思呢？這又是一個空空洞洞的文字！只是一個空響！我的心中一些兒實感也沒有！——死了，綠蒂！掩閉在一抔冷土之中，那麼狹隘，那麼幽暗地！——我有一個女友，我孤寂的年青時分會傾心於她；她死了，我送她上山，立在窅穴之旁，看見她的棺木入土，麻繩從棺底拖出，又捲上了，第一聲的浮土投在棺上，忡忡的棺木回發一聲鈍響，響聲愈見鈍了，愈見鈍了，棺木終久掩閉了！——我倒在這旁——我的深心緊促，動搖，憂惶，破裂；但是到我被葬時，我的深心必定無此感觸。——啊啊！死！坟墓！我不了解這些文字底意義！

啊，請恕我罷！恕我罷！恕我昨天！昨天算是我生涯中之最後一瞬了。哦，天使！你在愛我！你在愛我！我知道了你在愛我的歡感纔第一次纔第一次在我深心深心中無礙無窮地徹底通明了！我的浮上，從你口中流出的天火還在燃燒；新鮮的，溫暖的歡樂還在我的心中



，想我罷！想我罷！

啊，我在第一次滿心滿意地見了你，在第一次和你握手的時候，我早知道你在愛我了。但是到我又走了之後，到我看見阿伯爾在你身旁之時，我又焦灼着疑惑起來。

你還記得那晚不快的夜會上，你不能向我說一句話，你不知和我握一次手，你只送了給我的那朵花兒麼？哦！我那晚在那花前跪了半夜，她把你的愛情封進了我的心坎了。但是，啊，這種印象一瞬就過了，就好像信神者心中，他所沐浴着的靈驗巍峨的神恩之感激漸漸消逝了的一樣。

一切都是空花，但是我昨天在你嘴唇上所領受着的，在我心中所感覺着的，那種懣懣着的生命沒有永恆的存在會能把牠消滅；她在愛我！我這手腕擁抱過她，我這嘴唇在她嘴唇上顫動過，我這嘴兒在她的嘴兒上吃格過來！她是我的心肝！我，綠蒂哟！你是我的心肝！你永远是我的心肝哟！

阿伯爾就算是你的良人，又有甚麼呢？良人！在這個世間上或者是——並且在這個世間上，我敢愛你，我敢從他的手中把你奪來，或者是種罪惡罷？罪惡！好，我就甘受實罰；我

在美滿的天樂之中把這種罪惡領略了，我把生底靈氣和氣力吸入我心中來了。你從此是我的  
人！我的人，哦，綠蒂呀！我先去了！去見我的天父，去見你的天父！我要向他告哀，他要  
慰撫我，等你來時，我纔飛到你的面前，擁抱着你，在一無限之前，在永恆的擁抱之中我  
與你永在。

我不是在做夢，我不是在發狂。墳墓已近，我心境愈見清明。我們會永在！我們會再見  
！再見你的母親！我見了她，我尋着她時，啊！我要在她面前訴說我全部的心事！你的母親  
，她是你的影片呀！」

到十一點鐘的時候維特問他的下人，問阿伯爾回去沒有？下人答道回去了，他看見他騎  
馬走過。隨後他就寫了一通短札，那內容是：

『我要去旅行，你肯把你的手槍借給我麼？我就此向你告別！』

那晚上綠蒂也幾乎通夜不能成眠，她所擔憂的事情，終竟實現了，並且實現得出乎意料

和恐怖之外。她往常十分清白十分平靜的血流如今沸騰起來了；無限的感慨擾亂了她弱小的寸心。那是由於維特底擁抱，在她心中所感受着的情炎？還是由於他的暴行在她心中所生出的怒火？抑或是她在把她的現狀和往日無拘無束的自由清白之身，無憂無慮的自行信仰之念相比較，因而發生出的一種憤懣？她怎能對得她的良人呢？那場情境，應該訴諸良人，但是又不便訴出，她怎能向她良人告白呢？他們夫婦之間久已互相緘默不言，她難道該先去開口，使她的良人於不意之間發覺這種秘密？說到維特要來拜訪的消息，她已經怕他不快，更何況這麼一幕出乎意外的收場！她還能够望她的良人能用公平的眼光看照，完全不存些兒偏心地聽取嗎？她能够希望他能洞察她的心胸？並且她平時立在她良人之前如像一片水晶一樣瑩徹無隱，她的種種感情沒一次會向他祕密過的，她現在還能够掩飾嗎？種種疑悶層層地使她憂心，使她惶惑：她的念頭又時時刻刻轉到維特身上，維特爲她犧牲了，維特她是不館棄置，可惜她又不能不棄置，維特一失掉了她時，便會一無所有。

在他們夫婦間蟠集着的，關於她身上的糾葛，她在那一俄頃間所未能言明的，如今是十分堅牢了！如此通達溫良的人們因爲一些兒的意見隱忍難言遂至互相緘默，各以所慮爲是而

以他人爲非，這種關係愈結愈深，便是千鈞一髮的危機臨頭而其緒終至牢不可解。假使能得  
有種親賴心早使他們夫婦更相密切，愛情和憐惜在他們心中交互活動能使他們互相披瀝時，  
那我們的友人或者還過了救解。

並且還有一種特殊的事態在外。維特，他是早想棄世的人，我們在他的信札之中可以看  
出，他是絲毫不曾隱諱。阿伯爾時常和他論爭，便是綠蒂和她的良人也每談及。阿伯爾是極  
端反對自殺的人，他時反其平常之性格竟至出於感情作用，以爲自殺行爲底究竟頗有可疑  
的原因存在，他還加以多少的嘲諷，對着綠蒂說他不信此事。這些話在綠蒂想到這種慘淡的  
光景來時，在一方面雖足以使她安心；但是在別一方面她又覺得受了這些話底妨礙，使她不  
能把她在這一瞬間所苦悶着的憂慮，告訴給她良人。

阿伯爾回來了，綠蒂張惶走去迎他，他不大高興，他的公事沒有辦妥，隣村底執事是位  
頭梗褊狹的人。濘泥的道路也使他敗了興趣。

他問道：「家中沒有出過甚麼事情嗎？」綠蒂倉卒地答道：「維特昨晚上來過。」他又  
問有無信件，他所得的答話是，有幾封信和郵包放在他房裏。他走進去了，綠蒂一個人望着

。看見她所愛敬的良人，心中又起了一種新的感印。想到他的沈寂，他的愛情，他的親切，來，她的心氣也漸漸平靜了：她覺得有一種暗暗的引力，引她跟了他去，她如像平常一樣，把她的活潑拿進她房中去散。她看見他在開郵包，在讀信札。有幾封好像含了些頂不快意的事情。她閱了幾句，他簡簡單單地回答了，又在書案上書寫。

他們就此坐了一點鐘的光景，綠蒂底心中愈見抑鬱起來。她覺得維特使她的良人是非常快樂的時候，她要掩蓋她心上的事情，已經是極壞的境遇；她便傷起心來，她愈想隱藏，愈在暗盒酸淚，她的傷心愈加激楚。

維特遺來的小童現前時，更使她非常狼狽；小童把短札遞給阿伯爾，阿伯爾讀了之後，回向他女人說：『把手鎗交給他罷？』他又向着來人說：『我祝他旅路平安。』……聽了這句話時，好像晴空一個霹靂，她踉蹌着站立起來，昏朦朦地不知所為。她徐徐走向壁前，把手鎗取下，拂去了灰塵，又在遷疑不決，假使阿伯爾沒有回頭怪看她一眼催促了她時，她必定還要躊躇許久。她把那兇器遞給了小童，不能說出一句話來，等那童子走回去之後，她把活路收好，回到她自己的房中，心中的憤激真是無言可喻。她頓感着一切不幸的先兆。有

轉轉地走，跪在魏良人面前，把昨夜所發生的事，把她的罪過，把她的預感，和盤向他表白；但是

她又覺得要懇求她的良人，跪在魏良人面前，懇求她，終於是不能達到。你發瘋了，一位好女人因

為這些事情走來，想要走了；十又滑着吃了午餐，魏良人則對她微笑，她則若無其事。

小軍拿着手槍走開，維特聽着手槍是綠蒂親手交的，他驚喜過望的收領了，他叫把麵包和葡萄酒拿來，叫小軍去吃飯去，他坐下去提起筆來。

魏良人一手槍是你親手交的，你親手把那灰塵擲了，我拿着接了多少次教吻，因為是你經手過

的東西呀！天使呀，你方便了我的決心！綠蒂呀！我是想從你手中受死的人，如今你把這武

器交我，啊！我就受領了。啊，我盤問過了我的小童。他說你交手槍的時候，你在發戰，你

沒有說句祝福的話！——痛哉！痛哉！沒有一句祝福的話！——你在這一瞬間，使我與你永

遠連結的這一瞬間，你纔把你的心兒為我閉了嗎？綠蒂，這個感銘便幾千年也不能消滅！我

與不相識，我如此熱愛你的人，你會厭惡他。

最後他命軍僕把一切的東西完全包裹，扯碎許多紙箋，走出去償還了幾多錢債。他又翻

來，以看暴雨走出門去，走到已故伯爵M氏底園中，又遠遠地在四處盤旋了一回，到傍晚時



纔走回來，又寫。

「威廉，我在最後一次去看了原野，去看了山林，去看了天字來。長別了，威廉！親愛的母親呀，你請恕我！威廉，你請安慰我的母親！我祝禱你們平安！我的事情已經萬事停當。長別了！我們在天國中再見。」

「阿伯爾，我久已對你不着，你容恕了我罷。我把你家中的平和擾亂了，我使得你們夫婦不睡。請了！我不再擾亂你們了。啊！我願我這一死，你們可以得享幸福！阿伯爾呀！你使那天仙之人幸福罷！我禱求上帝庇祐惠永遠把你照臨！」

他在晚上還收檢了許多紙帙，扯碎許多，又投入爐中，封了幾個小包送交威廉，其中是短章和隨感。我也看過了幾種；十點鐘的時候，他命人把爐火添上，拿了一瓶葡萄酒來之後，叫他的下人去睡，他下人底房間是遠隔在家人底睡房之後，因為他主人吩咐，明早六點鐘因驛站底馬車就要來，他便和衣而睡，以便早起。



度般的信徒們同葬。我則願意像聖把我葬在路旁或幽僻的山溝中，使得祭司和利未人走過我墓時替我祝福，撒馬利亞人向我嘗一珠眼淚。中的真聖士百兩料苦果，五瓶酒飲用。

——出絲蒂喇！我現在舉起這可怕的酒杯，我要把其中的死之狂醜食盡，我不長縮！是你給我的酒杯，我不離開。休矣！休矣！我生涯中一切的心願和希望都已成空了！此冷靜地，如此聲殺地，叩這死之鏡門！我永不眠，只與那同來者來下地！

——絲蒂喇！我願能分受我為你而死，為你犧牲的辛福！你假如能再恢復你生活底平穩，樂，我願死如歸，我願就死如歸。但是，阿爾非能够替他流血，而心死之後能與朋友以百倍之新造的，估冷來不過這三人耳！——出門領，那雙雙向意。與甘當貝那，心裏懸。——絲蒂喇！我願意穿著這件裝入土；這是你撈過的中你惡化過的，我世會因你父親請求過了，我的靈魂現在棺材上飄着了，不再收我的衣包，我爹一次在你小童中得見你時，你塞頸上掛過的，這紐淺紅色的絲線。——哦，小姊妹！你請多多接吻他們，與他們訴述我這不幸者底運命罷！唉，可親愛的小弟妹們！他們聚在你的周圍！我從第一次見面，我就不能忘記你！我是怎樣地懸念在你身上的喲！——這紐絲線當得殉罪於我。在我的生日你送給我的呀

「我不知道結弄了多少回數！——啊！我當時不知道我竟會到這步田地！——你請安心，我求求你，你請安心罷；——」

彈丸已經裝上了，——在打十二點鐘！就此了罷！——綠蒂！綠蒂！本別了！本別了！

憐愛的人看見火光一閃，又聽見放槍之聲。但是隨後便沒有聲音，也就不再留神了。第二晨早下人乘燭進來。看見他的主人倒在地上，看見手槍和血。他喊叫，他拖起他，沒有回答，只是喉嚨裏還在吼嚷。下人跑去尋醫，跑去找阿伯爾。綠蒂聽見門鈴聲，她全身發戰。她把她良人叫醒，兩人起了床；下人帶息着吃淋着報說了凶耗，綠蒂立地昏倒在阿伯爾之前。

大夫來時，看見倒在地上的維特已經沒救了；脈還在跳，四肢通已麻痺。彈丸從左眼上部貫入腦中；腦漿已打出了。人在腕脈上放血，血流了出來，他還接着在呼吸。

椅輪也有血，可以見得他是坐在書案旁邊自殺的，倒在地，在椅子周圍轉轉苦悶過來。他是對着窗子仰睡在地上的，衣服未脫，長靴，青色燕尾服，黃色的背心。

同舍，隣里，市鎮，全都驚動了，阿伯爾走了來，人已經把維特移在床上，把繃繃包裹了；他的面孔已經像死人一樣，他的手足全然不動。肺音還在嚙吼，時而弱，時而強；只在他斷氣。

昨夜葡萄酒只是飲了一杯。奔采利亞各鑿提一書展開差擺在桌上。

阿伯爾底驚心，綠蒂的哀痛，我們可以無庸多說。

老法官卻耗跑來，流着極熱誠的眼淚接吻了將死的維特。他的大的兩個兒子立地跟着他跑來了。他們跪在床前極其惶痛，他們接吻了他的手，接吻了他的嘴，大的一位，維特平時最愛他，他吻着維特底嘴唇始終不放，直至維特斷了氣，人纔把他抱開了。他在正午十二時斷氣。法官當場籌措一切，諸事因得停安。夜半十一時葬維特於其所選擇之處。老法官塗葬，諸兒亦送葬。阿伯爾不能來。因為怕綠蒂有生命底危險。人夫荷棺，沒用一僱徒伴葬。

(終)

註釋

第一篇

五月四日

可憐那洛諾麗 (Leonora) —— 歌德遊學市堡 (Strassburg) 時，在法人某舞蹈師家出入，

其家有二女：長曰路青德 (Luinda)，次曰奔米利亞 (Bettie)，姊妹二人均愛歌德，而妹已

字人，尤為歌德所眷。路青德占其戀慕之不能助，因而生病，竊怨歌德。奔米利亞私訴其姊

之怨意，勸歌德他適，臨行逼他二人正相接吻，路青德突來罵置其妹而強吻歌德曰：『我之

後親此囑者，永遠不幸！歌德受此詛咒驚而逃去。洛諾麗即此路青德之變名。

五月十二日

人魚梅露心 (Mausue) —— 法國傳說偵衛魯西良 (Lusignan) 遇一女子於泉之畔，



名權露心。求婚。女約凡每禮拜五日必私浴一次，不許被人窺瞻。伯爵許之。至禮拜五日，彼約而曬其浴，女之下身乃為魚形。

古代的王座——請參看舊約創世紀第二十四章全文。茲摘錄其數節如下：利百加 (Re-

bekah) 肩頭上帶着水瓶出來，利百加是彼士利 (Bethuel) 所生的，彼士利是亞伯拉罕 (Abraham) 兄弟拿鶴 (Nahor) 妻子密迦 (Milcah) 的兒子。那女子容貌極其俊美，還是處女，也未曾有人親近過她：她下到井旁打滿了瓶又上來。

五月十三日

荷獄——紀元前十二世紀 (三千餘年前) 希臘詩人。此處所指為其敘事詩「奧德賽」(Odyssee)

五月十七日

伯安 Abba Charles Barreau (1713—80)——法國之美學家。

舞特 Antony Wood (1632—95)——英國牛津之考古學家。

羅鄒勒 Roger du Plessis (1770—?)——法國關於繪畫之研究者。

漢克曼 Johana Jerchler Winckelmann (1717—68) —— 德國考古學家兼藝術批評家。

蘇特爾 Johann Georg Sulzer (1720—76) —— 瑞士哲學家，有 Allgemeine Theorie der

schönen Künste (美術原理總論) 一書，此處所指即此。

海龍 Christian Gottlob Heine (1729—1812) —— 德國古典研究家。對瑞士的宗教歷史

侯爵底司法官此指 Heinrich Adam Buff氏。以一七二一年生於維刺勒 (Wetzlar)。其

長女實名為加羅林 (Karoline Wilhelme Marine) 死於一七五一年六月九日。此小說中之女

主人公夏綠蒂，實其次女 Charlotte Sophia。生於一七五三歲二月十三日。

六月十六日

密司兒尼 (Miss Jenny) —— 一七六六年霍默士 J.T. Hermes (1738—1821) 所作小說密

司兒尼米爾克德 (Die Geschichte der Miss Jenny Milke) 之女主人公。

某氏做的威克匪德之牧師 The Vicar of Wakefield —— 英國文豪戈德斯密 Oliver Gold,

smith (1728—1794) 之傑作小說。

一個大的 8 字 —— 英國舞之一種形式。

Beacon (1751—1801) —— 英國詩人，與羅倫同類

克羅普徐安克 Corilla Friedrich Kloppstock (1724—1803) —— 德國詩人，與歌德同時

而先於歌德，歌德幼年頗受其影響。詩多宗教情緒。「壯麗的頌歌」殆指春祭頌 (Die Fru-

Mingel. 1759) 一詩，全譯如左，以備考證。Geistig —— 英國文學史家稱讚 Goethe's Geistig.

在那全宇宙底海洋中) —— 一丁六八平音調十一丁一 Heumar (1839—1897) 所譯小鏡書

春祭頌歌 (Geschichte der Meier Janus Milke) 又文主人公。

我不想奔騰而去，翱翔而去，

主人，那兒最初的創造，光之子們底歡聲，共光之子們指點權而實。

在新壽，在深深新壽，沒入歡愉三味 (Taste) 酒第一丁五一平六段式日。曲小推中之文

美與道同為有地帶 (Hilfliche Verman Guntel)。第一丁一一平坐從謝爾德 (Kaiser)。其

我只憑繞繞着那汲壘上的水珠，(一) 西首噴壘或消息之理如精粹。汲壘上的水珠亦即是

美與道同為有地帶 (Hilfliche Verman Guntel) 一書，辰之聲。也也。

只想環繞着大地翱翔，祈禱 (1720—1790) —— 歌士百學案。其 (Allgemeines Lieders Buch)

集說！聖哉！汲壘上的水珠 (Hilfliche Verman Guntel) —— 於國英古學案魚龍律律也。

也獲得「全能者」底手中送出。

「全能者」手中

從「全能者」手中

湧出了更大的水塊，

激起了光濤，成就了北斗，

水珠噴射，你是從「全能者」手中送出！

一股光濤從那兒濺起，太陽從那兒產生，

猛如從巔峯奔下的瀑布，

帶着雷霆之聲，

水珠噴射，你是從「全能者」手中送出！

水珠是誰？再是誰？

誰在水球上居住在，居住過！我又是誰？

聖哉造物者喲！比滾着的地球更大，

比從光中匯流出的七星更明！

但是你，春之昆蟲喲，

你在我身旁炫耀金碧

你怕不是永生罷，

啊，你怕不是不朽靈！

我要出去祈禱，

我在哭嗎？請把這，把這

眼淚兒酒向有濕，

哦，像是有淚！

你會把一柄莊寶轉我嗎？

噢，你會引導我通過那「死」的巖谷！

我那時會知道，

黃金蟲兒有無一個靈魂？

你若只是個着彩色的塵土，

你「五月之子」喃，（即黃金蟲，德名 *Maifeifer*，古語爲「五月之甲蟲」，故稱爲「

五月之子」）

那嗎，你又要成爲飛塵，

或者成爲蟲臂鼠肝在任那真實的旨意！

我的眼兒呀，你從新又

洒出了歡愉之淚！



我的琴兒呀，

你讚美我主罷！

我的聖明又顯化了，

又把那罪被驅上了：我在歌頌我主，（椰子糖我豈能識度誠，忍耐，和平，勝利等等之

象徵。）

我立在指兒。環繞着我的

一切都是「全能」，都是「不可思議」。

我小心認真地仰着天。

因為你，

你無名者啊，

你那地門了！

……

微風的，做在我們周圍吹着，

把柔和的涼意吹上我的灼熱，

你不可思議的微風，

你是我去，無名者，送來的！

但是你會要沈靜了會要斷息了。

朝陽會如葵了；

雲灑上河；

無涯者會顯現來了！

此刻風在飛，風在叫，風在相談。（此下彼暴風雨雷電之光景與本書生關係之處在此下

數節。）

森林招搖，河流激漲了！

顯現萬物者在顯現，

然哉，顯現的是你，你無窮者喲！

森林空傾瀉，河流在遁逃，

而我不會撲倒的嗎？

主喲，主喲，大慈大悲的上帝喲！

你是我的親近者，可憐我罷！

主喲，因為黑夜暈了你，

你在發怒嗎？

黑夜是地上的天意，

天父喲，你不要發怒罷！

黑夜遂清涼潮來，

滿解已熟的麥禾，

消解欣欣向榮的葡萄，

天父嘯，你不要發怒罷！

在你之前的一切都是沈靜，你親近者嘯！

環繞着你的一切都是沈靜。

就是這金衣的蟲兒也在注意。

他怕是無靈現的罷？他怕是不死的罷？

啊，主呀，我願畢生讚你！

你顯示得愈加威嚴，

「夜」在你的周圍也愈加濃厚  
愈多天惠！

看見了親近者的表示，那電光麼？

聽見了耶和華的雷聲麼？

聽見了麼？聽見了麼？

聽見了我主震動着的雷聲麼？

主喲，主喲，上帝喲，

大慈大悲的！

你的聖名

求受昭告，永受讚美！

聽見了那狂風麼？那傳佈雷聲的，

他在號叫，他在森林中。起了怒濤而奔瀉。滾滾而來。

他又沉默了。

徐徐逍遙着的黑雲喲！

你又看見了那飄近者的表示，那飛着的電光麼？

你又聽見了那雲中高處我主的雷聲麼？

他在叫道：「耶和華喲！耶和華喲！」

擊破了的森林在飄塵霧呀，

但是我們的茅廬不破。

我們的天安禁止了

牠的破壞者，



不許擊破我們的茅廬。

啊，霧罩着了，霧罩着了。

天地之間充滿了惠雨。

現在呀，大地儘可甦生了，

充滿了天惠的蒼蒼淨無纖雲了。

看哪，耶和華不再從暴風中來；

耶和華在從靜謐的，

柔和的芳草中來，

耶和華之下穹窿着平勻的長虹霓！

六月二十一日

培尼羅音 (Benard) —— 培尼羅音乃義諦索奔司之妻。夫不在時，多人來求婚，誰以

有衣當縫在，縫就後始得再婚。日縫其舅氏之死衣，夜則抽其繭線，衣不能成，一直牽延到  
我著素奔司之歸家。（見荷歐我譯會中。）

六月二十九日

大夫——原文為 Medicus（藥師），乃拉丁語，不用德文之 Arzt 面故用拉丁語之 Medicus，  
，蓋含有嘲笑之意。故此譯作大夫。

人類之教訓者——指耶穌。馬太福音第十九章耶穌指一小孩向門徒們說：「除非你們是  
回轉，變成這樣個小孩子時，你們是不能進得天國。凡為能卑己自牧如像這小孩子的人，  
這人在天國中便是最大者。」

你的兒子——指耶穌。

七月六日

瑪亮尼（Marianne）——綠蒂之女友。

瑪爾心（Malchen）——綠蒂之妹，原名當為亞瑪利亞（Annelie）。

骯髒的鬍子——歐西俗諺。凡處女被年青的男子摸了吻時，嘴上當生鬍鬚云云。

七月十日

我祖 (Ossian) 蘇格蘭之古歌者。一七六二至一七六三年詩人麥克匪生 James Macpherson

on (1762) 發表其可 Gael 與 Fenian 二詩之英譯，一時風行於世。歌德甚愛其詩，本書第

二篇十月十二日一信請參看，書末更有一段重譯。

對號男十一日

蘇澳書者既永久的油瓶，請參看舊約列王紀上第十七章。

因轉，七月廿八日小，請參看舊約列王紀上第十七章。

電光石火，原文為 *Revolving Stone*，產於波羅尼亞 (Bologna)，十七世紀之發見。

，舊約七月二十五日，請參看舊約列王紀上第十七章。

此劍乃係達綠帶的信。

八月十二日

蘇羅亞右頭去打。約翰福音第八章。耶穌清晨說教。文士和巴利賽人帶着一個淫婦來，

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在行淫時被捉的，摩西律說：這樣的婦人該用石頭打死。你說怎

麼樣……耶蘇說：你們中間誰個沒有罪的，誰個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祭司——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節以下。（請看後註）

巴利賽人——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節以下。『耶蘇向那些仗着自己是義人，藐視由人的，說一個比一個說：有兩個人上殿裏去禱告；一個是巴利賽人。一個是稅吏。巴利賽人站著，自言自語的禱告說：上帝呵，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稅吏遠遠地站著，這雙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說，上帝呵，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液體改善時——在近代醫學未發達以前，西人談病理，以為病之發生由於身體中種種液體之變態，故此云云。

八月十五日

人。公老底梗概——公主的Hypochondria是一種傳說。公主被囚於一室中，從屋頂上吊下種種食物來，得以不死。

八月二十二日

馬底故事——羅馬詩人和拉念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Horaz) 生於紀元前六十五年，死於紀元前八年。其書簡集 Epistole 第一卷之十有此故事。馬與鹿有仇，求救於人。人乘馬以逐鹿。鹿雖死，而馬從此永為人所乘，永為人所壓制。

八月二十八日

威池坦 Werstein

賽爾烈爾特 Ernest

海書店名

### 第二篇

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班牙的村落」——與「塔門村落」Boehmische Daerter 同編。奇特難於了解之意。

牢船 (Galere) ——「種懲罰罪人之船，挾撓坐滿有鐵鍊鎖脚，使罪人不獨自由。」

八月四日

那位賢德的人婦人——請看第一篇五月二十七日一信

謝。九月四日。……  
年宵的農夫——被看第一篇五月三十日一信。

陰曆九月六日——謝誤取……

青色燕尾服——此處所記載的服裝，乃以魯君冷 Jerusalem 底裝束，見歌德自傳 Dichtung und Wahrheit (文與質) 第十二章。此裝束在昔曾風行一世，時人稱為「推特熱」(Wertharsfieber)

九月十五日

胡桃樹——請看第一篇七月一日信。

拉瓦特爾 Johann Kaspar Lavater (1741—1801)——歌德之亡年及。瑞士初總里 (

Zuerich) 之牧師。極誠篤之耶穌教信徒。信「人相術」 Physiognomie，處處吹噓傳播。

肯尼可德 Benjamin Kennikot (1718—83)——牛津大學教授。希伯來語之研究者。

仁牟勒爾 Johann Salomo Sauter (1725—91)——神學者。有關於可蘭經自由研究之

著書。





有一位旅行的撒瑪利亞人，走到他這兒來：看見了他，就起了憐矜之心，走向他把傷口裹好，倒了些油和葡萄酒在上，扶他上了自己的牲口，把他帶到一處旅館裏，看護他。……

賽米利亞各羅提 (Emilia Galvani) —— 文豪富奧革 Gor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5—1781) 一七七二年所做之戲本。

原 书 空 白 页

序引

近世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采氏 (Emanuele Croce) 批評歌德此書，以為是首「素樸的詩」(Naïve Dichtung)，我對於歌德此書，也有個同樣的觀念。此書幾乎全是一些抒情的書簡所組成，敘事的分子極少，所以我們與其說是小說，寧說是詩，寧說是一部散文詩集。

詩與散文的區別，拘於因襲之見者流，每每以為「無韻者為文，有韻者為詩」，而所謂韻又幾幾乎限於四韻，這種皮相之見，不識何以竟能深入人心而牢不可拔，最近歐人論詩，猶有頗處於有韻無韻之爭而祇散文詩之名為悖理者，謬可算是出人意表。不知詩之本質，決不在五腳韻之有無。有韻者可以為詩，而無韻者不必是詩，指示符咒本是有韻，然不能說他是詩。詩可以有韻，而詩不必一定有韻，讀無韻之抒情小品，每每稱其詩意濃烈。由此可

非強請之生命則有所在。古入權散文其貴而採取詩形者爲韻文，然則稱詩其實而採取散文之形者爲散詩。此正最合理而最明的名目。韻文非 Verse, the Free Verse 散文詩 Non-Rhymed Verse 韻文如男儂之坤角。散文詩如女儂之男角。衣裳雖可混淆，而本質終竟不能變易。——好了，不問再怎麼岔路了。有人始終不明散文詩的定義的，我就請他讀這部少年維特之煩惱罷！

這部少年維特之煩惱，我存心抄譯已經四五 years 了。去年七月嘗寓上海時，更經友人勸囑，始決計移譯。起初原擬在暑假期中三兩月內譯成。後以諸君登山，大遭敗厄而成痲疾，寒熱相繼。時返時復，金鷄納霜倒服用了幾少瓶，而醫事終不能前進。至九月中旬，折返日本，雖儘校課所迫，僅於夜間偷暇翻譯，草率之處我知道是在所不免，然我終敢有器以介紹於我親愛的讀者之自信，我知道讀此譯書之友人，當不至於大夫所望。

我譯此書，於歌德思想有種種共鳴之點。此書主人公維特之性格，便是一狂亂突進時代 J ( Sturm und Drang ) 少年歌德自身之性格，維特之思想，便是少年歌德自身之思想。歌德是價偉大的主觀詩人，他所有的著作，多是他自身的經驗和實感的集成。我在此書中，所有共鳴的種種思想：

個以爲他是他的主務主權。他說：『人總是人，不怕就有些微點子的理智，到了熱情橫溢，衝動天性派昇現時，沒有甚麼價值或至全無價值可言。』這種事實，我們每每曾經歷過。再來，我們可以說，是一種無謂的證明的公理。侯爵重視維特的理智與材能而忽視其心情時，他說：『我這心情是我唯一的至寶，只有他纔是一切底源泉，一切力量底，一切福祐底，一切幸福底。』他說：他所能知的哲學學說，可以知道，只有他的心纔是他自己所獨有。他對於這世界的光亮，會思辯理智去分析，去宰割，他是用他的心情去縱合，去創造。他的心情在他身之周圍，隨處顯露。他在微細細草中，隨時可以看出『全能者底存在』，『靈愛無畏之底德律』。『自有靈性的世界』便是沒有光亮的神燈。他的心情便是這神燈中閃光。『靈魂在自靈上立地可以生臨種種靈圖，在死滅中立地可以生出有情的宇宙。』

第二節 便是他的汎神思想：汎神便是萬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底表現，我也只是神底表現。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現。人到無我的時候，與神合體，超越時空，而等齊生死。人到有我見的時候，只見宇宙萬物和自我之外相，變滅无常而生生死存亡之悲感。萬物必生必死，生不能自持，死不能自阻，所以只見得『天與地與在他們周圍生動着的力』。除



是一個永遠貪婪，永遠反芻的奇物而外，不見有別的」。此力即是創生萬物的本源，即是宇宙意志，即是物之自身（*Dießes Sein*）。能與此力契合時，則只見其生而不見其死，只見其常而不見其變。體之周遭，隨處都是樂園，隨時都是天國，永恆之樂，溢滿靈臺。「在「無限」之前，在永恆的擁抱之中，我與你永在。」人之究竟，唯求此永恆之樂耳。欲求此永恆之樂，則先在忘我。忘我之方，歌德不求之靜，而求之於動，以獅子搏兔之力，以全身全難以謀利那之充實，自我之擴張。以至部的精神以傾倒於一切！維特自與夏綠蒂姑娘相識後，他說，「自從那時起，日月星辰儘管靜悄悄地走他們的道兒，我也不知道靈，也不知道夜，全整的世界在我周圍消去了」。如此以至部的精神愛人，以至部的精神陶醉，以至部的精神煩惱，以至部的精神衰毀，一切徹底，一切究竟。所以他對於瘋狂患者也表極端的同情，對於自殺底行爲，也絕不認爲罪過而加以讚美。完成自我的自殺，正是至高道德——這決不是中庸微溫者流所能體驗的道理。

第三，是他對於自然的讚美：他認識自然是唯一神之所表現。自然便是神體之莊嚴相，所以他對於自然絕不否定。他肯定自然，他以自然爲慈母，以自然爲友朋，以自然爲愛人，

以自然爲師傅。他說：「我今後只皈依自然。只有自然是無窮地豐富，只有自然能造就偉大的藝術家。……一切的規矩準繩足以破壞自然底實感，和其真實的表現！」他親愛自然，崇拜自然，自然與之以無窮的愛撫，無窮的慰安，無窮的啓迪，無窮的滋養，所以他反抗技巧，反抗既成道德，反抗階級制度，反抗既成宗教，反抗浮薄的學識，以書籍爲糟粕，以文字爲死骸，更幾乎以藝術爲多事；他說，「我忘機於幽居底情趣之中，我的藝術已無所致其用了。」他說，「甚麼是詩？是畫？是牧歌？我們得享自然現象的時候，定要去矯揉造作嗎？」不錯，人到忘機於自然的時候，便有時候連詩歌美術也還覺其多事，更何有於學問，道德，宗教，階級呢！

第四，是他對於原始生活的景仰：原始人底生活，最單純，最樸實，最與自然親睦。崇拜自然，讚美自然的人，自然不能不景仰到原始生活去了。所以他於詩歌，則喜悅荷歌和我相；在井泉之旁，覺得古代之轉靈浮動；岩穴的幽棲，毛氈衣，棘帶，是他靈魂所渴望着的慰安；他對於農民生活亦極表同情：「自栽白菜，菜成拔以爲蔬，食時不償賞其佳味，更將一切種之植之時的佳日良辰，灌之溉之從而樂其生長之進行時的美夕，於一瞬間之內復同時

而傾略之，」他說，這種人底單純無礙的喜悅，他的心能够感覺得，真是件快心事。要這種人纔有極真實的至誠，極虔敬的努力，極熱烈的慈愛，極能以全部精神灌注於一切，極是剝那主義，全我生活底楷模！

第五，是他對於小兒的尊崇：美國現代兒童心理學家和遜氏（Dunn）以為「兒童時期爲人類之天國，成人生活是從此墮落者」。此種言論，近今爲保護兒童運動底先驅。兒童之可尊崇，在古昔數千年前之東西哲人已先後倡導。老子教人「專氣致弱如嬰兒」。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猶太底預言者以賽亞，說是預言者底黃金時代實現時，「猶要認羊兒同居；約雲山羊兒同臥；小曠要與雅獅肥畜同遊；一個小孩兒要牽引他們」（舊約以賽亞書第十一章）。耶穌說：「小孩子是天國中最大者」。小兒如何有可以尊崇之處？我們請隨便尋一個對象來觀察罷，你看把終日之間無時無刻不是在傾倒全我以從事於創造，表現，享樂。小兒底行徑正是天才生活底縮型，正是全我生活底楷範！但我們成人對於小兒，時無今古，地無東西，却同一地加以虐待，束縛，鞭笞，叱咤，不許有意志底自由，視之如奴隸囚徒。我們且聽歌德替小兒們道不平罷！「小孩子們是我們的同類，我們應以他們爲師，而我

們現在總把他們當着下人看待，不許他們有意志！……這種特權是在那裏？」

『少年維特之煩惱出版了！』

『鐵地底明星出現了！』

少年維特之煩惱在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出版，一般的青年大起共鳴，追慕維特之遺風而效

舉其裝束。青衣黃練的「維特熱」(Wundersieber)流行於一時，苦於性的煩惱的青年讀此

書而實行自殺者有人，自殺之後在衣囊襟袋中每每有挾此小書以殉者。外馬公國(Westphal)

的一個宮女也因失戀之故溺死於依爾李河(Rhein)中，胸中正懷藏着這本少年維特之煩惱！

種種奇聞喧動一時，佛朗克府(Frankfurt am Main)二十四歲的青年作家，一躍而成爲一

切批評，讚仰，傾慕之的。

歌德之聲譽日隆，一時知名之士，如宗教家之拉瓦特爾(L. Clavier)，教育家之白舍

陶(Thibaut)，乃至當時德意志詩壇之明星克羅普孫安克(C. Klopstock)，均先後趨避

來。瞻仰此藝壇新星之光耀。扛舉德意志文藝勃興之戰命於兩肩之青年歌德，如朝日之初昇

光艷艷而氣沸沸。高舉決勝之歌，以趨循其天定之軌轍。歌德以前無文藝之德意志，隨之一躍而成爲歐羅巴十八世紀之寵兒。蓋世雄才拿破崙一世繼征埃及時，亦手此少年維特之頌一書以起臥於金字塔與「司芬克司」兩古代文明之廢墟。外馬公國夫人佛里德里克大主 (Frederick der Gross) 之妹，安麗亞瑪利亞 (Anna Amalia) 亦遺其子克爾 (August Karl) 親來拜訪歌德，歌德不久 (一七七五年) 遂成爲外馬宮庭貴客，而外馬遂成爲德意志文壇之中心地點。

——一個 Himmelsso

異世時——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夏。

地——萊茵河畔都登司堡 (Duisburg) 其旅館之食堂。八國共御，皇座當朝之風雨。

中年紳士數人，披一青年文士，圍裊暢談，開放文藝與思索之奇詭。

中年紳士之人 (突向青年盡問) 足下，你便是歌德君嗎？

青年 (頷首) ……

青年紳士：你便是做那名揚四海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的嗎？

青年 我輩。

紳士 那嗎，我覺得我有表示我對於那本有害無益的著作的恐怖之義務。我廣告上帝變換你那偏頗的邪心！因為有罪的人會遭橫禍呀。

（一種不快的沉默，人人摒息凝氣。）

青年（和婉地）從你閣下底立場看來，你不能不如此批評我，我是了解你的，我敬受你誠懇的批評。我求你在你的祈禱中別要忘記了我的名字罷。

（幕）

青年文士不消說便是歌德，耿直的中年紳士是牧師霍生康普（Rektor Hasenkamp），

就有拉瓦特爾與白舍陶在座。有甚愛必有甚憎。維特一方面大受人士歡迎，一方面却又為

多少道德憂世之家所反對。霍生康普正是此中之一人。同時有著述兼出版家之尼可來氏（

Christoph Friedrich Nicolai）更著「少年維特之喜悅」（Die Freuden des Jungen Werther

）以對抗，敘述維特不會自殺終至受婚成禮，如我國有水滸傳必有蕩寇志，有西廂記必有續西廂，有石頭記必有後紅樓，續紅樓，鬼紅樓……可憐的是功利主義的無聊作家之淺薄呀。



續貂狗尾，究竟無補於世。文藝是對於既成道德，既成社會的一種革命的宣言。保持舊道德，既而襲觀念以批評文藝，譬之乎持冰以入火。可憐持冰的人太多，而天才之火每每容易被人澆熄！啊！『天才底潮流何故如此罕出，如此罕以達到高潮，使你們瞠目而驚的靈魂們震撼呀！……』居在潮流兩岸的沉靜夫子們在提防流水汎溢，淹沒了他們的學園，花場，菜畦，知道築堤以抵禦呢！』

關於歌德底生涯，在此本檢有所敘述，但是歌德八十三年間光輝燦爛之一生，絕不是短簡的文字內所能詳盡。歌德生於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死於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我在此處，只能把此書底本事略略敘出，以供讀者參考。

歌德以一七七一年卒業於市堡大學 (Universität) 法科之後，翌年五月，遊於威刺勒 (Wetzlar am Lahn)。此地有德意志帝國法院，當時年少的佛郎克府律師在本地創業出庭以前，照例當來此視習。

威刺勒帝國判官亨利布胡 (Deutsche Ordens Amtmann Heinrich Vdam Buh) 有女名夏

綠蒂 (Charlotte)。時年僅十九歲 (一說十五歲)，母親已過，即代母撫育十人之弟妹而經紀家政。綠蒂金髮碧眼，康健玲瓏。六月九日夜赴離市二里福琦好仁 (Volpeithausen) 一舞踏會之途中，歌德與女友同車偶來尋訪綠蒂，自此以後，兩人十分相慕。然綠蒂已字人，其未婚夫克司安訥 (Johann Christian Keilholz) 乃翰諾威爾公使館之記室，同時與歌德之交誼甚篤。

歌德爲此無望之相思所苦，屢萌自殺之念頭。一七七二年九月十一日留書綠蒂，毅然離去威勒刺而回佛郎克府。九月十日，克司安訥日記中有下面一段記事：

『十日 此日歌德博士與余同食於園中。入夜，往「德意志館」(Deutsche Haus) 綠蒂之家，彼與綠蒂與余談及來世事。綠蒂問他：『死的人能够回來麼？三人相對誰先死者，先報生者以死後之消息，歌德覺無精彩，怕是想到他明日要走的緣故。』

歌德回佛郎克府之後，不久便聞以魯塞冷之自殺。

以魯塞冷 (Carl Wilhelm Jerusalem) 以一七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生於屋爾分別埃夫 (Wolfenbützel)，在萊比其 (Leipzig) 大學會與歌德同學。一七七一年爲彭池危克 (Bunau)

ok) 公使館之書記，得憂鬱之疾 (Melancholie) 對於耶穌教懷疑，與其友人公使霍爾德氏 (Holt) 之妻生戀愛而失望，託辭旅行，借克司妥訥之手槍，以一七七七年十月三十日之夜自殺。死時着青色燕尾服，黃色綢褲，長靴，靴頭棕色。

以魯塞冷一死，少年維特之煩惱於以誕生。歌德初有作成劇曲之計畫，繼以國體拜之詩日成此小說。以一七七四年三月初旬脫稿，定稿立即付印而風行一世！

維特出版了。「維特熱」之流行日見猖獗了。「生的悶脫」的怨男怨女，以手槍自殺相隨繼。就中文人克來司德 (Kleist) 與其友人妻之情死，尤為世所周知。一七七八年以後少年維特之煩惱卷頭，歌德有弁首一詩刻在上面了。

維特與維特

「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鐘情？」

「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

「這是我們人性中之至聖至神。」

啊，怎麼從此中有慘痛飛逝！

可愛的讀者呀！你愛他，你愛他，

請從非毀之前救起他的名聞；

你看呀，他出穴的精魂正在向你自語：

請做個堂堂男子罷，不要步我後塵。」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三日晚稿

郭沫若序於福州